

## 鱼儿茆

曹 洁

无定河，自白于山起步，走过滩地、沙漠、平川，自入了清涧地界开始，河水开始慢下来，形成一道道蜿蜒曲流。诸如高杰村曲流、王宿里曲流、唐王寨曲流、鱼儿茆曲流、李家崖曲流等十几处。

鱼儿茆，是清涧无定河曲流中最富生命意义的一处。无定河从上游而来，流过中游，入黄河前，流速渐渐慢了下來。水不再着急，而是迂回曲折，流连，再流连，曲流成景，一曲又一曲，将一条河水柔韧的生命弧度留给世界。

自细腰关而下，走过大片枣树地，便是结实的石基。石头青蓝，无杂色，河床下切数米，水便浮起来。刚刚从枣树林里钻出来，枣香还没散去，水声便来了。水活泼泼的，绕过鱼儿的尾部，向西北流过来，流过左腹部，润过他开合自如的唇，才缓缓地往他的右腹部去了。自然，还要流过他的尾部东侧，再向南而去，绕出下一个曲流。那里，从王宿里水库奔涌出来的水，纵深下跌38米高度，注入东风水电站，在经历了激烈的冲击、旋转与跌宕之后，水与水，又一次温柔融汇。

传说中的那场黄水漂天，一条飞龙，腾上云头，又轻轻落地。他硕大的身躯化身成鱼，躺卧于无定河床，血肉成土，鱼鳞长成万棵枣树。奔流不息的河水，心疼这大鱼，她慢下来，慢下来，缓缓流过他的左肋，又流过他的右肋。她不奢望成为他的一根肋骨，只愿渗入他的体内，化为四通八达的血脉，日夜滋养他今世的生命。

这鱼儿，从此有了相依相偎的伴侣，不再漂浮不定，舒心安卧。

冬日雪后，一河水面上，开满雪花。鱼儿静卧沟底，披着一身雪，睡了。他背上的枣树落尽叶子，枝上缀满了棉花雪。枯枝在风中摇曳，仿佛鱼儿均匀的呼吸，拂动着腮边鳞羽，盈盈而动。流过他的无定河水封冻了，这鱼儿垂下高贵的头，静听一世繁华一世消。

鱼儿茆，这是一条大河留给世人最好的隐喻吧。

# 目录



主 管：中共清涧县委宣传部  
主 办：清涧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印证号：（YL）2022-DZ004  
地 址：清涧县委大院3号楼二楼  
电 话：0912-5261028  
投稿邮箱：qjhbjb@126.com  
印刷日期：2023年3月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发送对象：清涧县各机关单位、中小学校、文艺爱好者及榆林各县区文联、作协

## 小说走廊

- |     |      |     |
|-----|------|-----|
| 004 | 仙女湖  | 徐肇焕 |
| 018 | 苍娃进城 | 白小兰 |
| 030 | 傻 宝  | 杨运菊 |
| 033 | 永胜求医 | 梁 萍 |

## 散文空间

- |     |         |     |
|-----|---------|-----|
| 040 | 轮椅上的幸福  | 马胜昌 |
| 043 | 父亲等雨    | 辛杰峰 |
| 045 | 春夏秋冬又一春 | 惠 潇 |
| 048 | 清涧写意    | 耿永君 |
| 051 | 老窑洞     | 刘桂莲 |
| 053 | 黄馍馍     | 白东芹 |
| 055 | 清涧情怀    | 马 艳 |
| 059 | 故乡行     | 党虎虎 |
| 062 | 我的老师    | 张 琼 |
| 064 | 生命栖息的村庄 | 邵慧阳 |
| 066 | 萌动的椿芽   | 杨志艳 |
| 069 | 我的道情情愫  | 郝震川 |

## 诗歌手冊

- |     |              |     |
|-----|--------------|-----|
| 072 | 榆林，开门！       | 贺永军 |
| 073 | 呼唤春天（外三首）    | 杨 岸 |
| 075 | 感 觉（外二首）     | 肖 峰 |
| 077 | 年醉陕北（外一首）    | 林 荫 |
| 078 | 习以为常的生活（外一首） | 陈啊妮 |
| 079 | 又一个春天        | 惠三小 |
| 080 | 印象陕北（外一首）    | 李小军 |

# 目录

- 082 永远的路遥 马晓莉  
083 童年的花果山 李娜  
084 在清涧，入心泼画，入梦蕴情 李玉洋  
085 歌颂您，伟大的母亲 马玲玲  
086 火车记 杨剑文  
088 小城故事（外一首） 贺靖媛  
090 波浪谷（外二首） 空也静

## 多娇清涧

- 091 长城带上的商周古城址：鬼方都城 袁亚飞  
096 清涧饴饬 李世斌

## 演绎荟萃

- 099 把“音”留住（小品） 许艳

## 路遥研究

- 104 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 张艳茜  
113 打开认识路遥的大门 李百龙

## 校园星座

- 116 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来 师贺悦然  
117 我家的“红色基因” 白启群  
118 航行 惠彤彤  
120 转灯 袁梓烁

封面：鱼儿岭景区

马小宁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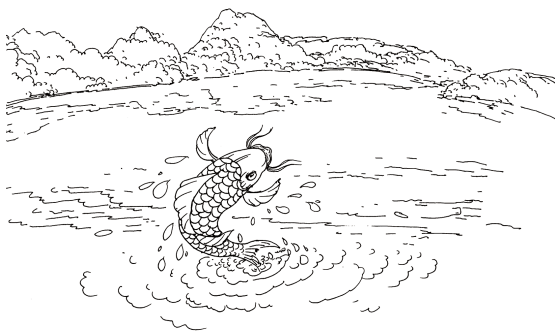
## 清涧河

总顾问：孙利斌 贺敬  
顾问：刘志龙 刘建华  
曹晨 曹利  
慕为森 韩波兰  
陈旭晔  
封面题字：张红春

主编：张瑜  
执行主编：袁亚飞  
特邀编辑：曹洁  
编辑：贺增文 王文涛  
许艳 秦小平  
白林鹭 惠超笑  
辛杰峰

## 仙女湖

◇徐肇焕



月亮是打湖里爬上来的。

起先，月亮佝偻着，瘦，一点一点努力地往上爬，爬着爬着，突然一抻，就浑圆了，若玉盘，挂在天上，把偌大个仙女湖照得亮晃晃哩。

狗吠是突然窜出来的，那声音，黑亮黑亮的，在近乎肥沃的夜里，晃荡。

驼子爹就望了一眼月亮，嗨！都说天狗吃月哩，莫非你黑子也想吃？他自说自话，却声大如雷，震得天上抑或水中的月亮，一齐把身子，筛了筛。

是的，他不光背驼，还聋，可眼睛却尖得能看穿黑咕隆咚的夜。比如此刻，他就看见了立在芦苇荡里冲着月亮叫唤着的黑子。

“黑子——”

他唤黑子。唤黑子的声音，像抛出去的一根牵狗绳，被月光一漂，白亮亮的，就把黑子牵出了芦苇荡。

黑子喘着气，两只窟窿眼仍不甘地望着天上的月亮。

黑子哟！他心疼地把黑子的头往下一按，唉唉，你说你把两眼都给望穿了、望瞎了……一串晶亮温润的东西砸在他的手背上——是黑子的泪。黑子固执地仰起头，睁大两只窟窿眼，边流泪边望月。

月亮模糊起来。黑子吧唧吧唧啞啞嘴，月光竟有一丝儿若有若无的咸，涩。

湖心轰隆一声响，一团弧光幽灵似的跃出湖面——鲤鱼打挺哩！

黑子跟夜色同时一抖，就抖出一声尖厉的“汪——”，这一声叫唤，雄赳赳，气昂昂，像黑子竖起的尾巴，朝月下那个“人”字形湖棚一股脑儿射去。

起风了。月光泼下来，仙女湖漾起一湖银光，缥缥缈缈，恍若那个美丽传说。多年前，月亮公主携九仙女乘一弯新月下凡人间，泊于湖畔，与自己相爱的人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多年后，人们把仙女落脚的湖取名仙女湖。仙女湖呢，也成了有情的男儿女儿幽会的地方。

月亮确乎亮了几分，把膨胀开来的银辉，一漾一漾地朝“人”字棚荡开去。月光下，那“人”似乎越来越远，远在天边；却分明近在眼前，不，在心里哩！

黑子随了驼子爹的目光，确乎也看见了那“人”，就把嘴张了张，想续一嗓子，但还是忍了——那轮月亮，多像那个美丽的传说啊！黑子怕惊了它，就静静地倚着主人，一齐望定那忽隐忽现的“人”，顺带让心头泛起的渴盼，随了柔柔的月光将整个“人”罩住。

那“人”，其实就是一个用芦苇秸和稀泥巴糊就的湖棚子，其形状神似一个“人”，立着。仙女湖，到处都是这些顶天立地的“人”哩。

月婆婆“吱呀”推开窗户。月光探头，哗啦一声泼进来，豁亮了整个湖

棚。一直竖起耳朵的黑子听见了开窗声，蹭蹭驼子爹，朝“人”那边低声吟唤。

有着耳听八方特异功能的黑子，一直充当着主人的双耳；眼观六路的驼子爹呢，自然也替代了黑子的眼睛。这些年来，主仆间相互帮衬着，把原本清汤寡水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他有些灰心，说黑子，难得你一片好意，她月婆婆有一鱼篓难处——有口说不出；你这又驼又聋的主人呢，自然也有一船的苦处，外头一湖的闲言碎语我虽听不见，可不能害了月婆婆呀——唾沫星子淹死人哩！都说十聋九哑，偏偏嘴哑的月婆婆不是聋人，耳朵像黑子一样尖。

黑子不依，叼住他的衣襟，拼命往停船的方向，拽。

这回轮到驼子爹流泪了——成串的老泪珠子，扑簌簌落在黑子头上，有一颗或两颗掉进黑子的窟窿眼里……黑子迟疑一下，还是铁了心，不依不饶地要把主人拖到船上去。

船，泊在凹字形的湖湾，湖湾宛若一把凹形的天然水栓，似乎要把盈盈的湖水、月光，还有那个若有若无的梦，拴住。

他终究没拗过黑子，就试着跳上船，捡起双桨，咿咿呀呀地剪起一波波银银漾漾的湖水……黑子高兴得像个人来疯，踩着明亮的咿呀桨声，绕着主人欢

蹦乱跳。他不禁嘿嘿笑出声来，忍不住说

“你看你，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哩！”

船还没停稳，黑子就猴急地抢先跳上了岸。它立在“人”字湖棚下，似乎还抚了抚怦怦直跳的心，然后伸出爪子替主人抠门。

其实，就在他开桨的那一刹，月婆婆便听见了细碎柔曼如呢喃的水声。黑子拱开柴门，望定月婆婆，不停摇摆尾巴，就摇来了一个人影。

是驼子爹。

他故意干咳了两声。

月婆婆自然听得出，这干咳，藏着几分不可言说的怯，当然，还有不容置疑的决绝。

黑子舔舔月婆婆的手，一下一下，用独有的方式替主人求情。一股毛茸茸的温润流进心里，她心头一暖，想，这人啊，怎么还不如一条狗呢？

月婆婆一下柔软起来。她在黑子头上轻轻地摩挲时，还特地丢给门外一个笑。这笑，意味深长，只有他和黑子懂得。

她侧着身子——让出逼仄的柴门，庄重地用双手把他和黑子“请”进湖棚。

他被她这一颇具仪式感的动作，一下整懵了。他当然清楚，在江汉平原水乡，过于客套，就是一种敬而远之的疏远；过于随便呢，就是轻慢，甚或视而

不见，当对方不存在。

黑子低吠一声进了月婆婆的屋子，还顺带将主人往棚内搔了一把。

他把驼背直了直，直到感觉整个人挺直了不少，才说：“定了？”驼子爹的声音像打雷，震得月亮躲进一片黑云，仙女湖就暗了一下，朦胧一片。

她恨他一眼，张大口，喉腔急速蠕动，上嘴唇与下嘴唇狠狠一碰，竟然迸出“定了”两个字，在他和黑子听来，“定了”跟正常人说得一模一样。“定了”惊动了天上的月婆婆——钻出黑云，看着湖棚里的人和狗。

她朝湖棚杵晃一指，他就看见蹲着的一只鱼篓里，装满了鼓囊囊的衣物和一些日用品。这是她的全部家当。

他心一动，反倒犹疑地搓着双手。他真没想到，月婆婆这回是真正动心了，要伴他同上一条船出一趟远门，行水路，把水乡湖区的大小湖泊、河流，当然还有一路从未看过也看不够的风景，一齐“走”一遭。这个动议是他突然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他一边声大如雷一边附着手势比划给她“看”的。她就一个劲儿朝他笑。是那种怪怪的笑。笑他又把她当成聋人呢。可是，她笑着笑着，那笑，冷丁一下僵了，死了。

那天小雪。老天也应着景儿，把天

上的雪花一朵一朵，播在湖面上。一朵一朵的雪花，像个精灵儿，落一处，白一处。雪落在他身上，一溜白；雪落在黑子身上，黑多白少；那条新打的渔船底朝天反扣在湖堤上，也落了一身白。一只刺猬像雪球一样在雪地里慢慢蠕动。黑子跑过去，忍不住朝它张开大嘴，却没法下口。这一幕正好被驼子爹看见，就奚落黑子，哈哈，真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呢！黑子佯装没听见，背对着主人，从容地伸出舌头，接起一朵或许三朵硕大的雪花，舔……呀！舌尖缠绵着的，竟是一股子凉幽幽、甜津津、毛茸茸的那个暖哩！

来呀黑子。他唤它。黑子不理，任雪花把它涂抹成一只黑里缀白的大熊猫。黑子一抖，就抖出一身的黑来，然后，朝湖面叫了一嗓子，叫声水汪汪的，泛滥着无边无垠的白。

远远地，月婆婆踩着薄雪一步一步走来，身后，有一串深深浅浅的脚窝子。水鸟和雪鸥们叫得恹恹，把一声声黑黑白白的叫，泊在脚窝里，一漾一漾的。

黑子嗖地射过去，人来疯似的把她迎到主人背后。

雪住了。他把五指并拢成一把抿子，唰——一抿子削过去，积雪纷纷掉落，船板就露出一溜，唰——一抿子削过来，

船板又露出一溜。唰唰唰，没几下，整个船底就显露出来。他转身拎桐油的那一刻，看见了背后的黑子和她，身子不禁一哆嗦。

她用双眼问他，不是去年刚刷过一回吗？

黑子也用双眼问主人，渔船不是隔几年才刷一回吗？

削掉积雪的船板，结着一层薄壳，油光水滑的，照得见人影子，那炸开的一溜溜细纹，散着琥珀色的香味。

船，是他用上好的槐木，一斧子一斧子砍出来的。从选木、破木、浸木到正式动斧子，用了整整一年工夫，才把这条新船打好。打这条船时，屋里外头的都不大理解，甚至劝阻他，说那条船好好的，用个二十三十年的没问题呢？屋里的是指城里的儿子媳妇，当然还有月婆婆和黑子。外头的就是那些渔民，更是说他怕是脑子进水了吧，黄土都埋齐脖子的人了，还打船做棺材呀？面对屋里、外头的不解，他只是笑，笑咪咪的，或者咪咪地笑。有一天，当黑子和月婆婆一齐踏进那堆松软幽香的刨花时，他才放下斧子，摸着黑子的头，两眼放出去的波光望定月婆婆——似乎跃过她的头顶，面对水天交汇的天边，幽幽地说，船当床哩，终究有一天，有一天我要把

## 清 涧 河

你背上这条船，然后呢就是夫划桨、妻织网，沿水乡的河流湖泊兜一大圈子。

末了，他扳着手指把沿路的湖泊、河流挨个儿唱名了一遍……新郎把新娘背上船，然后行水路娶回家，是当地传承至今的婚俗。

天上，不时又有雪老鸱掠过，把一声声雪白的叫唤，扔在湖面上，有一声或两声掉在枯荷上。枯荷以及枯荷上的叫声，一动不动，似乎凌住了。黑子怪怪地吠了一嗓子。

他光是笑。一刷子下去，就顺带着把笑镀在船板上，嵌入那些细纹里，乍一看，像绽开的笑纹，还泛着桐油香呢。他喃喃道，再不能等啰！那大事儿——叭，急不得也等不得。我们——他用双手比划了一个幅度很大的弧，自然把他和她弧在了里头，——我们是时候该为自己活一回啦。他喃喃自语的声音也是大声武气的，仿佛在宣告一桩极其庄严神圣的大事。

我呢是这样子想的，他眺望远方，用刷子朝前后左右比划了一圈，我们应该出一趟远门——走水路，由仙女湖开船，把借粮湖、返湾湖、冯家湖、洪湖、洞庭湖……所有的大小湖泊吧，兜一圈，然后呢，由汉江入口，拐入东荆河，斜插襄河回到这片湖湾。到时候呀——他双

手朝背后一抄，我背你上船哩！

她攥着拳头，在他的驼背上不轻不重地捶了一拳。多年的等待、委屈、辛酸、泪水，当然还有甜蜜、温润、美好……都在这一拳里。

黑子在他和她之间欢实地窜来窜去。

她惊喜万分，眼神儿说这不是现在流行的旅行结婚么？

他朝她会心一笑，就是呢，我们苦了大半生，也该学学我们的娃子们，开一回洋荤（婚）哩！

他和她的孩子都是旅行结婚。

不知不觉间，他忽地收住刷子，兴奋地指着船底中央——那儿，一朵并蒂莲紧紧相依，在若隐若现水波似的细纹里，随风摇曳，不离不弃……去年打船时，他随了细纹的形态和纹路的脉络，手随心走，留下了这朵近乎天然的并蒂莲；用桐油刷船时，他故意跳过去，留下空白，为的是“藏”住这朵近乎天然的“花”，到时候突然让并蒂莲横空出世，给屋里的她和黑子一个惊喜。

黑子觉着自己有些多余，就溜出湖棚，竖起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黑子想，驼子爹和月婆婆这回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真要为自己活一回——多好的事啊！人说好事多磨，可这好事，他俩“磨”得太长太久，我得好好陪着他俩，把这

好事儿“磨”上头哩！黑子嗅嗅鼻子，又扇扇耳朵，兴奋地低吟了一声。自打黑子双眼失明后，视觉功能就全部转移到了嗅觉和听觉上，也就是说，百步之内它能用鼻子和耳朵，同时分辨出任何动静和突发情况……芦苇荡哗啦一响，黑子一惊，当确认是湖风在作妖时，它才朝湖棚里发出“呜呜”的轻唤。

“走——”

他盯着月婆婆，把溜到嘴边的“真走？”咕咚咽回肚子，就喊出了这声“走”，“走”溜出棚外，定定地停在黑子脚前。黑子尾巴竖直，四肢紧绷，一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架势。

“走——”

月婆婆嘴里迸出的“走”，尽管有些变形，可一旦说出口，就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硬是把黑子也给震着了。

驼子爹把月婆婆的鱼篓背上肩，然后把一只大骨节的手递给后者。她顺从着，把手交给他。两只枯干的手指，像十根枯枝，在一阵哆嗦中，柔软滋润起来，然后十指相扣。

“走——”

他们就一起走出了湖棚外。

“为自己活一回”，他们要走出仙女湖，用旅行结婚的方式，划船，行水路，出一趟远门，然后，原路返回，回到他

们生活了半辈子的仙女湖。

“为自己活一回。”当初，他打雷一样喊出这句话的时候，着实吓了月婆婆一跳。那时候后者正在补渔网。渔网扯在桅杆上，迎了阳光一抖动，时光就混合着残留的鱼鳞在网眼里泛滥起了银亮的腥味儿。网破了一个洞，大鱼挂不住，小鱼洞里游，用着闹心，丢了又可惜，那就补呗。她是补网的好手，一针一线，走走停停，穿梭自如。凡经她补过的网眼儿，总是很规则地长在网上，看不出一丝儿破绽。

渔网是他拿来的。

若是往年，他会随手把破渔网扔掉，或是挂在湖堤边的篱笆上，遮挡一下鸡呀猪呀的。可是那天他下湖回来，发现挂在篱笆上的破渔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竟是一些围好的蛇皮袋子。这样，篱笆内的瓜果菜蔬们，反倒比破网拦着更安全了。他四处打望，寻找他的那些破渔网，咦，真蹊跷呢？再转身时，却瞧见一棵水柳下，一张熟悉的脸正隔了网眼朝他笑哩。那笑，像蒙了一面纱，遮遮掩掩的，亦幻亦真，藏着猜不透的心事，但终究还是从网眼里漏了一些，只是飘忽着，风一吹，就没了。

那一刻，就是那一刻，他多想掬起那弯“笑”啊，可“笑”，咋就一下没了呢？

他一步一步挨过去，大着嗓门子说，难得你想得周全，补补又可用几水了。她朝他浅浅一笑，然后把笑一绺一绺织进渔网……他从网眼里盯着她，那动作，那神态，那笑，恍若当年……

四十年前，十八岁的月秀嫁到了仙女湖。

新娘月秀，白净，水灵，标致，就是水乡人夸的那种：长得乖。只可惜，好看的月秀不会说话，是个哑巴。其实月秀自小伶牙俐齿，周岁就会开口爹呀妈呀地叫得甜。谁知三岁那年，一场高烧让她成了失语的哑巴。她虽说不了话，却耳聪目明，心灵手巧，自小就跟爹下湖打渔，什么织网、撑船、撒网、扳罾、迷魂阵……都是一把好手。她嫁给仙女湖的船篙，只当那个地头，婆家的日子依然是靠水吃水，打渔为生。

谁知，船篙没能把月秀撑上岸，半道上就折了，月秀二十岁就守了寡，一人拉扯儿子水生熬日子。船篙与驼子是隔房同庚兄弟，自小一起长大，好得只差合穿一条裤子。船篙走后第二年，曾有好心人撮合驼子去填船篙的空，他自然动过心，一个鳏夫，一个寡妇，那是瞌睡遇枕头呢！更何况，船篙临死前曾给他留下话：“老庚啊，往后，月秀和水生就交给你了……”驼子与船篙同年

同月生，驼子比船篙早三年结婚，媳妇患有“母猪疯”——动不动就四仰八叉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有一天，媳妇到河埠头洗衣一头栽在水中见了水鬼……老实说，他看见月秀孤儿寡母也真够难的，就常跑去搭把手，待活路做完回头就跑，寡妇门前是非多，唾沫星子淹死人呢。日子一长，闲话满天飞。驼子虽听不见，但心头能感受得到人言可畏，于是，两人开始有意回避对方。可是越是回避，心头越是放心不下对方……只要驼子下湖，月秀就主动过去为他打理双胞胎儿子的吃喝拉撒。双胞胎常常为争抢一个烧洋芋打得鼻青脸肿。有一回，月秀见这阵势急得直跳脚，她好不容易拉开了大宝，小宝又冲上来，到头来双胞胎都拿她出气——在她手上乱抓乱咬。水生见娘好心不得好报，就在双胞胎胳膊上各咬了一口，这下可不得了，双胞胎合伙揪住水生不放，联手将水生打得头破血流。月秀见了嚎叫着猛扑过去，一把将双胞胎掀翻在地，然后搂着浑身是血的儿子哭号……

回到湖棚的驼子被眼前的情景当场吓懵了，他问咋回事，双胞胎一齐指着哭成一团的月秀母子说，“哑巴一家子打我，哑巴一家子打我，呜呜呜……”母子俩百口难辩，只有不停委屈地哭泣。

驼子早已从俩儿子的手势中清楚了家里发生的一切，气不打一处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门外大声武气地朝月秀怒吼：“滚——”

月秀吓得身子一缩，拉起浑身发抖的儿子，跌跌撞撞地“滚”出了驼子的湖棚。娘俩远去的背影，有委屈、伤痛、无辜，还有一丝隐隐的可怜。

一家是没娘的孩子，一家是没爹的孩子，若被别人欺负，自然都心疼。

打这之后，驼子死了那份心。月秀呢，更是被驼子的“凶”和孩子们的“赖”，粉碎了她重新组合家庭的梦想，她不敢往前“迈”出那一步，甚至，连想一下的念头也没了。

在往后不紧不慢的日子里，驼子时不时会莫名地滋生出一种庆幸，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和月秀成为一家子。月秀呢，有庆幸也有后怕。庆幸的是自己终归没有“迈”出那一步，后怕的是自己“迈”出那步后，必将带来的无穷后患。

时间，从网眼里一滴一滴漏掉，漏掉的是无尽的辛酸和劳顿，网住的却是沉淀的梦幻与温情。如今，这虚幻和温情，无端地被打捞上来，晾晒于阳光下，泛起一绺绺可人的光亮来。

驼子和月秀看似各自熬着各自的日子，但没有哪一天不“盯”着对方的一

举一动——尤其是双方的孩子翅膀硬了“飞”出仙女湖后。当然，这“盯”，是关注，是关心，更是关爱。他们清楚，这些年来，各自当爹又当妈的都不容易，落到最后，一下都老了，与自己相伴着的，却是苦出汁儿的一个“孤”字。

时间似乎只翻了个筋斗，驼子就成了驼子爹，月秀也成了月婆婆。好在他们大半辈子没有白受苦，两家的孩子都出息了，跳出了水乡湖区，在城里成家立业，小日子过得蛮富足滋润的。日子一过好，双胞胎儿子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的爹；水生呢，也一心想着让哑巴娘到城里安度晚年。

可是，就在他们决定双双划船远行的那一天，他儿子大宝突然从天而降，硬把他接到武汉去享福。在城里的一个月，他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寝食不安，好像魂儿丢在了仙女湖。去城里的那天，黑子死死缠住驼子爹不放，他借故说，黑子赶路呢，我还是不去的好。大宝一边撵狗一边说，快上车，车一开，它就缠不上了。可黑子凭着灵敏的听觉汪汪哭叫着追了一路，就在小车甩开村子准备拐上公路的那一刻，黑子抄近道挡住了小车的去路。要不是大宝反应快，来个急刹车，黑子定会被车轮轧成肉饼……驼子爹惊魂未定走下车来，黑子一头扑

向主人怀中，像小孩一样嗷嗷哭得伤心。

“讨厌这条狗！”大宝下车没好气地骂一句，他听见儿子骂狗，就抱起黑子，恨儿子一眼，“它不是狗！”他声音大得像打雷，“是我的老伙计哩！”

父子俩为黑子僵持着，走不是，不走也不是。儿子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乞求爹“您就跟我一起去嘛！”他看见儿子眼里闪着的泪光，心一下软了。谁知他重新上车的一刹那，黑子又一口咬住主人的裤管，死死地咬着不放。

驼子爹的眼泪水大颗大颗摔下来，正好砸在黑子的窟窿眼里。大宝见了鼻子一酸溜，更触动了他要带爹去城里的孝心。

“儿子——”驼子爹抱着黑子，不容置疑地说：“你真有这孝心，就带上我的老伙计吧。”

车子重新启动的那一刻，黑子却趴在后座上，朝渐渐远去的一个孤单的影子汪汪大叫。驼子爹拧过头去，是月婆婆——正手搭凉棚朝他眼巴巴地张望呢。

就这样，驼子爹与黑子头一回坐上小车进了城。在城里硬着头皮待了一个月，他无所事事很不习惯，大宝就要他在小区遛狗玩。那天没遛上三圈，黑子拉了一泡尿，竟被物管在监控里盯上了，就立马叫上几个保安冲上来，指着地上的一摊狗屎，要罚款 100 元。驼子爹死

活不干，就与物管、保安大吵大闹得不可开交。一保安骂骂咧咧地踢了黑子一脚，驼子爹大吼一声“打狗欺主！”就与保安拼命，黑子嗅准保安，扑上去猛咬一口。事情一下升级成了“狗咬人事件”——儿子为此花了一大笔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当儿子从当地派出所把老父亲和黑子担保回家后，儿子小两口又大吵了一架。

闯下大祸的驼子爹和黑子整天关在屋子里，几天不下楼，很快人和狗都消瘦得不成样子。无奈之下，大宝只好开车把老父亲送回了仙女湖。

那天，驼子爹和黑子呼啦下车，一沾上仙女湖的地气，都精神了。黑子欢蹦乱跳地来到一棵歪脖子水柳下，爹起一只膀子，痛快地撒了一泡尿，然后，然后就仰头朝水天相接处长吠一声，这久违的一声，极其尖厉、响亮、悠远，洞穿了天地，撕裂了湖水，还有一缕缕湖风，水天之间并一齐呼应、回响。

回响拐进“人”字形湖棚时，月婆婆正在打瞌睡。黑子嗅了嗅，在月婆婆干枯的手背上舔了一下，一舌猩红的温热毛茸茸地将她唤醒。她惊喜地要抱黑子，可黑子叼住她的袖子直往外拽。

“汪汪——”

黑子叫得异常兴奋。一声又一声，

就叫来了驼子爹。月婆婆揉揉眼，恍若做梦——驼子爹正踩着狗吠，一步一步朝她走来哩。

“我回来啦——”

驼子爹的声音震得湖水波连波。

黑子也跟着助了一嗓子威。湖风无端地大起来。湖水朝天边荡去。荷叶、蒿草婆婆起舞。水鸟们扑棱棱地飞起。一对花皮青蛙却重叠在一匹贴水的杏皮荷叶上，一动不动。

翌日，黑子就随主人驼子爹下湖。月婆婆呢，头一回主动地跳上了后者的渔船。他们又重新回到往常的日子，撒网、下卡子、摆迷魂阵……凡是渔具，都一一轮番上场。

黑子在月婆婆的腿上嗅了嗅，喜兴得汪汪叫唤。

“人来疯哩！”他把船帮嗑得哐哐响。她光笑，笑得眼泪直流，就伸出手背揩泪水，没想越揩越多。噫！咋个就哭了呢？她当然清楚，这不争气的泪水，是为跟前这个又聋又驼的老鳏夫流的。她一想到他离开仙女湖的那些日子，心头就空得慌……“这哑婆子，老了老了倒爱哭鼻子了。”他双手攥紧渔网，狠狠地一撒，渔网鼓荡起来，兜起好大一个圆，罩进水中，浪起一波皱，先是一圈，往大里扩散，然后，扩散开的波纹一圈圈漾成隐隐晃动

的波光。网，水涟涟地提到船舱，她急忙弯腰拣出网里的鱼，鱼又多又杂，白鲢、鲫鱼、鲤鱼、黑鱼，还有带刺的黄鲂，都被她一一分门别类地丢进船舱……她有些恍惚，直至驼子爹撒出第三网时，她这才晃过神来，眼前撒网的不是自家男人船篙，又似乎是那个，那个夫撒网、妻撑船，一个船头、一个船尾的日子——重回那个日子多好啊！

湖区的夜来得早，可波光潋潋的湖面总是自带亮光，恍若白昼。船在波光里自由地打着旋儿，竟旋出了一弯月牙儿，小船似的悬在天上，抑或沉入水底。黑子朝月牙儿叫一声，月牙儿躲进云层，吓得怕露面。

月婆婆望一眼天上的半弯月牙，又看看水中的半弯月牙，想，要是两个半弯月牙合拢并圆，该多好啊！

黑子在船上上蹿下跳，不时拿盲眼盯一下缺了半边的月牙儿，思忖着什么……他在它头上轻轻地抚摸一把，望着月牙儿发呆。

月牙骑在树梢上打歇的当口，船靠岸了。分手的那一刻，他们从未有过的迟疑着——黑子似乎嗅着了他俩的心思，就在二人之间穿梭着，黏糊着，像粘合剂，恨不得将他们粘在一起。可月牙起身升高时，二人还是朝着各自的湖

棚，慢慢走去。

黑子夹着尾巴，跟着主人，一路的悻悻与不甘。

那晚，月婆婆的湖棚月光盈盈。

“人”字形的湖棚，一直没关门。

幽灵样的影子是子夜时分闯入湖棚的——她一惊，是黑子。它一进屋子就死死咬住她的袖子，使劲往外拽，嘴里还极其反常地发出一种痛苦的呻吟。出事了，她想，一定是孤老头子出事了，就一骨碌起身，随黑子一路踉跄着奔跑，半道上，她便听见令人发怵的一阵阵呻吟。

他双手捧着肚子，原本驼背的身子蜷缩得跟蜗牛没两样。

她一下醒了——一定是白天下湖喝多了生水闹肚子呢。她立马从灶台上找来一只老姜，在菜板上捣烂成糊状，然后放入掌心，双手使劲挤压，直至姜汁液一滴滴叮咚叮咚掉进碗中；她在灶台上随手拿一把断把瓷调羹，转身几步就来到床前。她哗地掀起他的上衣，用蘸上姜汁的调羹，在他肚皮上，一下，一下，轻轻柔柔地刮起来，一股浓郁辛辣的姜腥味儿，一下弥散开来……用调羹蘸老姜汁刮肚皮，祛寒止痛当面见效——这是湖区一直沿用至今的土方子。

好闻的姜腥味冲得他鼻子一酸，泪

就下来了。他依旧呻吟着，只是不再是那种死去活来的呻吟，而是，而是一种受用的吟唤，却夹着几许喟叹。那只冰凉的也是麻木的断把子瓷调羹，一下，一下，一溜儿，一溜儿，在他肚皮上刮呀刮，竟滚烫发热起来，烙铁一样。他感到整个身子颤栗着躁热着，身和心，都荡漾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紧跟着，他手一抖，就捉住了她的右手。两只糙手僵硬着，颤栗着，也怯懦着，却被浓烈的姜汁紧紧黏糊着……黑子嗅出了什么，悄悄退出湖棚。

她迟疑着挣了几下，抽出手，弯到后背随意挠了挠——痒子是冷丁儿钻出来的。却怎么也够不到，挠不着，欠得慌。

“来嘛——”他说着就把张开的五个手爪子，啞溜一下伸进她的后背，挠。这一挠不打紧，就把痒子一嘟噜地给挠进了她的心窝子。月光咧出一牙笑，知趣地躲进黑昏晃。

“你看老了老了，没想还用得着哩！”他喃喃说，往后，我就给你做挠痒棍，你呢就当我的刮肚羹哩。

她捧起他的手，把脸深深地埋进去。

整个湖棚忽地一暗——月亮又钻进了黑云。

打那以后，他们一直回味着对方这一晚的“好”。这“好”，其实就是一

直“暖”着他的那只断把瓷调羹，一直“挠”着她痒子的那个挠痒棍。有那么一阵子，她无端地冒出要跟聋爷“暖”在一起“挠”在一起的念头，可这念头刚一钻出来，就被儿子媳妇风风火火地接到了荆州古城。

儿媳孝顺着哩，一边帮她收拾衣服，一边对她说，妈，你为水生苦了一辈子，现在该我们做儿子儿媳的孝敬您哩。妈，我们刚买了一套三居室房子，专门给您留了一间卧室。听着儿媳巴心贴肉的话，她喜得老泪直淌。她一边啊啊着打手势，心头又有蛮多不舍——舍不得生活了半辈子的仙女湖，舍不得……天啊，那个人，那个孤老头子，竟然倏地从她的心尖尖冒了出来。她纳闷，震惊，打心尖尖冒出的咋个偏偏就是他呢？她巴心巴肝舍不得、丢不掉的，咋个偏偏又是他呢？他是我什么人？为了这个又聋又聋的孤老头子舍下跟儿孙在一起的天伦之乐，值吗？但她终究没拗过儿子儿媳的孝心，还是进城了。

车子启动的那一刻，痒子，那要命的痒子居然也一同启程了——却单单在后背，够不着的那个点……

彼时，驼子爹正跟一条大鱼纠缠不休。

湖堤上，只有失魂落魄的黑子发出丢魂一样的吠叫声。

天打黑影时，驼子爹一整天都运气背——连一只死虾子也没捞着。他晦气地裹着被大鱼撕破的鱼网，走近月婆婆的湖棚，却是“铁将军”把门。他绕湖棚四周察看，没有发现任何异样，又绕至湖棚前，正纳闷呢，黑子却用一只爪子拨拉开了铁锁——铁锁根本没锁，只是挂在锁耳上做摆设。

他推门进去，只见一只鱼针挂在未补完的鱼网上，没打结，湖风一吹，发出风铃一样的叮当脆响。他扫了一眼屋子，仍是老样子，非要说有什么异样的话，好像少了一件平时穿的衣服——那件常挂在土壁上的阴蓝褂子，还有一双水陆两用的浅口套鞋……月婆婆这是出远门了——她会去哪里呢？

这世上，除了她儿子水生没有任何其他亲人，难道……他想起儿子大宝接他到城里享福，其实是受罪的事，不由泛起一阵愁绪和酸楚。或许罪受够了，她就会回来的，跟他一样。他料定她不习惯城市，当然更主要的是，她会想着他，像他一样想着她，想什么呢？喊——我这根“挠痒棍”呢，就像他想着她的“刮肚羹”一样……真是鬼得很——肚子又无端地痛起来——像车上的她一样——突然钻出了痒子。

他摸出那只留有她体温的断把瓷调

羹——一直没舍得扔，白天下湖，他就揣在贴胸的口袋里，暖着；夜里，他又将它放在枕边，闻着那余温尚在的腥味和体味，安心入睡。

百里之外的月婆婆，一直被那个痒子困扰着。先是那个点，确切地说是驼子爹起初用爪子挠过的那个点，接着，痒子由点到面扩散至全身。儿子儿媳都慌了手脚，送她到市上的大医院看医生，医生说老人是水土不服，吃了过敏的食物。儿子儿媳就禁用了所有的过敏性食物。娘遵医嘱服用了一些药，可不管用，仍是痒，出奇地痒。没法子，儿媳给她买了一只挠痒棍，可背部挠烂了，仍是奇痒不止。那天，她终于痒得受不了，就伸出食指指点着仙女湖方向，打着手势，“啊啊啊啊”说哑语，这一下儿子全懂了。儿媳问丈夫妈说什么？儿子说“回家回家……”儿子说完“哇”的一声哭了。是痛哭流涕。儿媳一下傻了，“回家？刚来就喊着回家？”

儿子光哭。哭得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他想起了孤儿寡母的那些艰难与卑微的日子，好不容易熬到苦尽甘来，娘竟嚷嚷着要回乡下湖区的那个低矮潮湿的“人”字形湖棚……月婆婆用枯枝一样的手指帮儿子揩泪水，泪水越揩越多。她竖起两个大拇指，朝儿子亮亮，又朝

儿媳亮亮，夸他们尽了孝心。她心头最清楚，她的痒痒病，只有驼子爹能根治哩。

真鬼！月婆婆被湖风一吹，人就灵光了，不过，那个隐隐发痒的痒子，仍像瘤子一样长在够不着的老地方。

黑子跟驼子爹一样，像害了一场相思病，可随着月婆婆的回家，均不治而愈，不过后者的肚子，依然阴阴隐隐一扯一扯的，疼。

黑子的惊叫，准确地说，是惊喜过望的喊叫，打破了仙女湖的寂静。月婆婆心头明白，离开仙女湖的这些日子，黑子想她哩！

黑子是半道上拦下她的——它一直蹲守在她必经的湖堤上，它把她往驼子爹的湖棚子拽。

他蜷缩着身子，左手把着门框，右手攥成拳头顶着肚子，两眼直勾勾地恨不得把秋水望穿。她踉跄着赶紧搀他进屋，帮他躺平身子。她掰开他攥紧的拳头，竟是那把断把的瓷调羹——弥散着一股子淡淡的姜腥味……她手中的瓷调羹没刮几下，他的肚疼就跑没影了。他早就看出来，她给他刮肚皮时，不时拐着肘蹭蹭一直忍着的痒子。

“来嘛——”他把她一揽，爹开的五个手指就伸进她的后背，挠。痒子一下全醒了——她侧着身子尽情地享受着

他挠去的或者挠出的一溜溜痒子，嘴里伴有阵阵“啾啾”受用的吸气声。他挠得更欢实更尽情了。挠着痒着，两人就依偎在一起了。不一会儿，一粗一细的鼾声开始此起彼伏。鼾声拐到棚外把门的黑子，黑子开心地打个哈欠，睡死了。

他和她，还有黑子，都太累了。

“走——”

他应和着，把她的鱼篓背上肩。

黑子在前，嘴中喃喃地附和着。

她磨蹭着，不甘地望了望伴了她半生的“人”字形湖棚，似乎等着什么发生。

就在她缓缓转身的一刹那，一束火光渐次洒开，接着呼啦一声腾起，托着一轮“火人”，攒劲往高处一点一点地，升。

他和黑子同时转身，怔怔地望着那个越来越狰狞、灿烂、神圣的“火人”，以及背着火光，迎面走来的月婆婆。

“走——”

黑子分明听见，这一声“走”，是纵火的月婆婆喊出来的。

声音落下，他们就抬脚起身了。

一齐向泊在湖湾头一回下水的新船，走去。

他突然一把拽住要上船的月婆婆。

她好生一愣——看见他拉开弓步，弯着腰，双手正朝她反抄着。她心头一热，迟疑了一下，旋风似的扑在他宽厚、结实、温暖的驼背上，双手将他一搂。就在他以当地的婚俗礼遇——新郎背新娘踏上新船的一刹那，一串温热的泪珠子，大颗大颗砸进他的脖子。他脖子一缩，眼一花，步子踉跄起来。

“搂紧啰——”

她的整个身子和心，恨不得，恨不得嵌入他的每一个毛孔。

月亮高悬头顶。身后，火光噼里啪啦把月色淬得更为晶亮，洁白，像一块白玉，铺展在湖堤及偌大的湖面上。

他把她轻轻地放在第一个船舱——就像飞机的头等舱，手握双桨，说：我的新娘子吔——开船啰！

桨声一路咿呀，唱得幽怨、凄美。

黑子立在船头，仰天长长地汪了一声。月亮就圆了。月亮圆圆的光晕像一束追光，一路罩着前行的船只。

黑子又朝湖面汪了一声，月亮就成了两轮，一轮在天上，一轮在水中。圆圆溜溜的，像两轮大玉盘，银银亮亮地照着湖面。

## 苍娃进城

◇白小兰

一

苍娃蹲在山畔上，抽了支烟，眯着眼睛，嘴里吐出个烟圈儿。他想起往事，心里打了个冷战。

赌输的苍娃又回来了，他非但不怒，嘴里哼着歌，还跟老婆翠花张口要钱。张翠花把辛苦挣来的工资藏起来，准备给孩子上学用。

苍娃一进屋便理直气壮地说：“翠花，你前些日子不是刚领工资？”

张翠花随口道：“是，咋啦？”

苍娃兴冲冲地说：“那你把钱交给我，让我去赌博场给咱赢它个千儿八百的。”

“娃他爸，别再赌博了行不？咱家孩子马上开学了，虽说我在学校教书，可不能年年欠款啊！再说，你弟弟马上就要结婚，彩礼钱还没影儿呢。这么多钱，

哪里去借啊！何况我早就告诉过你，这钱打死也不会再给你了。”

苍娃听翠花如此一说，气不打一处来，紧咬着牙，眼睛瞪得像个铜铃，扬起拳头劈头盖脸砸到翠花头上。翠花本来就瘦，压根儿就无力反抗，只能默默地忍受。

打骂声惊动了左邻右舍，大婶听到后放下手里的擀面杖，急匆匆跑过来，随口便喊：“他嫂子，快点出来呀，苍娃又开始打翠花啦！”嫂子正好围着围裙做饭，忙解开围裙，也匆匆跑过来。

在大家的好言相劝下，一场家庭悲剧最终才得以化解。

光阴荏苒，四季更替。新年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在忙着庆祝，只有张翠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苍娃他弟马上就要结婚了，他家连个彩礼钱都没有，弟弟

订婚结婚都要他们承担。两个老人都已白发苍苍，哪能承受得起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作为老大的媳妇，翠花只好硬着头皮去借钱。

她跑遍所有的关系，终是凑了些钱，减轻了心里的负担，对老人也有个交代。可是，一切还是那么不如意，那么令她伤心。

一天晚上，翠花做完针线活，打了个哈欠，准备睡觉，顺手摸了摸藏在炕席底下的钱。咦！这不对了啊！她把钱拿出来，用颤抖的手一数，天呐，钱居然少了一千五。翠花在慌乱中下了炕，穿好鞋准备出门时，赌了一晚上的苍娃正慌慌张张踏进门槛，差点把她的脚踩着。两个人的额头碰到一起，翠花来不及揉额角，慌忙伸手狠狠地在苍娃肩膀上捶了两下，嘴里嚷嚷：“你个不成器的，你又把钱偷走了？”

苍娃嬉皮赖脸地说：“本来我是准备去赢几百的，可谁知今晚上太倒霉了，结果还是又输了。”

翠花听后，面如土灰，拍了下大腿，边哭边说：“我的天呀，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你还让我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张翠花的心再次跌入了谷底。

月色朦胧，张翠花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觉得冬天的夜太漫长。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就起来找办公室的同事们借

钱，最终又凑齐了彩礼。

腊月二十四，苍娃他弟结婚大喜的日子，不要说彩礼钱，苍娃连车费都拿不出来。张翠花又硬着头皮去二婶家借了二百元。令她意外的是，苍娃弟媳妇付了车费，而且还说：“嫂子，你们大老远地来替我操办婚事，我怎好意思让你们付车费。”

她客气地说：“那怎行呀，我是你嫂子，结婚是你的大喜事，车费当然要我们家出呀！”

“嫂子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听咱婆婆说，彩礼钱都是你借来的。”弟媳妇拉着张翠花的手，摇了摇说。

张翠花拍了拍弟媳妇的胳膊，笑着说：“我的好弟妹，谁让我是你的嫂子呢。”

## 二

苍娃像一只冬天觅食的狼一样，把倒腾到手的这些钱装在兜里，整天守在赌博场，张翠花虽然说了很多次，但都无济于事。她实在是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住了，眼下马上就要过年了，难道还要再挨一次打吗？

她微笑着说：“娃他爹，马上过年了，看在孩子和老人的面子上，你就不要再去赌博了好不好？我跟你结婚七八

年，起早贪黑，没功劳也有苦劳啊。你看看人家其他教师，过年都买新衣服，我连个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只要你不赌博，我啥都能忍受，咱一家人高高兴兴过个年好吧，娃他爹？”

让张翠花惊讶的是，苍娃居然爽快地答应了。她高兴得简直合不拢嘴，顿时觉得生活又有了意义。

第二天，张翠花下班后回家，老远看见大门紧锁，她就知道丈夫又违背承诺，去了赌博场。为了避免再次与他争吵，张翠花含泪给苍娃写了一张便签：

苍娃，你太没良心了，咱们家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你还整天守在赌博场。如果你还是个男人，你就要为这个家庭负责，不要再去赌了。你就可怜可怜孩子行吗？为了能过一个平安的年，我今天先到我姐家去躲一阵子。

当苍娃从赌场回来看到纸条时，仰起头，狰狞地笑道，别赌，你管得着吗？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放下手里的纸条，兴冲冲地去了他妈家。

第二天一早张翠花在回家的路上思索道：苍娃估计又在赌博，上苍保佑，希望他今天不要……果然，她走到大门口，见门锁着。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

走到邻居嫂子家门口问：“嫂子，你知道苍娃今天去哪了？”

嫂子淡淡地说：“这还要问吗？除了赌场，他还能去哪儿。”

张翠花脱口骂道：“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眼睛瞎了，良心也叫狗吃了，家里穷成这样，还有脸整天钻赌博场。这样的男人活在这世界上……”

她骂着，却没看见隔壁的大婶正悄悄地在大门口站着，侧着耳朵听她骂苍娃。张翠花根本没想到，一向爱搬弄是非的大婶气喘吁吁地跑到赌场，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喊道：“苍娃呀，你赶快回去吧！你老婆在家里骂你骂得狗血喷头，你再不回去她就要来造反，说不定还要掀翻麻将桌。”

听大婶如此说，赌场里的人都手忙脚乱地穿上鞋，收起钱，贼一样地各奔东西。苍娃没来得及系鞋带，就急匆匆地朝家里跑去。

苍娃一进门，见张翠花坐在炕头，气不打一处来，他指着墙上的闹钟拿腔拿调地问道：“看，啥时候了你怎么还不做饭？”

她板着面孔回答：“水缸里没有一滴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还等你挑水呢！”

苍娃两手叉腰吼道：“那你还嫌我没本事，你那么有本事自己挑去么！”

翠花也抢着说：“我要男人做啥，水都不挑整天守在赌场里，你还算个男人……哼，等着我给你挑！”

张翠花的身体瘦得似干柴一般，一米六八的个子体重才四十多公斤，哪有力气挑水？邻居们经常开玩笑说，瘦成这样说不定哪天就被大风刮走了。

说话时，张翠花狠狠地瞪了苍娃一眼，苍娃这下更火了，骂道：“你干活没本事骂人还行，你是你娘养的就再骂几句！”

她抢口道：“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回来的时候是怎么骂我的？”苍娃嘴一咧，牙一呲，大声骂道。

她哆哆嗦嗦地反驳：“我回来准备做饭，水瓮里一滴水没有，听说你又在赌博场赌博，我不骂你才怪。”

苍娃手指着她鼻梁骨厉声吼道：“我是男人，想赌就赌谁能管住？”

“我是你老婆，你别说赚钱了，连水也不挑，我管你管得不对吗？”她说话时已哭得稀里哗啦。

“哭啥啊哭，你这女人！”苍娃大发雷霆。说话间，苍娃伸手一巴掌扇在翠花的脸上，还没等翠花反应过来，五大三粗的他一把揪住翠花的头发，把翠花拉下炕……

张翠花想着，我明天早上起来一定

要回趟娘家！

次日凌晨，天刚蒙蒙亮，张翠花听到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心里翻江倒海，无法平静。她捂住头慢慢地爬起来，穿好衣服，看到两个熟睡的孩子，她擦掉眼泪，在每个孩子头上吻了吻，当吻着不到两岁的儿子额头时，熟睡中的儿子也许是梦见什么，露出甜蜜的笑容。她的心被触动了，舍不得丢下儿子，便站在地上犹豫了起来。

张翠花坐在沙发上一边哭一边思索：去还是不去？这时，她听到了苍娃的打鼾声，越听心里越烦，越烦越恨。

她站起来穿好衣服。伸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离开了家。她边走边想：爸爸是村里的老书记，弟弟们也是社会上有名气的人，这一去，如果让他们知道苍娃不但没本事挣钱，还天天守在赌场，甚至把我打成这样，他们会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呢？

她找一块地方坐下，一幕幕往事，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她想起自己给孩子们讲课时，饿得有气无力的情景，想起女儿手里拿个玉米面窝窝怕其他学生看见笑话，自己偷偷地藏桌子下边吃的情景，想起苍娃凶狠狠地骂她打她的情景，想起冬天挺个大肚子到河边捡柴火的情景，更想到去娘家后姐弟们的

热嘲冷讽。

想着想着，她忽然感到天仿佛塌下来似的，风不刮了，树也不摇了，一片漆黑，这个世界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了。她一步一步走到村子前边的大坝跟前。

雨点落在大坝里，溅起一朵朵水花。

张翠花一屁股坐在河边，自言自语道：“娘啊，此时此刻您还在睡觉吗？您知道女儿的痛苦吗？女儿实在活不下去了，您的养育之恩此生无法报答，下辈子我依然做您女儿，来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这时，几声鸡叫打破了她的思绪，也像催命鬼一样逼迫她去告别这个世界。

忽然间，水影中出现了妈妈的模样，张翠花准备站起来跳进水里抱住妈妈，哭诉委屈。一眨眼，妈妈不见了，她左顾右盼，始终找不到妈妈的影子。这时的她特别想见到妈妈，也许这是她见妈妈的最后一次。她慢慢地站起来，头晕乎乎的，拍了拍屁股上的泥巴，鼓足勇气径直走向娘家的村子。

她怕村里人认出来，把衣服脱下来裹在头上。走到村口，天蒙蒙亮，人们还在幸福地甜睡着。她走到坡底下，看见妈妈手里端着个尿盆，颠颠簸簸往厕所里走。她生怕这时候妈妈认出她来，急忙把衣服往紧拉了拉，三步并作两步，

上了坡进了家门。

一进门，正在穿衣服的爸爸纳闷地问：“翠儿，你怎么这么早来了，出什么事了？”

她没有吭声，直接走到灶旁。妈妈进来了，她忽然发现女儿，也惊讶地问：

“翠儿，这么早怎么来了？”

她听见妈妈的问话，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哇地哭开了，爸妈见状互相瞪着眼愣了半天。张翠花一把抱住她妈，失声痛哭道：“妈，我不想活了……”妈妈紧紧地搂着女儿，也流着泪安慰道：

“孩子，人的命天注定，再有本事的女人也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既然你当初选择嫁给他，就要坚强地面对。”

其实爸妈心知肚明，女儿生活得不幸福。几个女儿中数翠花找的婆家不行，家里穷不说，苍娃的脾气又不好。爸爸看到翠花头上的伤口，忙问：“他打你了？”翠花轻轻地点了下头，感觉头晕晕的，不敢吭声。爸爸又和蔼地问：“他为啥打你？”翠花边哭边挽起衣服，爸妈看到女儿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爸爸咬牙切齿地骂道：“他还造反了，我的女儿养这么大我手指头都舍不得碰一下，他竟然长本事了。”

隔壁睡觉的弟弟听到爸爸的骂声和姐姐的哭泣声，手忙脚乱穿好衣服，过

来看个究竟。谁知，一进门，看到姐姐竟然让那个穷光蛋小子打成这样，叫道：

“我的天呀，那小子这么心狠？”

弟弟没多说话，气势汹汹地从房子里推起自行车准备出门，爸妈看见后忙问：

“你去哪？”弟弟没好气地说：“我要给我姐出气，这些年我知道我姐挨打受气，但她从来不说我也没法插手，现在他倒长本事啦，看把我姐姐打成啥样了？”

爸妈知道他儿子不是孬种，怕去闹出人命，怎么也不肯让他走。可是，任凭爸妈怎么劝，弟弟始终听不进去。

妈妈赶快叫来了邻家大哥大嫂，这时，弟弟已经走到半坡，大嫂一把拽住弟弟，语重心长地说：“馍馍糕晾冷哩，事情可晾不冷。你没听人说，有父不显子。翠毕竟是你爸的亲闺女，要教育他，还是要你爸的这张老脸出场哩。”

弟弟攥住拳头，吼道：“我要给姐出气！……”说着，弟弟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在腮边，爸妈看到后又一次哭了，惹得邻家嫂子也哭了。

张翠花看到一家人为了她这么伤心，自己倒感觉无地自容了，此刻的她好想一头钻进地缝里去。

男儿有泪不轻弹，看到弟弟哭得伤心欲绝，爸妈大嫂也不知道怎么说好。这时，邻家大哥过来劝弟弟说，快回去，

你看，咱村里人都起来了，要是让村里人看到咱们拉拉扯扯的，你还没成家，以后谣言传开，谁家姑娘还敢嫁给你哩。

弟弟只好放开手里的自行车，擦着眼泪，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了家。

进门后，爸爸点燃一支烟吸着，他长叹一声，眼泪汪汪地说：“要是苍娃的大人这次不来说个究竟，让翠花永远不要回，看他苍娃的光景咋办？”翠花站在灶旁一直默默地抽泣。

第二天，看着张翠花痛苦的神情，又不见苍娃的影子，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弟弟买回来很多甜瓜，她吃到嘴里无法下咽，爸妈知道她是想孩子想的，就商量着把她送回家。

翠花和她爸回到家，刚进大门，一岁的儿子和女儿争先恐后地围过来，哭着抱住妈妈的腿，嗷声嗷气哀求道：“妈，你不要走，不要走！我们要妈妈。”

翠花边哭边摸着孩子们的头说：“嗯，妈妈以后哪儿也不去了，在家陪着你们。”翠花她爸爸看到这一切，心疼得眼泪盈眶。

嫂子告诉翠花，你走后，儿子不吃不喝，天天哭。哭的时候只要我们说，看你妈妈回来了。他就呼噜噜跑到硷畔上，东张西望，找不到你时，又哭着回来了。

张翠花听嫂子如此一说，心如刀绞，

忽然想起一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她警告自己“不管将来家里发生什么，为了孩子必须活下去，再苦再难也要忍着。”

太阳西下，忙了一天的人们陆陆续续回到家。苍娃两手习惯性地背在身后，兴致勃勃地回来了。进门看到翠花和她爸坐在炕上拉话，他的脸刷一下子白了。

爸爸瞪着眼睛问：“苍娃，你干甚去了？”

苍娃摸了摸耳根，结结巴巴地说：“我……我……”

爸爸牙一呲，吼道：“什么也别说了！今天晚上把你们一家人都叫来，再叫上村里几个领导，咱们坐下来好好说说，你为什么把我女儿打成这样。如果真的是我女儿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活埋也有我们哩，她虽说嫁给了你，但毕竟是我们姓张的人，还轮不到你们姓王的这样活折磨。”

大家都知道苍娃的为人处世，来了没有好话听，吃完饭男人们都偷偷地溜走了。晚上，爸爸说不行，必须得叫回来。

苍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二爸、三爸、大哥、二哥都叫来。

人都到齐后，爸爸说：“首先让我女儿说，她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家的事。”张翠花一边哭，一边把事情的

经过一五一十说完。爸爸接着让苍娃说，苍娃摸了摸耳朵，结结巴巴地说：

“是……是我的不对……”他吱鸣了半天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爸爸咧了咧嘴，又问：“翠花说的是真是假？”

苍娃低着头回答：“都是真的。”声音很低沉。

爸爸的指头在窑里指了一圈问：“苍娃，把你们家打的粮食拿出来我看看，米有多少，面又有多少，这都不要说，再看看你们家的水缸里担回来多少水？”

苍娃脸色苍白，哑口无言，爸举起手“啪”地拍了一下炕，厉声吼道：

“这还是我女儿的不对吗？你们一家人听着，吃不上穿不好不要说，连水也没有，整天守在赌博场，回来还有理打人，真是造反啦！”爸爸眼睛里带着杀气，伸出指头指着苍娃继续吼：“如果没有孩子，你们家黄金摆下我们也不稀罕，马上离婚！”

爸爸这一生气，眼珠子也快蹦出来了，苍娃一家人看到如此情景，苦苦哀求着爸爸：一切都是苍娃的不对。

爸爸让他们家一个挨一个说话。公公一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事从来不管，当然该婆婆说话了。婆婆在人堆里指着媳妇说：“翠儿是个好孩子，

就是脾气不好，进了我们家没少受罪。我们没有把苍娃教育好，翠儿她爸，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我保证，只要我活着，一定好好照看翠儿。”

爸爸一本正经地反问：“亲家，翠花吃不上穿不好不要说，就连做饭的水也没有，如果是你，脾气会好吗？都是我女儿瞎了眼，才找到你们这样的人家。”

婆婆默默地低下头，再不敢说一句话。

一向不善言语的公公和颜悦色地说：“亲家，只要我活着，苍娃再敢动手打翠儿，我要用老命和他拼。”

事情到了这一步，还能怎样。苍娃最后表态，以后再也不打翠花了，说他一定改邪归正，好好过日子。

### 三

日子快得跟狗撵兔似的，转眼间，孩子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

改革开放那几年，政府允许个人办学校，张翠花为了给孩子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自己创办了学校。刚开始收到十八个学生，第二学期开学，增加到六十八名，直到上了百名学生。学生一直增加，教室却不够用了，张翠花想，有了教室还要请老师，可村里很多学生

穷得连学费都交不起，请老师的工资也是个问题。种种原因，她不得不放弃了五年的学校。

张翠花看到出门在外的亲戚朋友，一个个回来扬眉吐气，她的思维又开始跳动了。她想，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如果换个环境也许苍娃就不再赌博了。再说，孩子们也需要良好的学习氛围。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苍娃，他瞅了一眼翠花说：“要去你一个人去吧，我是不可能跟你去的。”

张翠花狠着心下了最后通牒，说：“好了，你在家里继续赌博，我出去赚钱供孩子们上学。看在孩子们的份上，我不跟你离婚，等五年后咱看谁离开谁不行？”

她痛下决心，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孩子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在朋友的帮助下，她贷了几千块钱开了个门市。令人失望的是，刚开始一天只能卖二三十块钱，不要说挣多少，娘儿们几个吃都是个问题。无奈之下，她只好把孩子们送回老家。

一向受人尊敬爱戴的老师，居然像个乞丐似的流落街头，反倒成了别人的出气筒。她心里不平衡，多少次她哭得彻夜未眠，多少次病得卧床不起，但为了孩子，她不得不坚持下去。

爸爸妈妈听说了女儿外出打工后的

生活，托人给她捎话，如果这样，长痛不如短痛，赶快离婚，世界上男人又没有死绝。

在城市奔波一年多，张翠花十分思念家里的孩子，她决定回家看望孩子和老人。一进门，两个孩子看到久别的妈妈，扑在怀中大哭，她抱起孩子，看到孩子的脸跟花猫似的，衣服和手黑得像个锅底。她一边哭一边摸着孩子的头说：“孩子，你长大后千万不要像你爸爸那样，都是他把我们一家人害成这样。”

邻居们听说张翠花回来了，都围过来看，有的还开玩笑说城里人回来了，有人悄悄告诉翠花：“好我的翠花哩，你快把苍娃带去，再不带去他赌博输得就要卖家产了。你走后，没人管他，白天黑夜赌博，赌博回来赢了买着吃，输了到他妈家吃，两个孩子他从来不管。”

张翠花听了邻居们反映的情况，犹如晴天霹雳，这样下去两个孩子怎么能行呀？她要是真就那样死了，两个孩子咋办？

晚上，她语重心长地对苍娃说：“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你还是跟我去城里吧！只要你不赌博，吃不上有我呢。这次你要是不去，我非跟你离婚不可。如果你答应，咱们明天就走，不然马上离婚。”

苍娃沉默半天，问：“那咱们家的东西咋办？”

“只要你愿意走，这些事都由我想办法。”张翠花斩钉截铁地说。

## 四

大费周章，张翠花最终带着苍娃和孩子们来到了城里。这一年，正逢国家有了新政策，农村出来的孩子不缴代教费了。但因为他们是农村户口，市内公办学校孩子们进不去，张翠花东借西挪，想办法把两个孩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

顺风顺水，可就在张翠花的生意越做越大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冬日的一天，苍娃骑着三轮车去城里送货，回来时天已经麻麻黑。他走到离家不远的坡底下时，突然听到路边的垃圾桶那边，传来了婴儿虚弱的啼哭声。他停下三轮车，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听，确定是小孩的哭声。

苍娃好奇地走过去，见碎花花被子里裹着一个孩子。他伸出手颤巍巍地打开被子，一个粉嘟嘟的女婴哇哇地哭着，小手不停地在空中乱抓。看样子这女婴刚出生不久，身上除了一身衣服什么都没有。

苍娃的心揪在一起：她为什么在这里？难道是被抛弃的，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忍心啊？就在他抱起孩子，放在三轮车后座上准备带回家时，一群人挡在了

他的面前，一位头发花白的大爷扯着他的衣角大骂：“好你个人贩子，还想走！”

接着，一位中年妇女哭哭啼啼跑到他面前，狠狠地捶打着，哭喊着：“你这个挨千刀的，为什么要偷我的孩子啊？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

苍娃来不及解释，就被一群人围住拳打脚踢，他只能抱着头大喊：“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等苍娃头脑清醒过来时，已经到了派出所。一副明晃晃的手铐戴在苍娃的手腕上，两名年轻警察冷冰冰地盯着他。其中一个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另一个开口道：“说吧，为什么偷小孩？你的同伙在哪里？”

苍娃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饶说：“警察大哥，孩子真不是我偷的，我是路过啊。”

“老实交代，你是谁，哪里人？到底有几个同伙？”警察的手指头指着他的脑门追问。

苍娃哪里见过这阵势，脸色煞白，额头不停地冒汗，双腿在打战。在警察看来，这正是做贼心虚的表现。一个警察继续说：“你老老实实交代事情，我会在法官面前替你求情，让你少坐几年牢，不然……”

苍娃看了一眼这位警察，咽了咽口水，颤巍巍地说：“警察大哥，我叫苍娃，

来这里做生意快两年了。我今天是在送货回家的路上路过垃圾桶，听见娃娃的哭声，就下车看到这个碎娃。我也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被他们当成人贩子了。”

“哟，这么说你是被冤枉了？为甚看见娃娃不报警，抱着娃娃准备去哪里？”

“我是看娃娃冻得嘴唇都发紫了，打算先把娃娃抱回我们家，暖暖和再报警。”

“你别耍嘴皮子，在法律面前必须要有证人证据？”警察两手叉腰，一边说话一边来回踱着步子。

“有，有，我老婆叫张翠花，我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你可以把她叫过来。”苍娃又从口袋里掏出些纸条说：“你们不信的话，这些都是我今天出去送货欠账的条子……”

苍娃把送货条子一张一张展开，给警察解释着。

“好，把条子收起来我们慢慢调查。你先待着，等我把你老婆叫来，证据确凿了再放你走。”

此刻，在家的张翠花翻来翻去睡不着，按平时孩儿他爹早回来了，这都半夜两点了咋还不回来呢？是不是出啥事了？还是又染上了赌博毛病？

夜已经很深了，她心急火燎，心好像被猫儿的爪子抓挠着一般。

丁零零……电话响了，张翠花定睛

一看，是用固定电话打来的，她的脸唰地一下白了。她听说苍娃在派出所，急匆匆穿好衣服下了炕，骑自行车飞快地朝派出所驶去。进门后，她着急地问：“警察同志，咋回事？我们苍娃犯什么事了？”

苍娃见翠花干瘦苍白的脸上挂满了泪珠，一种悔恨之情油然而生。

警察盘问了具体情况后，天明时，苍娃迈着沉重的步子，身心疲惫地跟着翠花回到了家里。

大年三十晚上，张翠花炒了几个菜，一家人围坐在炕上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奇怪，大年三十的谁来咱们家？”张翠花嘟囔着，下炕穿鞋去开门。

“请问，这是苍娃家吗？”一对年轻夫妇手里提着沉甸甸的东西问。

“是，是的，你是……”苍娃一听有人喊他的名字，也下了炕，细看来人，似曾相识。

“大哥，终于找到你了！你不记得我们了吗？是你救了我们的女儿啊！”一个大肚男人说道。

苍娃仔细打量着这对年轻夫妇，大肚男人不像是农民出身。他边低头边说：

“哦，我想起来了，那晚是你们……”

“大哥，实在对不住，是我们当时

过于着急，没弄清情况就打了你。后来才知道你是救我女儿的恩人呀！”年轻漂亮的女人说。

“没事没事，只要娃娃安全就行。对了，人贩子抓到了没？”

“抓到了，前几天听警察说，人贩子趁我们不在家，抱着娃准备跑，迎面正好过来个穿警服的。做贼心虚的他就先把娃放在垃圾桶旁，准备等天黑了再抱走，幸亏是你听到了孩子的哭声，不然，我们恐怕这辈子也见不到孩子了。”女人说话时早已泪流满面。

张翠花把年轻夫妇招呼进门后，走在女人后面的大肚男人，从包里掏出一个黑色塑料袋，拿出一沓子人民币感激地说：“这是两万块钱，钱不多请您一定收下！感谢大哥对女儿的救命之恩！”

“呀，这是我应该做的，这钱我咋可能要啊！”张翠花和苍娃说什么也不肯收这钱，婉言拒绝了他们的好意。

年轻妇女回头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大肚男人，无奈地说：“既然这钱你们不肯收下，不如这样好不好？听说你们开着一个卖调料水产的门市部，刚好我弟弟经营一个大酒店，如果你们乐意，我给他说说，让你们把酒店的调料水产全供上。这，你们总不能拒绝吧？”

“噢，送调料当然可以，我们在市内也供不少饭店呢。”苍娃回头看了看翠花，满脸堆笑地说。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浪子回头金不换。有了这对年轻夫妇的帮助，加上苍娃、翠花的拼命奔波，渐渐地他们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好转。家和万事兴，两个孩子呢，先后都考上了大学。

人生苦短，在经历了一些世事后，苍娃早就改掉了以往的坏毛病。由于他的善良和勤劳，他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救下的是自己的女儿。后来，那女孩的父亲帮苍娃考到了驾照，并协助他买了一辆送货的小轿车。苍娃夫妻不断扩大经营，苍娃调料水产门市部整天顾客进出不断，门庭若市。夫妻俩忙得不亦乐乎，干脆雇了一个专门送货的工人。

那苍娃呢，最终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大老板。

## 傻 宝

◇杨运菊

傻宝，没有真实姓名，村子里有人叫他傻宝，有人叫他三愣。他在孩子心中却是一座玩具城。孩子们叫他傻宝。

“傻宝傻，没有家。傻宝傻，没有娃，一起来，玩泥巴。哦……哦……哦……”傻宝追着一群嬉闹的孩子，他自己却像被赶往水塘的鸭子，身体左右摇摆，肩膀忽高忽低，扎着各色毛线绳的头发在风中纠缠。整个村子荡漾在笑声中。

傻宝矮墩墩，胖乎乎，这种胖里带着干瘦浮肿，脸上的肉往下垮，像被浸泡的泥巴墙，一绺一绺的汗水流淌到地上，碎成一地的光阴。说话慢吞吞，嘴角总是露着微笑。

傻宝总有他干不完的活儿。他的正业种植庄稼，副业拉磨砸石炭。

他没有阴天晴天，没有白天黑夜。

他挑粪的肩膀磨出血泡磨出老茧磨

出土地的毛边。扁担是他最亲密的伙伴。

冗长的粪桶，差不多和他一般高；陡斜的山坡，差点倒挂进他的脖子；薄如纸张的黄土地，他无论如何也挑不出饱满的麦穗、结实的米粒。他的正业饥渴着，他的副业更是骨瘦如柴。

每年冬天，整个村子二十多家取暖、做饭所需的石炭（大块头的石炭需要砸成鸡蛋大小的石炭）都被他承包。

他一边砸着这些石炭，一边唱谁也听不懂的自编小曲儿。而这一项浩大的工程都是在他完成白天所有活计后才开始的。

听村里的老人说，他年轻时有妻子孩子。孩子名叫狗蛋儿。

到处闹着饥荒，他领着可爱又乖巧的狗蛋儿，本分又老实的妻子四处乞讨。

哪儿都饿，哪儿都荒，哪儿都有乞

讨的人儿。

他们乞讨的城市整顿市容市貌，沿街行乞的、天桥下流浪的……都被收进收容所。

那么多堆砌的破碎的饭碗，那么多张开的胃，漫天漂浮着干瘦的面孔。秕谷也歉收的年代。

傻宝一家三口分别被送进不同的收容所。

直到有一天，他从收容所里出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孩子和妻子。

他不知道家乡的月亮有没有变胖，他不知道怎么找到回家的路的。他站在垮塌的茅屋下，看蜘蛛结着无底的网。

“傻宝傻，没有家。傻宝傻，没有娃。一起来，玩泥巴。哦……哦……哦……”

他从恍惚中清醒，他要从这群孩子中找到他儿子的影子。他要告诉他的妻子，他们的儿子在他面前活蹦乱跳着。

“呜呜呜……哇哇哇……”丫蛋大哭大叫。“蛇咬了，蛇咬了，”丫蛋的哥哥桑树扯着嗓子在村子里大吼大叫。傻宝飞奔过去，撮起嘴吸出丫蛋腿上的毒液。

桑树满村子跑着叫着，“喔喔喔……傻宝吸蛇毒了，傻宝吸蛇毒了。”疯跑着的桑树一不小心掉进了自家的茅坑，只有脑袋露在外面。围观的人七嘴八舌，

没有一点儿办法。这时候傻宝来了，他赤脚跳进茅坑，双手高高举起桑树。

他看到满坑浮游一样的生物，有双眼睛闪亮着，发出娇嗔的光芒。那是他儿子的眼睛，一双饥饿的眼睛。他要把这双眼睛举高到星星那里去。

月色朦胧，寂静的山村显得格外冷清。

傻宝抡起铁锤砸开石炭的声音在村子里回荡。那声音敲碎子夜和黑色的原子和粒子。

空旷的山村空荡荡的庄稼地，肥沃的汗水丰腴的贫穷。他抡起又砸下的锤子敲开黑夜坚硬的壳，却怎么也敲不出肥硕的面包和明天的口粮。

他每砸一个晚上的石炭，可以挣到两分钱，那时候五分钱能买一个鸡蛋。一截彩色的头绳（一截毛线）换取他几天的劳动力，更别说一枚发卡要倒腾掉他多少个白天和黑夜。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出去乞讨十年回来变得不男不女，满头的花花绿绿。

可是有一天，他头上没有了花红柳绿的头绳。原来，桑树爹买的老鼠药，被自家猫吃了。傻宝抱着死去的猫呜呜咽咽，哭得像个孩子。他在窗外挖了个大坑，把猫埋进去，插上绑着五颜六色头绳的木棒。

## 清 涧 河

跪下叩了三个响头，他要放下铁锤和磨盘，为猫守灵。

远处传来锣鼓的声响，还有鞭炮声。“哦，今天是村里双喜的日子，我怎么忘记了。土豆考上了大学，黑子今天结婚。”傻宝把积攒了多年的积蓄分成两份，一份给了土豆，一份给了黑子。远远地离开热闹场地，他明白这种场合不适合他。他也从未参加过村里的任何喜事。

一群孩子丢了几颗糖给他。“傻宝傻，没有家。傻宝傻，没有娃，一起来，

吃糖吧”！傻宝给孩子们笑。

村子回到寂静，傻宝回到那间半堵墙的茅草屋，沉沉睡去。

他什么时候死去的没有人知道。孩子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手里还攥着几颗糖。

两个村民抬着一块陈旧的木板走向后山，傻宝的身体在他们踉踉跄跄的脚步中像夕阳下水桶里晃动的水，想要泼出木板，又被木板卡住。

## 永胜求医

◇梁萍



永胜四十出头，才寻上个甘肃过来的媳妇。

她不难看，也称不上好看。但永胜心疼她，金贵得跟个金豆豆似的。园子里的菜地，媳妇没挖过一锄头，自家的果园，她只知道就在沟那头，从来没去过。

那天，永胜正在往地窖里窖萝卜，二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寻他，一把掀掉永胜手里的筐：“永胜，你咋回事？电话死活不接？快些，你媳妇从大蹦蹦上摔下来，正往县城医院送呢，你快把我的蹦蹦开上，看你媳妇去。”

县医院急诊科，村里来了不少人，见永胜来了，都让出一条道。

一眼就看见媳妇直挺挺地躺在一副担架上，脸上全是土和血，嘴里正往出

渗血，永胜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灵秀呀，你这是咋了嘛？”灵秀看一眼永胜，眼皮乏得抬不起来：“取快递回来，轮胎上扎了钉子，爆胎了，车翻了。”她一开口，嘴角结的血痂裂开了，血很快涌了出来，头晕得闭上眼睛。永胜赶紧握着她的手：“不敢说了，不敢，不敢动。”

大医院就是好，没多大工夫，液体已经输上了。

永胜在村里是那种算不上起眼的小百姓，老实务果园，种庄稼，但他媳妇这事一出，十几二十个后生开蹦蹦送人，又是垫钱又是出力，永胜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和村里这些人亲近了很多。自己平时农活忙，也没给谁搭过手，等媳妇好

了，他一定要带着她去各家登门拜谢。

检查报告出来了，灵秀血小板低，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自体血液培植。

永胜不懂啥叫血液培植，怀疑媳妇得了不好的病，脑子里不断浮现出她擀长面、蒸馍的情景。四十多岁了，上天赐给他一个媳妇，有了干净温暖的家，他想，砸锅卖铁也要给她治病。血液治疗要在无菌环境中进行，罪是要受的，他心疼媳妇，整整一个晚上都没合眼，转眼一想，自己的血总比别人的血干净吧，万一不成功，他养她。灵秀轻轻的呻吟声被窗外片片雪花融化，平静又温柔。永胜看着护士白皙的手指，轻轻地给媳妇换药瓶、测体温。她的手原本也这样，跟自己在农村受了苦了，没用过像样的化妆品。村里很多小媳妇去城里给孩子做饭陪读，白了，也洋气了。永胜想，等媳妇好了，把网店也开到城里去，过过城里人的生活。

一夜的鹅毛大雪，天地一片白茫茫，路上积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瑞雪兆丰年，永胜想着自家的果树这一顿饱喝，地里的墒情一定好了不少，明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永胜觉得老天是仁慈的，不会亏待庄稼人。灵秀醒了，想喝点稀饭，永胜刚走出医院大门，遇到

一个滑倒在地上的老太太，头发花白，几番挣扎起不来。

永胜心头一紧，这还得了？冰天雪地的，他赶紧跑过去扶老人起来。老人一边拉着永胜的手，一边颤颤悠悠地念叨：“好人呀！好人。”

永胜借了一个轮椅，推着媳妇在医院前楼后楼，上上下下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一天就花了一万多元。灵秀心疼，那是他们汗珠子摔八瓣，苹果园里下苦换来的，她舍不得，到了下午，闹着要出院。永胜就差下跪了：“灵秀呀，你可不能犯糊涂，钱咱下苦还能挣下，病得赶紧治。再说，合疗村上续上了，后头也就花不了那么多了。”

灵秀去年从甘肃过来，给人帮忙装苹果，套袋，打零工挣点钱。她以前的男人死了，父母也早都不在了，少年丧亲，青年丧夫，到现在也没个孩子，她觉得自己就是个灾星，谁和她在一起，都得受累。跟了永胜，刚过了两天好日子，这不又给永胜摆下一摊子费钱事，越想越睡不着。

天刚麻麻亮，永胜就拿着手电筒出发了。今天，他要回村里，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能取出来的钱，全部取出来。路况很不好，积雪有十公分厚，他走不了多远，腿就乏得拉不动了，吃点

雪，再走。永胜心里急，越觉得这路咋这么长？九点多钟，永胜爬过村西那条坡，老远就看见村里各家烟囱里冒出的青烟，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刚进村，就遇见虎子：“永胜，你回来咧，这是村里人给你凑的一万两千八百块钱，你数数。”说着，他拉着永胜往家走。虎子妈将一碗热腾腾的糊汤端到永胜手里，热馍就腌菜，他心里暖，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虎子拍了拍永胜的肩头：“哥，别熬煎，紧过这一阵子，也就松泛了。”永胜使劲地点头，噎在喉咙的话，憋着没能说出来。

回到城里取完钱，去了趟保险公司，永胜给媳妇买的那份保险有大病附加险，待合疗、大病救助报销过后，剩下的那部分余额还可以在保险公司按比例进行报销，这可派上大用场了。永胜看着瘦了一大圈的媳妇，心里难过，她抬头看着永胜：“咋胡子拉碴的，累坏了吧？快坐下歇歇。”

明早就要进无菌病房了，永胜心里七上八下的，媳妇心小，一个人在里边，连个解闷的人都没有。灵秀眼圈红红的，这两天她看到，进无菌病房都是些得大病的人。她就想，自己要是进去了，还能出来不？

北方的三九天，零下十几度的严寒，

冷得出奇。自打媳妇进了无菌病房，永胜就猫在门口的长椅子上，他感觉这一天特别漫长，一分一秒，掰着指头数时间。永胜觉得胸闷，走到楼道尽头，打开窗子，想点上一根烟抽抽，外边的冷空气夹着雪花一股脑儿冲进来，他打了一个冷战赶紧合上窗子。

楼右边有一个废弃的旧仓库，那儿兴许避风，他刚走到门口，“啪——”楼上的一溜冰挂，不偏不正刚好砸到他头上。他只感觉脑子“嗡”的一声，一股鲜血顺着额头涌了下来，永胜准备用手捂，却用不上劲，身子软软地瘫倒了。

永胜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想睁开眼睛又困得睁不开。他想知道自己在哪儿，却发不出声音，眼前人太多，灯晃得他脑袋疼。他想抬手推开这些人，手却不听使唤。永胜睡得很香，很沉，他来到集市上，和爸妈一起赶集，他想问妈妈要一个糖人，妈妈的脸挨着他，很绵，很滑。妈妈的手轻轻地抚着他的头，他要跟妈妈一起回家。妈妈看着他脚后跟都露在外头，红肿红肿的，心疼得都要碎了：“娃呀，你冷不？”拉着他去买鞋子，集市上的鞋子很多，永胜妈妈看了好几家，都不满意。

永胜隐约听到远处有二虎妈和彦军

妈两位婶子的喊声，两个人一喊一应：

“永胜吆，回来……”声音由远及近，听得清晰，永胜问妈妈：“妈，你听到婶子喊我吗？”妈认真听了一会说：“没有呀，是不是你耳朵听岔了。”他跟着妈妈往最里边的那家鞋摊走去，妈妈挑了一双运动鞋，他正要试穿，虎子妈一把抓住他：“永胜，可把你找见了，快跟我回去。”说着，和彦军妈一人拉一只手，拖着永胜往回走。永胜不想跟她们去，他要妈妈，他哭了，哭着求两位婶子：“婶子，我才见我妈，让我跟我妈去，我妈要给我买鞋。一会还要带我喝醪糟汤，我不跟你们去！”永胜一回头，满地的白雪，妈妈呢？妈妈一定是叫这大雪压到下面了，永胜挣脱婶子的手，用力地在雪地里刨，两只手都刨出了血印子。两位婶子看着娃这样子，难过得一个劲抹泪：“唉！娃把苦受了，就让他发泄发泄，让娃歇歇。”

永胜被砸伤的事情，很快传到了村里，虎子立即召开村委会，把村里人分成五拨，一拨帮助永胜姐姐伺候永胜和他媳妇，一拨找社保部门争取合疗审核、衔接和拨付，一拨网上联系福利基金会发起爱心水滴筹，一拨查找废弃仓库单位，协调医药费的分担问题，一拨找民政部门争取临时救助。仓库是一个企业

的废弃用房，企业在十多年前改制了，目前归属于留守处监管，冰挂伤人事件，虽然永胜也负有注意不当的责任，但是，留守处负责人在得知事情经过后，第一时间送来医疗费，他告诉永胜姐姐，责任鉴定，待以后司法部门做出专业的责任鉴定结果再行划分。目前，先送来一部分资金，用于救治病人，姐姐接过这部分钱，不知道说啥好？这会儿正等着这钱救命哩，及时呀！爱心水滴筹的申请，在中午时分审核通过了，短短两个小时，实名认证和支持的人就有十多个，近千人参与了水滴筹，捐款、转发，一场爱心救助温暖了整座小城。社保和民政部门针对永胜的情况，特事特办，急事先办，一路绿灯，下班前，合疗已正式启动，民政部门的临时救助金拿到了。没有推诿，没有怠慢，一切都是那么紧凑而井然有序，永胜家的事，牵动着整个县城人的心。

驻村第一书记来了，包村干部来了，好心人一拨接一拨向他家伸出了援手，他们带来了水果、鲜花，衣物和吃的，永胜的不幸，唤起人们的同情心，这个社会，充满了关爱。作为村长，虎子咬了牙，不管多累，多难，都要把永胜从生死线上抢回来，永胜是他们村的一员，不能有闪失。

两天时间，虎子跑遍了能去的部门，永胜的事，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更是大家的事，没有一个人放弃，没有一个部门摆脸子，永胜呀，你更不能放弃，要挺住。

永胜刨了很久很久，满身困乏，刨不动了，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爸妈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不能再陪他玩，给他买好吃的、好玩的东西了。他明白，爸妈一定希望他好好地、健康地活着。哭够了，哭乏了，揩干眼泪，永胜跟着两位婶婶往回走，钻过一个洞子，眼前豁然开朗，一束光亮从高空直穿过来，他向着那束光亮迎上去。

监护仪上的波浪线突然有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永胜的睫毛微微动了，手指也跟着抖了几下。虎子急忙去叫医生，等医生赶来时，永胜已经半睁开眼睛。

“永胜醒了，永胜醒了。”乡亲们高兴得赶紧凑过来，永胜觉得就是口渴、想睡觉。他环视一下四周，怎么睡在病床上？媳妇呢？自己睡这儿干啥？不行，媳妇还等着他送饭呢，可不能躺这儿。他挣扎着想要起来，头晕得厉害，刚抬起来一点，一个趔趄又栽倒到枕头上，自己这是咋了？好好的为啥连起个床都这么费事？虎子赶紧把永胜的头扶

好：“哥，不敢硬起来，你这伤还得好好养。”伤？他摸了摸头上，缠了厚厚一层绷带，平白无故的谁给他头上缠绷带干啥？他想一把撕了去。虎子赶紧拉住：“哥，你让冰挂砸伤了，开颅手术都三天了，可把大伙急坏了。你才醒过来，不敢乱挖抓呀！”

永胜感觉自己断片了，怎么就不记得被砸的事了呢？姐姐咋也在自己跟前，媳妇这会儿谁管呢么？永胜急出了一身冷汗，姐姐搂着他：“灵秀好着呢，一天比一天好，过两天就出无菌病房了，你别急！”村里人轮流照看他们夫妻两个，他觉得这就是天大的造化，有病了谁都怕，谁都熬煎，乡亲们没黑没明的为了自己跑前跑后，出主意想办法，筹钱救人，这样的恩情，这辈子都还不完。

灵秀躺在病床上，看着墙上的时钟慢慢地转动，四肢上都扎着留置针头，血浆、液体，慢慢地输入自己的身体里，没有一丁点的声响。房间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咚咚咚的心跳声，身体上并没有明显的异常，只是感觉时间长得没边没沿，躺得久了，就出现了幻觉，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呼吸？轻轻捏一把大腿，疼，她知道自己还活着。脑子比平时似乎更加清晰，完全没有睡觉的欲望，她怀念晚上抱着永胜胳膊，听他像打雷一样超

大的呼噜声睡觉的日子。

灵秀看着病房里各种奇奇怪怪的仪器，几乎二十四小时的无间断陪护，不断开出的一张张收费单子拿啥交？不由得唉声叹气。欣喜的是灵秀的免疫系统重建达到了预期效果，精神状态也慢慢好了起来。精神头好了，心里就有劲了，灵秀这两天想了很多，光靠永胜务果园，种地，还有自己那半死不活的网店，看病欠下的钱，猴年马月才能还上——她想到了一条致富路子。

前两天家乡的苹果不是注册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吗？现在国家这么重视“三农”问题，大力扶持农业，听说产业扶贫还能办理贴息贷款。穷则思变，东风快乘，灵秀被自己这个大胆的想法陶醉了。等自己好了，她一定要说服永胜，办一个农资合作社，再注册个电商平台，走公司加农户的联合经营模式。永胜的同学这几年务苹果发了的也不少，吸引他们入股，早早谋划，早早动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灵秀眼前浮现出一幅生龙活虎的大干场面。

灵秀一出无菌病房，就看见虎子站在门口，有种不祥的预感。她追问虎子：

“你哥呢？他上哪儿了？”

虎子从护士手中接过轮椅，推着灵秀，将永胜受伤的事情，一五一十慢慢

地告诉了她。虎子怕嫂子接受不了，想让她缓缓再去，但灵秀很坚决：“只要人在，不碍事，我能接受。”

灵秀终于见到头裹得严严实实，脸肿得像脸盆大的永胜。她强撑的坚强一下子垮塌了，看着眼前躺着的这个男人，她不敢认那个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干起活来不要命的男人，才是永胜。她不愿意相信，自己的男人好端端的，怎么一下子成了眼下这副模样？她的肩头抖得像筛糠一样，泣不成声。

永胜想拉一下媳妇的手，够不着，她赶忙擦了把泪水，把他的手轻轻拿起来，放到自己的腮边。永胜笑了，笑得很难看，又很动人。他们总是那么心有灵犀，一个小小的对视，一个细微的动作，都能无言地传递给对方准确的信息，彼此很容易就能接收到另一半给予自己的坚强和力量。

老天眷顾他们，两个人的病都比预想的好很多，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黏不完的时光。窗外一枝盛开的腊梅，在阳光下，自然怒放，美得娇艳。

永胜的身体似乎像这寒冬里融进了一股暖流，慢慢在苏醒，悄悄在萌发，从手指到脚跟，一点一点在唤醒。他觉得生命的花朵重新青睐了自己渐冻的神经。他和媳妇粗略算了一下，这次他俩

生病，搭手的人比较多，除了各种报销，医药费分担，还是欠下了债，得想办法尽快还上。

灵秀把她构想的关于农资合作社的事情，跟永胜念叨起来，话一出口，永胜就两眼放光，竟然不谋而合。永胜想：自己这身体，务果园怕是使不上力了，最好的出路还是得在庄稼地里下功夫。办合作社最合适不过，正好是农民最迫切需要的，好机遇就在眼前，机不可失。他们立即叫来虎子，一起商量，虎子前段时间参加农高会，看到人家合作社推出的农产品，羡慕得不得了。要想把村里的农产品推出去，打造自己的品牌，同时，买到价格实惠，质量又有保证的农用物资，各家单打独斗的小众经济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现在的大时代，大发展要求，合作社这个新兴组织，恰恰就能满足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的需求。

虎子这几天正准备谋划这事呢，刚好赶上永胜两口子想干，三个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公司选址，人员构成，宣传，引进项目，争取政策支持，政府补贴，筹资，贷款，调研市场供需等等，一堆子事情马上进入议事日程。

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自己生长的这片黄土地，肥沃的泥土里，隐

藏着人们对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淳朴的民风里，渗透着最原始而亘古不变的邻里深情，永胜觉得就是这大川大塬，大情大爱拯救了他和媳妇，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合作社和电商平台建立起来了，虎子当了总经理，灵秀当上副经理，永胜当了办公室主任，一部分乡亲入了股，成为持有股份的小股东，更多的乡亲们加入合作社，成了社员。

合作社就要开业了，县上领导和部门领导以及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都要来，那是怎样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呀！永胜心里盘算着，这回是踏到正路子上了。

就在开业典礼将要举行的前一天，灵秀却提出让永胜接替自己的位置，并报董事会临时会议研究通过了，永胜想不通，也不好多问。

今天，他就要代替灵秀来主持剪彩仪式，永胜哪儿见过这阵势？寒冬腊月紧张得满头大汗，他有点怪媳妇把这担子这时候压给他，心里正发毛，一抬头，看见站在人群里的灵秀突然急匆匆跑入人群，朝着路边那棵大白杨的树坑，吐了。

永胜的脸上笑开了花。

栏目责编 王文涛

## 轮椅上的幸福

◇马胜昌

三年前的国庆假期，我到甘肃天水麦积山观游。刚从石窟下来，遇到一位中年男子带着坐轮椅的老母亲，目睹了他们下车的场景，我惊呆了！

儿子先从私家车后备箱取出折叠轮椅，慢慢打开，扣好卡子，然后将其推到车后门左侧放稳，再把老妈妈抱到轮椅上，并帮她把衣服抻齐整。那时，正值天空飘点零星雨丝，儿子又将撑开的雨伞递到老妈妈手中，才去关车门、锁车。整个过程，儿子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动作谙熟，气定神闲。看着儿子推着老妈妈走向石窟底下的背影，我久久迈不开步子。老妈妈有如此孝子，让人感慨、欣慰兼而有之；男子的孝心耐心，令人起敬和感动，我愧疚、难过、追悔……一时间百感交集。

近游麦积山石窟，路径多为悬空木

栈道、木台阶。那坐着轮椅的老人，即使有人帮忙，也无法登攀，只能进到石窟底下，在不同角度近距离地观望，还可能要借助手机、相机、望远镜等现代工具。论观景效果，老妈妈亲赴实地，远不如看看照片或视频。中年男子绝对不会将老母亲撂下，独自去转一圈，能带着老妈妈来，那就肯定寸步不离。要是先前来过则好！假使母子均是首次游玩，儿子不逛一圈，即使自己无所谓，老妈妈心中也肯定不快。老妈妈坐着轮椅，她的麦积山石窟之行，的确是近到咫尺，却远在天边，仍留有美中不足的遗憾。

试想，一个长期依赖轮椅生活的老人，姿势肯定不能单一，须防形成坐疮。进入车内，空间较大，就可以躺在后排座上，相对还能自由翻身、适当挪动。可以想象，在车外坐轮椅的时间应该是

相对有限的，大概最多也就三四个小时。中年男子不会不清楚这一点，但他还是带着老妈妈来了，因为他更在乎的是带母亲出来走走，并不是一定要把风景尽收眼底。世界之事，本来就很难圆满，缺憾才是生活的本真。

反观自我，我们能静下心来陪父母叙叙家常都少得可怜，更谈不上带着父母去旅游。而且我们还会经常自我安慰工作忙，抽不开身，再者那时候生活过得紧巴，等等。到后来，随着年岁渐长、日子宽裕，假期有条件出外闲逛，殊不知已是“子欲孝而亲不待”。子女陪父母出外旅游的，不是没有，随时随地均可见到，甚至还有耄耋之年者，但即使手拄拐杖，都还是生活基本可以自理的。见到坐轮椅出外旅游的，我还是首次。轮椅的半径，在城市，大多数时间不外乎小区、公园。在农村，多数时间也就是村前村后的广场、阳圪崂。而且就是到这些地方溜达溜达，也还须征得监护人的同意，否则只能是画地为牢，过着类似于坐井观天的生活。当然，这是经济条件好的。那些日子过得紧巴的，轮椅也是奢侈品，只能在望洋兴叹中慢慢老去。

父母给予儿女，做到者太多，甚至是做过者太多，宠爱，溺爱，滥爱，致使爱子如杀子。古往今来，因为溺爱，

导致败家子出现的事例不胜枚举。但对身患绝症儿女惺惺相惜、不离不弃，给予无微不至关怀者，生活中也不少见，尤其是在过去落后贫穷的农村。前几年，我随领导扶贫下乡，见过一名年龄不足20岁的血友病人。小伙长得白净清爽，潇洒不俗，属于那种让人看一眼，就会放不下、忘不了的，很有穿透力，如明星，似演员，像海报一样飘入大脑，老有一种恍若梦中的感觉，很难想象偏远农村会有如此之人。我们去时，他正穿着睡衣在院里菜地边刷牙，举手投足很难与一个病人联系在一块，应了那句古话：

“老天杀人不长眼！”沟通交流中，他谈了很多想法，搞电商给父母减轻负担，病好了再去上学，有一技之长回报家人、社会……离开时，他父母送到硷畔坡下，哭诉着祷告说：“只要能把孩子病治好，还再敢有什么祈求奢望呢？”

相反，孝心其实更多时候并非因为缺钱的缘故，除吃穿用度基本生活所需而外，太多时间，儿女们缺乏的是耐心。带着已是累赘的父母外出，那一定行动跟不上团队，必会招人嫌。加之年岁已大，尤其是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民父母，习惯于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很难接受出外的折腾，认为旅游就是花钱买罪受，其实是既嫌麻烦、更怕费钱。当然，真正出外

上路，儿女也是烦恼多多，如嫌父母穿戴不齐整，行动不紧凑，说话不得体，卫生习惯不太好，诸如此类，等等。因为父母终究没见过什么世面，需要儿女们的极大耐心与诚意，否则肯定是不欢之行。

每当母亲节、父亲节来临之际，只要打开微信、抖音与视频号，充斥眼球的大都是有关父母的图片和视频，不是祝福、问候，就是慨叹、伤感，进而愧疚、忏悔，孝心满满，爱意浓浓，一波胜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抒写母亲的文章，仅以《我的母亲》命名的就有老舍、沈从文、胡适、莫言，以《回忆我的母亲》命名的有杨绛、朱德，以《母亲》命名的有泰戈尔、梁晓声、肖复兴，还有孙犁的《母亲的回忆》、季羨林的《怀念母亲》。席慕蓉的《生日卡片》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尽管没有以“母亲”命名，但内容写的却是母亲，且字字珠玑，情深意长。相比而言，抒写父亲的名家名篇要少一些，驰名的有朱自清的《背影》、余杰的《父亲的自行车》、莫言的《父亲的严厉》、刘墉的《父亲的画面》、吴冠中的《父爱之舟》、贾平凹的《祭父》、李森祥的《台阶》、赵丽宏《挥手》……较之上述精美华章，可能微信抖音视频号更有冲击力，因为它们既雅俗共赏，又直观走心，让人情不自禁、唏嘘不已。

只是看过后，往往冷静一想，方悟似乎短缺些什么，不觉疑团陡生，为何孝心在微信抖音视频号里，会有排山倒海之势，肆意泛滥，狂轰猛炸，相反在现实生活中却相对稀缺，表现平淡，未激起任何涟漪。我无心探究那个老妈妈石窟观游的真实效果，但对儿子带她共赴麦积山之行的孝心，由衷佩服，其付诸行动的勇气与担当，非常人能及！

人一旦坐到轮椅上，获得幸福较比常人要艰难得多。由于生活无法自理，即使儿女再孝顺、再贴心，但本身的生活质量，已大打折扣。因为轮椅代步的人，生活起居一般均得有人帮忙料理，还要承受病痛时时折磨，所以大都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但就坐着轮椅来游麦积山石窟的老妈妈而言，她是幸福的。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事实表明，她的儿子不仅是孝子，而且是一个地地道道、体贴入微的大孝子。他既看重老母亲的物质生活，更注重老妈妈的精神生活，一往情深地反哺，一如既往地守护，不遗余力帮她提升生活质量，只求能让母亲在有生之年过得更舒心、更快乐。

坐到轮椅上的生活，本已不值一提，但那下车的一幕，足将老妈妈寡淡无味的日子，调剂得长情而温暖，成为我脑海中一抹难以磨灭的记忆。

## 父亲等雨

◇辛杰峰

黑暗中，烟头一明一灭，看不见父亲的脸。我知道，他在等雨，他要在一场雨后奔到山里、岭里、沟里，然后把庄稼种子撒进地里头。这雨，他等了整整一个半月了。天不阴，雨不来，父亲的纸烟也就抽得快。

父亲书读得少，地种得多。他知道，要是地里头滴雨未进，这一年是要颗粒无收闹饥荒的；他知道，哪个山头该种豆还是该栽苗；他知道，几亩地能收几袋粮能满几个仓。他需要一场春雨和一粒种子，可以说，这需要也是他唯一的需要。正月一过，被一冬的雪裹着的地头儿也悄咪咪探出身子来。这时候，父亲就开始计算起几时会下雨，几时该翻地，几时该买种，这些庄稼人该考量的事务了。

三四月正是春种的时节，也是庄稼

人等雨的季节。若是没一场雨，种子下地了也是喝不到水长不出苗的。此时，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就都丧着脸轻叹“受苦人的饭得老天爷给”。陕北地区，十年九旱，人们早就学会了在这方天地里铆足了劲儿讨生活。等不来雨那就祈雨，向青龙大王祈雨，向水神娘娘祈雨，向普度众生的老天爷祈雨。在生存面前，人们信了神灵的庇护。春雨终于姗姗来迟，受苦汉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顾不得手迟脚慢更不能有一刻歇息，他们要在这场雨后开始一场田野中的作战。

父亲流着热汗，黄牛喘着粗气，大地抖着身子，种子撒进泥土里，这庄稼也就算种进去了。此时，庄稼汉们心中那“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喜悦也便扎下了根。隔几日，父亲要去山里

观察观察庄稼有没有撞破黄土长出头儿来。哪天父亲要是背着手悠然地从地里走回来，那一定是苗子出来了，父亲得意着。相反，要是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蹙着眉，那一定是田地里没一点儿绿，父亲愁着呢。父亲的愁容消失的时候，便是自家的头儿庄稼长得茂盛之日。

地里的粪上的足，庄稼长得快，野草也跟着疯长，父亲手上的锄头和脸上的汗也跟着挥舞得快。料理完这个地头再赶去那个地头，从早到晚，从今到明。父亲就在这些地头里，花费着他作为男人的所有气力。庄稼苗在父亲的照料下，从叶片稀少长到葱葱郁郁，从长出叶子开出花再到粒粒果实压满枝。

一到秋天，玉米秆、黄豆秸、洋芋蔓等等把个院子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当然，堆成小山的还有一个个粮仓和洋芋

窖，以及父亲脸上那得意的笑。粮食入了仓，父亲总要清点几遍。哪仓用来卖钱，哪仓用来果腹，哪仓用来当来年的种子，父亲都在盘算着呢。

以前，父亲的腰板直，苦力大，每年种地十几亩，每样庄稼都要种。现在，父亲背影薄了，步子缓了。肩膀上的锄头压低了父亲的头，山岭上的风也能让父亲打个趔趄，雨天里一段泥路也会让父亲颠个猝不及防。等春雨来，等麦田绿，等儿女长，父亲就这样用完了自己的所有力气。

春天的雨水滋润着田野，让天地万物生机勃勃。父亲的汗水养育着儿女，让羽毛长成翅膀。终于，父亲肩上的担子啊，我们也能扛起来了。以后，父亲终于不用再等雨了。

# 春夏秋冬又一春

——我的驻村生活

◇惠 潇

在城市里，高耸的楼宇、整齐划一的街道、店铺，忙忙碌碌的日常，不太容易让人察觉得到四季鲜明的变化，而到了乡下，山脉、阳光、树林、土地……一切景色都是高饱和度的，在缓慢的时间中舒张成四时之景不同的长长画卷。

由于驻村工作，经常往返于离县城四十公里外的郝家塆村。深冬清晨，“大运重卡”碾过经年的沥青路，车窗外是雾蓝的山。阳光一点点降落，染黄整片凹陷起伏的土地、农田、循环往复的路。

“无思远人，劳心怛怛”，平安重逢的时刻，远行客们终于知道思念像什么。那是每一个穿山而过的清晨日暮，黑夜里频频闪烁的大灯，都是曾擦身而过的旅人。

相比一次次收拾行囊，在别离和孤独中践行生计课题的“卡友”，村里的

人们把自己交给固守的土地，信仰的是天从人愿，风调雨顺。日光无垠，佛光普照般的金黄，与土地的颜色工整交错。清澈的河流冻住，像厚重的白玉，树在两岸，瘦的枝桠伸展成不同形态。行人寥寥，一条修整后平整的通村水泥路迎来送往，偶有一个瘦弱的女人在河道边、山崖上捡柴，背着比她肩宽好几倍的捆得整齐的枯枝，却体态轻盈地走过，有车路过，她头也不抬，有人打招呼，她的眼神也毫无逢迎。

不一会儿，炊烟升起，我把这枯草燃烧的香气混合着冷空气深深地吸进肺里。暮色潮水般退去，地面森森，天空变成深绿色，很快繁星涌动。一天之内温差巨大，零星亮起灯火的房间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如万千烟火碎片，落在地上就是无数家庭。

女人的丈夫曾是个军人，如今却瘫痪在床。她不止一次地让我翻看相册，男人年轻时穿军装的照片，相框还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而他总是喃喃对她的歉疚，她充耳不闻，掀起被子帮他按摩双腿。

夏天，暑气蒸腾，我们村委会的窗外便是乡镇的集市，布鞋、蔬菜、各种农具、理发摊，拥拥挤挤，在平房下的一排阴凉处搭好。除了老年人手里拿着折叠小马扎颤巍巍地走过，就是暑假里被寄养在爷爷奶奶这儿的小孩。女孩穿着花裙子，扎两个麻花辫，皮肤晒成小麦色，男孩子跑来跑去，汗水顾不得擦。

遇上了持续三天的庙会，县里的唱戏班子，几个人每天唱两出，每场戏都是原班人马。正午开始，人们早提前等在戏台子前的大树下面，从“我在家务针凿调缮理灶，小康人乐天伦喜上眉梢”到“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蚂蚁爬过松软的晒得滚烫的黄土、爬过被丢掉的矿泉水瓶子，爬上人的手臂，被熟练地不假思索地抖落，依然飞速地、永不停歇地流窜。高大的桑树上有油脂滴落，杏树果子早结完了，旁边的庙里熏着什么香，戏唱到高潮部分，人群安静下来，稀稀碎碎的聊天、笑声，都止住了，情感爆发的部分，有

人叹气，有人擤鼻涕，好像在用自己的神情回馈演员精彩的表演。只有小孩子踩着旱冰鞋，自顾自地跌倒、站起来，再跌倒、再站起来。

菜园子里果蔬飘香，傍晚坐在一位留守老人的庭院，帮忙用井水灌溉，看她在窑洞里和院子里每天做很多事情，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片刻不停。她说，你听见黄瓜、茄子长得很快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了没，是有声音的。低矮的围墙中间，方方正正的花坛中，她养很多花，不在乎花的品种，土墙里野生出来的牵牛花，她也给它们撑起一条结实的麻线，让她们顺腾生长，成活率很高的太阳花，只要掐一支随便种在哪里它们都能迅速蔓延开来，但她也要移植它们在花盆里，精心照料。她还养一只狗和一只不知道哪里流浪来的小猫，她种的圣女果特别好吃。

重复的日子过久了，难免觉得生活平庸，有时候会羡慕热爱生活、热爱世界的人。现在我明白了，她只是不想让自己停下来，她一遍遍擦拭房间的玻璃、地面，只是不想自己的心蒙上灰尘；她照顾植物，是因为必须要让自己看到多一点的色彩。她们一定经历了很多苦思冥想的、漫长的孤独日子，她害怕了。可是她要活下去，于是花苞一天天开了，

小狗摇着尾巴等待吃食，猫咪依偎在她的身旁，她感到了生活给予她的回馈，斗转星移形成习惯、形成性格。那是一个更少选择的年代里，一个女人的自由意志。纪德在《人间食粮》里写：“你永远不会知道，为了对生活产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庆幸的是，不必通过吟诗诵词，她也找到了审美的路径。

四季里，我觉得秋天最长，秋天是刘亮程说的那种“黄沙中的时间、尘土和绿叶中的时间”“一场风完了，所有的事情也就结束了。在新疆的时间里，剩下的事情就是天上落土。新生孩子的睫毛上在落土，刚烤熟散着麦香味的馕上在落土，摆在巴扎上的干果在落土，新娘的爱得来斯嫁妆上在落土，乌市人民广场的纪念碑上在落土，艾提尕尔清真寺上在落土。几千年的土，一时间全落下来。”黄土高原也是这样，秋收之后，村庄变得静默，黄昏漫天漫地铺开。

荆棘丛中的小酸枣摇摇欲坠，半崖上灌木的叶子也红了，随着秋深，天也寒了，天地却越来越暖色系了。

春的到来，再不见扶犁、撒粪、点籽的长长队伍和疲惫凄婉的吆牛声，取而代之的是排列整齐、缓缓向前移动的农耕机，每家每户有更多的时间在自家庭院里种上喜爱的果蔬。山腰上，每个人的臂弯里套着竹篮哼着曲子收获满满地走下来，篮子里飘出苜蓿和槐花的香。无论何时，生命的丰厚来源于辛勤的劳作，现代农业让农民在自己的时区里多了一份不慌不忙，而不变的，是“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的永恒希冀和乡村振兴永远在路上的决心与初衷。

再遇到那位老人，她说，今年种草莓，你们要来尝啊。再过一段时间，又是吹着晚风，听着小戏，闻着熏艾的香，在村庄无涯的时间里，看阡陌桑田富丽变迁的盛夏时光了。

## 清涧写意

◇耿永君

以往去西安路过清涧县城，一晃而过，并未留下多少印象。这次，我有机会在此逗留两日，算是深入了解了一下这座陕北的小城。

清涧，唐代称“宽州”，宋时为“青涧”，明代改为“清涧”。县城东西两面群山巍然，东有东阳山，山下窑洞无数；西有笔架山，山上松柏苍翠，中间一河绕城而过，称秀延河，六七座大桥横跨河上。将榆林通往西安的国道和县城紧紧连在一起。每一座桥栏两旁，装饰着清涧石板画，都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枣都大桥”“沁园春大桥”“天波大桥”……这山、这河、这桥，有诗情，有画意，给清涧增添了许多人文景观。

县城不大，依山而建。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又短又窄，北高南低，呈缓坡趋势。单位、医院、学校、银行、邮局

等分布在街道两侧及背街巷道，各类门市店铺琳琅满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街道两旁门面房台阶上，坐满了逛街累了的老人们，他们悠闲地像坐在自家的硷畔上一样，悠然自得，享受着阳光的温暖。青年男女们则昂首挺胸，步履匆匆，好像整个街道都是他们的。街道干净、庄重，显现着小城的体面。

每一座县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与文化。红色革命与清涧道情应该是其重要的一笔。走进清涧，便走进了历史的长河。这是一片被革命烈士鲜血染红过的土地，也是一方富有传奇色彩的土地。

让我们看看这些史迹吧：1927年清涧起义；1936年红军东征；1947年延清战役……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使老实本分的清涧人懂得一个真理：只有跟着中国共产党，老百姓的日子才有希望。



“风刮树叶沙啦啦，我的哥哥搯钢枪。搯起钢枪多威风呀，骑上马儿要赶路程。上河里浮鹅下河里鸭，哥哥打仗妹在家。你当红军我劳动，革命成功再回家。”这一首清涧人传唱了一代又一代的“信天游”，仍然在黄土高坡上空飘荡。

迎着晨曦，怀着敬畏之心，我登上高高的笔架山。此山灵秀峻峭，纵贯东西，是县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清涧人心中的“英雄山”。山上青松苍郁，翠柏葱茏。山巅矗立着一座人民烈士纪念馆，昭示着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感染着人们的心灵，激发着人们的斗志，成为清涧人文精神的高地。这里有许多仁人志士投身革命的壮举。这就是清涧，

不但诞生了毛泽东的伟大词章《沁园春·雪》，也诞生了中国文坛巨匠路遥。当然还有很多闻名的事迹和人物。清涧道情“王子”白明理就是其中的一位。

白明理是个有故事的人。2006年，清涧县李家塔镇郝家畔村的白明理61岁了，他到榆林市参加陕北民歌选拔赛。没想到，他竟然获得了二等奖。这一回，白明理可是见了大世面，住了大酒店，吃了自助餐，还得到3000元奖金，相当于他大半年的收入。一谈起这件事，他就激动的满眼热泪。他接着去省上参赛，又获得“十大陕北民歌手”的称号。从此，他成了清涧县的“道情王子”，还在央视《越战越勇》、河南卫视《金

## 清涧河

色好声音》等节目中演出。白明理是不幸的，一生理没深山沟，为了生存受尽煎熬，可惜了天生的好嗓子，他的歌只能唱给高山小溪听，唱给花草树木听。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大器晚成，终于走上歌坛。

我曾多次观看清涧人唱道情，我被他们演唱时的倾情投入所感动。让我惊叹的是，向来以粗犷豪迈著称于世的陕北人，感情却如此生动细腻、饱满传神。道情演唱中，既有悲情哀怨的述说，又有与命运抗争的呐喊，还有表达喜庆欢快的旋律和节奏。生命中，几多忧愁与压抑，在道情中化解；几多欢乐与希冀，在道情曲中张扬。我还看到，有的男人一旦温柔了，酣畅而深情地演唱起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能让你感动得泪流满面。

那天晚上，我正在街上散步，一阵丝竹弦乐声传来，只见街头许多人围在

一起听“道情”。我上前一看，咦，正是白明理在演唱。他羊肚子手巾头上戴，对襟白衫，土布鞋，长胡子，一看就是个地道的陕北老农。那样子，七分憨厚，三分木讷，朴实得像一棵老枣树。

伴着丝弦声，白明理唱道：“远照南山一朵云，近照秦川雾沉沉。老君爷留世没留公，富的富来穷的穷……”我驻足观看，白明理的演唱底气足、嗓音亮、感情深，可谓荡气回肠，果然是大家风范。唱完一曲，现场掌声雷动，喝彩声一片。稍停，伴奏又起，他唱起了拿手好曲《掐蒜薹》：“手提上篮篮掐蒜薹，隔墙跳过来小秀才，哥哥你从哪里来？我在南学把书念，看见二妹子好人才，哥哥我看你来……”

一曲优美、舒坦、飘逸的道情，在静静的夜色中回响。这美丽的夜晚，这醉人的歌声，牵动人们无限的遐想……

# 老窑洞

◇刘桂莲



这是继母离世后我第一次回老家，从绥德县城起身，乘坐一辆大巴车颠簸在通往清涧老家的蜿蜒小路上。火辣辣的阳光将回家的路烤得热烘烘的，家乡不再是昔日车过之后一溜黄尘飞扬看不见人影的老路，现在村村通公路，路都硬化了。

心情有点儿激动，我想嫂子一定和往常一样，早就熬好了小米汤站在村口等我，等待我从坡里上来。

还没走进院子就听到熟悉的声音，一扇木门被风轻轻刮开，咯吱咯吱地响。我听到了鸡叫声和猪叫声，还闻到了羊粪的味道和脑畔红豆角结籽的味道。嫂子指了指树上高高的喜鹊窝对我说：“一大早起来就听野雀叫，我就知道你回来。”我和嫂子都开心地笑了。

黄土高原，贫瘠的山梁，粗犷的原

野。清涧盛产石板、红枣和粉条而闻名全国。也是一个冬严寒、夏干旱、少雨又缺水的地方。祖先们手中的那些农具，一辈子也没走出他们的掌心。一生一世的黄土是农人的命根，住了一辈又一辈古老的木门窗土窑洞是庄户人的栖息地。

离家多年，最让我恋恋不舍的就是老家冬暖夏凉的窑洞。

窑洞是点缀在群山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硷畔和窑洞脑畔的前后左右都是成片的树林子，槐树、枣树把窑洞紧紧地包围。邻居们都很和气，把每家间隔开的就是用黄土堆砌起来的一道土墙，土墙上栽着的疙针把每家每户围拢，大院里有几孔甚至一排用麻纸糊着的木门窗格土窑洞，一刮风那些窗纸哗啦啦拍打着窗格。院子里有用老石头围成的猪圈、羊圈、驴圈、鸡窝。面对早已没有棱角的石碾石磨，早已找不

到石匠当初打凿时的痕迹，只能感受到被岁月抚平的光滑。高大笔挺的老槐树和枣树底下拴着的小羊羔和毛驴，还有一群呱呱乱叫的鸡娃就是孩子们的玩伴，只是用两扇羊圈门子做成高高的大门挡住了孩子们的出路。大人们怕娃娃出去闯乱子，将娃娃死死地关在院子里，钻羊圈、猪圈，爬老槐树杈，爬墙掏麻雀成了小孩们的强项，每家的院子自然成了孩子们玩耍的乐园，也是住了一代又一代的温馨家园。

窑洞是用老镢头和铁锨一镢一锨打（挖）出来的，它的性能特点就是冬暖夏凉。现在回来住进窑洞还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住在窑洞完全是一种美好的享受。三伏天无论外面多么烘烤，走进窑洞便会感觉自然凉疙悠悠，凉快的窑洞胜过城里的空调房。冬天坐在暖暖的热炕上，婆姨女子们拉话的，做针线活纳鞋垫的，哪怕外面寒风呼啸飘着雪花，窑洞里依然暖和，家有老人的坐在炕锅圪崂暖乎乎热烫烫。

简单的门窗装饰更加得天独厚，掀开窑洞门窗侧面的小布帘，有个四四方方的通道，那是供猫出入的通道，叫猫道！

木格子门窗上方正中间的吊窗，窑洞修成后，会用几块大石头将窑口接起

叫合龙口，其目的—是好看整齐，其二是石头窑口比土窑口结实得多，窑的框架成型后精巧的木匠们会用他们传统精巧的木工手艺，制作安装木格子门窗，有的是木方格子，有的是各种精致图案，门窗正上方留有一个小木门，这个是用来透气的，比如有时烧火满窑烟熏火燎时，把这个适用又灵活的吊窗用绳子轻轻一拉，烟都会从这里迅速抽走。

门窗上都糊着麻纸，遇上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买新纸糊门窗，然后用清油将门窗纸轻轻一润，在阳光的照耀下，窑洞里亮堂堂的，用陕北话说那就是“明户瓷朗”好光景！

我女儿初次回陕北，看到这个吊窗就爱得要命，手里拉着弹拉绳好奇极了，在陕北人眼里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吊窗，被我女儿赞不绝口，她说：“妈呀，你们居然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我说这是老祖先的智慧！

家乡变了，变得不再缺吃少穿，有的家庭不再用纸糊窗子，换上了明光锃亮的玻璃窗子。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这里的一树一木，一山一崾一沟一渠和那一孔孔坐落在半山腰历经沧桑的窑洞。

# 黄馍馍

◇白东芹

迈进腊月二十三，陕北就开启了过年模式。浓浓的年味，把整个村庄渲染成一幅如诗如画的温馨图。说忙，实际上忙的都是婆姨女子们。忙吃忙穿，忙洗忙涮，全家老老少少都要换新衣服、新鞋子。糊窗子、剪窗花，犄角旮旯都要收拾得干干净净。还有母亲那十八般厨艺齐声上阵，煮、蒸、炖、焖、炸、煎、溜、爆、烤、腌、拌，样样精通。生豆芽、炒瓜子、磨豆腐、做黄酒、炸油糕、炸丸子、做酥鸡、炖羊肉，最费劲的是蒸黄馍馍了。蒸一锅点红点的圆馍，寓意一家人红红火火、团团圆圆、圆圆满满。年味愈演愈烈，犹如庄户人家自酿的高粱酒一样清醇醉人。

黄馍馍是细粮稀缺年代的尤物，谁家没几个胃永远装不满、吃钢化铁的半大小子和姑娘吆。整个冬天，黄馍馍就

成了维系人们味蕾平衡的功臣。

做黄馍馍可不是个简单事，工序少说也有十几道。依稀记得，在晴朗的冬日，母亲拿出放在缸里的糜子，将软硬两种黄米按八比二或者七比三的比例混合用温水泡在一个大瓷缸里。在泡制过程中，要时不时用笊篱翻搅，直到水面颜色深黄近灰色，有些发稠，将缸里的米捞到一个大的筛子上，捞完米，将剩水倒掉，将黄米再次倒进缸里，倒入超出米粒两厘米深的凉水，泡制一个晚上。

次日早上，把米捞在筛子里，沥干水分。黄灿灿的黄米盛满了一大筐箩。父亲挑来井水，帮母亲淘米，再把米泡在老瓷盆里。随后，父亲套好驴拉石碾的装备，把湿漉漉的黄米倒在石碾上，石碾吱悠悠地转。母亲一手扶着碾轱辘，另一只手拿着笤帚扫黄米，脸上沾满风

吹起来的粉状物，碾黄米似乎成为农村一道亮丽的风景。小孩子们会跟在驴屁股后面，趁大人不注意偷偷坐在碾棍上赶驴，用鞭子抽打驴屁股玩耍。须臾，黄米变成白生生的粉状物，母亲开始筛面。

带着潮气的黄米面盛满筐箩，接下来就开始炒黄米面了，此工序是个技术活，炒不好能让黄馍馍口感下降很多。用文火把米面炒成淡淡的焦黄色，等米香味出来就可出锅。米面炒好了，一般已到掌灯时分。开始和炒好的米面了，这可是个费功夫，没有力气想都别想。好大的瓷盆，黄米面占了一大半，把事先准备好的酵子放进去，再一边倒温水一边用手搅拌，直到面和不软不硬为止。然后将瓷盆盖上盖子，放在温度偏高的土炕上捂上被子。此时，母亲还不得消停，得做馍里包的馅。头天晚上泡的豇豆变得像胖娃娃似的，配上上佳的陕北红枣与豆子煮至黏稠一体，如果甜味不浓，还可放点糖精，满屋便飘散着浓浓的香甜的味道。

翌日，鸡叫头遍，父母便起床。父亲找到耐烧的柴火，放在灶膛里，风箱欢快地吹，火苗从灶里喷出来。母亲化碱面，碱不能太重，如果碱味过浓会遮

盖黄米特有的香味，稍微带点酸味才有灵气。放入碱面后还可加入少许面粉，觉得软硬度差不多了，把面拿在手里和团，再用手掌拍成皮儿便可。揉面，包馅，水蒸气充斥满窑洞时，一个圆圆鼓鼓干干净净的黄米馍就可以入锅了。

姐弟几个睡意朦胧地爬出被窝，围坐热炕头享受着母亲为我们准备的舌尖美味，惬意至极。馍熟了，母亲掀开锅盖，掰开黄馍馍，枣馅芬芳甜美，口感松软，惹人垂涎。那一锅黄灿灿的黄馍馍犹如一个个金球在锅里滚动，散发着诱人的光芒，从舌尖到整个口腔，都是对这道美食的欢愉和满足。看着摆在锅台上一片金黄的尤物，我们也顾不得烫，大快朵颐。

母亲将放凉的黄馍馍冻至天然冰箱——寒窑，这时不妨冷吃一个黄馍馍，那种新收的黄米清香沁人心脾，像吃新鲜的水果一样甜甜蜜蜜，加上红枣豇豆馅的搭配，那香香甜甜的美味让人余味无穷，更多是背后的情感。一直到第二年的农历二月二，天气完全暖和了，我们的黄馍馍才吃完。

小小黄馍馍，悠悠思乡情。

## 清涧情怀

◇马 艳

我生活于秦岭巴山怀抱、汉江碧水环绕的美丽汉中已经很多年了，但我是在陕北清涧辛家庵窑洞的土炕上出生的。

当年的清涧生活很清贫，但与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生活在一起，我也过得很快乐。妈妈是位医生，生活在医生家庭最大的缺点是，我比同龄的孩子，生病的时候要多打针，多吃药，好像病也比其他人要多一些。在我的记忆中，有病才可以吃上好东西，比如白米饭、挂面、鸡蛋，但往往这时候胃口又不好，看见美食吃不下去，病好了又悔得肠子发青。平常我们的主食是高粱、小米、玉米面、荞麦、红薯、土豆、黑豆等杂粮，全都是今天生活特别推荐的食物。

我们生活在县城，印象中挨饿受冷的日子倒不很多。这都源于妈妈的功劳，爸爸在县城十几里外的水泥厂工作，平

时不回家，回家也是两手揣兜不干活。我对爸爸从来没有过亲热劲，我很喜欢妈妈、姐姐和哥哥。外婆平常在榆林城住，我也很喜欢外婆，外婆是个小脚老太太，曾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比妈妈有更多的耐心对我们，经常给我们讲故事和说道理，让我们姊妹很佩服她。她也经常为脚痛而犯愁，每次脚痛时都感慨旧时的经历。说到几十年前她的大哥从北平写信告诉太爷爷，不要给妹妹们缠足了，等太爷爷放开她脚的时候，已经迟了。我小姨婆就赶上了这个好消息，外婆特别羡慕同龄中大脚的女人。外婆是位了不起的从旧时代过来的家庭主妇，命运多舛但为子女能坚强地面对，并用小脚走出了一片新天地。算上我，她一生带过自家和别人家的孩子共有 16 位之多。

妈妈工作很忙，经常上夜班，我们姊妹三个，姐姐做饭，我拉风箱，哥哥从小河里挑水。晚上我们一起围着煤油灯，在炕上看书、打牌，有时也捉虱子，不觉得生活苦，还很有乐趣。我家有个收音机，最安逸的时候就是睡觉前全家人躺在炕上听小喇叭，我家也有小人书、乒乓球拍，各式弹弓、滑冰车、动物牌、各类游戏棋子等，比一般的家庭多一些好玩的东西。妈妈很爱整洁就算破旧的柜子或装满储物的纸箱子都要垒得整整齐齐，放在石板上或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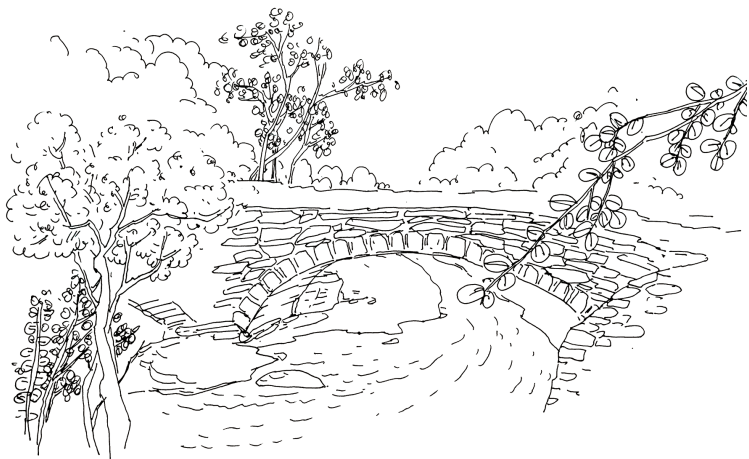
妈妈是位特别注重过节的人，一到过年必须要打扫窑洞，把屋子里的坛坛罐罐、炕席被褥搬出来晾晒晾晒，门窗上贴上了白格生生的窗纸，然后配上红格艳艳的窗花。妈妈会把全家人一年的素肚子换成油水肚，要宰鸡、买肉、买许多猪尾巴、猪蹄子、猪下水、猪头、羊头、羊蹄子、蒸花馍、炸油糕、扎灯笼。妈妈和姐姐一直会忙到年三十夜，才会歇息。

我家窑洞在半坡上，院子里共有三间窑洞，一个磨盘，住了三户人家，妈妈将邻居关系处理得很好。印象最深的是，我家最爱养鸡，每年妈妈都会挑最好的母鸡孵十几只小鸡养大，鸡窝就搭在窑洞门旁。鸡平常会在山坡上到处觅

食，我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喂鸡，“咕咕咕——咕咕咕”地从坡下叫到坡上。所有的鸡都会围绕到我身边，有的会跳起来想在第一时间吃到我手中的苞谷。我可是不能让它们随便吃的，菜叶子还没切好，拌好了才会给它们吃。

窑洞门大都是双扇，妈妈把门链子留得比较长，轻轻一推两扇门中间会有个大缝，钥匙就挂在门背后，我伸手就能够着钥匙开门。我家的炕占去窑洞一多半面积，一入门的左边就是长长的坑，中间是个一米多宽的通道，通向窑洞后面，炕头盘着灶。通道的另一侧是用石板垒的台子，石板上放着洗脸盆，放着纸箱子，箱子里面装有荞麦壳；上面放一个引鸡蛋，也就是示范鸡蛋，母鸡从门缝里挤进去后跳到石板上，再跳到箱子里面下蛋。我家的鸡还是挺聪明的，都知道这是下蛋的地方。需要下蛋的母鸡要排着队进去下蛋，为谁先下蛋也打架，一个下蛋窝里头有时会有两只鸡，并列卧着下蛋，两个纸箱子有时都不够。好在母鸡们会在一天的时间内把下蛋次序协调好，基本没出现到别人家下蛋的情况。

每天傍晚，鸡窝门打开都会迟点，所有鸡都站在鸡窝门口等着进鸡窝睡觉。妈妈抓住一只母鸡在它的屁股里面



一摸，然后就放它进鸡窝了，我问妈妈这是干什么？她说是估摸下明天能收几个蛋。我也学摸鸡屁股，吐口唾沫在指头上，伸进鸡屁股遇到硬的东西，就可以确定这个母鸡明天一定要下蛋，我一共摸了10只母鸡的屁股，有8个是硬的，第二天我果真捡了8个鸡蛋。现在想一下，窑洞这么小，幸好鸡下蛋的时间与我们在家的时间大都是错开的，有时不免母鸡会跳在炕上，但这个我们也不太会介意。我家的母鸡是攀比着下蛋，通常，母鸡在下完蛋后“咯咯——咯，咯咯——咯”的表功声此起彼伏。我经常抱那只最白最乖最爱下蛋的母鸡又亲又摸，特意多给它点吃食，有时我坐在磨盘上吃饭，它又会跳上来，叨我的衣服角，提醒我喂点饭给它。

我们家鸡下了这么多蛋，妈妈也是

很少给我们吃，集上一个蛋卖5分钱，妈妈把鸡蛋卖给医院食堂，我有次到食堂里打饭才听说这事，我就一直纳闷我家鸡蛋罐子咋都装不满呢？我很生气地问妈妈，妈妈摸着我的头说：“鸡蛋换成钱后，可以给你买书和笔，也给你外婆寄点钱。你是个乖娃娃，把鸡喂好，多下蛋，多卖钱。”我高兴地继续承担喂鸡的任务，我也很有“鸡缘”，多年后找的丈夫也是属鸡的。

因父母工作的原因，我离开清涧很多年了，前两年夏天我在子长县出差，请司机绕了70多公里终于又回了趟清涧。一路上我满满的回忆，默默地说清涧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清涧……

车一直开到中医院附近的大桥上，清涧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桥头商店林立，出售清涧大枣的商店一家挨着一家，店

## 清 涧 河

家用久违而亲切的清涧话招呼我，如果她再拉着我的手，我都不知道要买她家多少特产了。清涧人穿着讲究，红光满面，高声而快语，热情地介绍清涧各式特产。我倍感亲切而激动，我兴奋地给同行的人说着记忆里原来的样子，他们冷静地看我，敷衍地看着我的清涧，并计算着时间。

我看到桥下，那条梦里的河依然流淌着，我曾在这洗衣、抬水、洗澡、捉青蛙、滑冰……多少童年时的笑声留在这里，几回回在梦里回清涧，双手捧着小河的水，那么甘甜那么沁人心脾。诗人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的，我对清涧就有永远忘不了的情怀，她在我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同行人对陕北没有任何感情，感觉就是荒凉，而我觉得这正是陕北的特殊魅力之处，哪个孩子会嫌弃自己的妈妈呢？我计划过很多次自驾游回趟清涧，看一下黄河，看一下我从小生活的地方，丈夫总是打破我的计划，再加上没有充裕的时间也

一直未成行。我的心特别地纠结，也没有联系的朋友，但我还是无比留恋清涧。我喜欢那种浑厚的腰鼓声、喜欢陕北话的那种后鼻音、喜欢陕北的枣子、喜欢陕北的小米、喜欢陕北人粗放式的热情、喜欢我家坡下的小河，喜欢在土坡上滑滑梯、喜欢端个大碗蹲在磨盘上吃饭，喜欢脚下一群鸡围绕我的感觉，喜欢太阳快落山时整个县城上空笼罩有袅袅炊烟飘动的烟香味……清涧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一个思想震撼的童年，生活在那么广袤的、宽广的、深厚的黄土坡上多能让人思想成熟，能让翅膀坚硬，能让理想高远。

沿着清清的秀延河往回走，看到清涧的梁峁蜿蜒起伏，沟壑纵横交错，绿油油的枣树成片栽种，充满生机，秋天到来时会有一个丰收的场景，那又会是何等美好和激动人心的时刻？秀延河清清的水奔流不息，那是在为清涧大地唱一首生命之歌，永恒之歌，她是清涧大地上跳动的脉搏。

## 故乡行

◇党虎虎

我掐指算着日子离开喧嚣不止的城市，再次踏上不算很远但渐渐疏离的归途，不犹豫，也不悲伤，更谈不上有多高兴。对我们这些渐行渐远的游子来说，故乡早已是一去不复返的从前，那曾经希望的田野见一次少一面。但在这个风和日丽生机勃勃的多彩五月，我的心情自然还是舒畅的，就像此时的天气和景色一样美好。

天不亮就起床，匆匆背起多天前收拾好的行囊，逃离似的乘车疾驰在陕北高原宽敞亮丽的柏油路上。沿途片片翠绿随同暖阳冉冉升起，五颜六色的鲜花竞相开放，各种鸟儿争相欢叫，绿树成荫的陕北大地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自然享受。

回家的感觉真好！可回家的路总是如此这般的漫长。

心急车快，直至进入蜿蜒盘旋的大

山里才放慢了车速。快快放下车窗，层层叠叠的绿色紧贴着崇山峻岭直逼眼帘。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越来越美！美中不足的是大路成幽径，原来人山人海的土地几乎见不到家乡父老和曾经遍地开花的庄稼，从前鸡鸣狗吠的农家田园杳无踪影，更不要提村前山后的袅袅炊烟和山崩圪梁上嘹亮悠扬的信天游了！

黄土高坡干旱如常。路旁偶现一星星山田，刚刚崭露头角的禾苗就像憔悴的母亲怀里嗷嗷待哺的一个个瘦弱的婴儿，那弱不禁风而又急不可耐的样子着实招人欢喜惹人怜。

驻足一小块田埂上，一群又一群飞鸟在田间此起彼落，有家乡父老讨厌的麻雀和野鸡，有人们比较赏识的布谷鸟、喜鹊和鸽子，当然可爱的小燕子到哪里都受人欢迎。

## 清 涧 河

所有的鸟儿纷纷在灿烂的阳光下嬉戏。叽叽喳喳的它们时而肆无忌惮地穿梭在稀稀疏疏的庄稼地里，时而成群结队飞入茂盛的树林或草丛，就像一个淘气的小顽童肆意闹腾。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可爱的家乡早已成了它们的乐园！

这不是我记忆深处人欢马叫的土地。我的家乡虽然风景没有多么好看，但总是一片繁忙的生产生活景象，没有一寸被荒废的田地。可现在铺天盖地的飞禽走兽看似给寂静的田野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和希望，其实无形中是催促深受其害的留守老人们尽快离开自己恋恋不舍的家。

可喜的是广阔无垠的黄土高原植被明显好转，亘古不变的黄河正在一天天变清，家乡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黄土高坡新增了不少旅游景点：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仿古建筑等层出不穷，数不胜数。相信如此美丽动人的旅途风光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难道这里就是三十多年前贫穷闭塞且荒凉萧条的黄土高坡吗？难道这就是路遥先生所描述的“平凡的世界”吗？难道沧海桑田就是这样的风光吗？

伫立在高高的山巅上眺望远方，青山绿水尽收眼底，犹如一幅美丽动人的

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如若奋斗一生的路遥先生还活着，相信我们的路遥一定也会感慨万千：“曾经苦寒的家乡终于变了模样，何止孤零零的一两朵桃花、杏花！”

遗憾的是从前亲密无间的乡亲们渐行渐远、杳无音讯，人走村空的老家散发出从未有过的疏远的陌生气息。相信终身热爱生活、热爱家乡、热爱劳动人民的路遥先生看到此情此景，也会感到陌生而惊讶：“黄土地，曾经熟稔的家乡啊！怎转眼间就变成了荒无人烟的孤山旷野？”但愿先生所钟爱的陕北民歌不要失去它原初的味道和信天游的风采。

回想往昔的陕北，黄土高坡辛勤耕耘的庄户人家白天忙碌就不用多说，即使夜幕降临也是人头攒动，难得清闲。是啊！那时靠天吃饭的人们虽然依旧传统保守而落后，但是有信天游陪伴的乡亲们活得自然而通透，单纯且善良，尽管我们大家普遍比较贫穷。

时光太过匆匆，静悄悄的日月翻转着无情的年轮，熟悉的脚印连同老家的土路早已消失在漫长的时光隧道里。原来那么清晰的生活脉络，谁知一个恍惚就不见了踪影！

再次回到老家——轻轻推开尘封已久、布满蜘蛛网的老窑门，等不及尘埃

落定就迫不及待地走进窑里。

身心俱疲，却再也找不到落脚之处。貌似原来的家，可哪里还有当初的喜笑颜开？

回顾过往，不是以前的住宿有多好，也不是往日的吃穿用怎样美，而是在那困难的日子里饱含深情厚谊，而是勤劳质朴的家乡父老那种相互信任的自然心境和淡泊心态令人信服。你看那热气腾腾的土炕上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亲人，你看那守望相助的乡亲们，你看那漫山遍野的庄稼地里汗流浹背的受苦人，你看他们从不设防的真诚笑脸：那种朴实无华，那种真心实意，那种自然而然，那种乐观自信……

是的，就是这些看似平常的所谓老百姓，那时却有很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他们可能不懂什么是信仰的力量，但绝对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那时候，陌生人进村不管去谁家，好客的乡亲们纷纷羡慕地注视着，真心盼望远方来客去他们家坐一坐。受苦人热烈欢迎新朋友，所有人都能明显感觉到热情洋溢的风吹遍山川田野，吹拂着平凡的世间。

“来了，赶紧回窑里来！吃饭了吗？快上炕！”

一个个响亮的声音亲切地招呼着远

方来客，一众神采奕奕的脸颊笑开了花。

社会变迁，曾经那么热闹红火的家乡现在却只留下摇摇欲坠的老窑。往事如烟，仿佛随着开放的大门望风而去。可哪一个游子忘得了自己年迈的母亲和往昔热情的土地！

桃花落尽，槐花正盛。微风吹过，香溢四射。一种久违的情怀翻江倒海：山川依旧在，故土在哪端？

世道真的变了：土地回归了大自然，耕牛停止了劳动，平凡的世界不再平凡，唯有别离多！

人常说“人杰地灵”。我以为多么山清水秀的地方，没有人烟也就失去了灵性与活气，无非是一风景点罢了！

多年来，黄土高坡向来是上一道坡下一道梁，以前是，现在还是。但不同之处在于，现如今老家的路越修越宽越美丽，可家乡人却越走越远越生疏！

古人云“树高千尺总有根，水流千里总有源”，但当今的游子们却成了无根之萍，故土成了大家再也回不去的他乡。

路遥啊！有一种眷恋深藏于心底，那是叶对根的感恩；有一种爱永生难忘，那是母亲留守老家的牵挂。

但愿故乡与时俱进！但愿乡亲们被岁月温柔相待！

## 我的老师

◇张 琼

数年以后，我再次走出他的办公室。高原的天空蓝得灼人，粘连的云波微微闪袅，日光融融泄泄，满街晃荡着粼粼光纹。我慢慢走过树荫，走过集市，山谷风的冷刺开始变钝，长出流火的尖芽。想起六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清晨，他用自己的退让阻止了我的歧途。时间的尘粒就在热浪里悉数消散，春风恩惠不尽，仿佛仍在当年。

郝凌云老师曾供职于昆山中学，是我的语文老师。老师身形挺拔，骨相与皮肉相纳得当，有着一张棱角温和的西北面孔，使人联想到率先抵住沙漠的白杨，或者宽厚温润的稻田，北与南原本不兼容，可他既存有北的苦寒，又有南的丰饶，乡土文学中常歌颂的精神富足，苦难里求光的形象。

我曾和老师最骄傲的学生。是他一

手培养出的，一众圃园里长势最旺的小芽。刚上初中，他就挖掘了我的文学天赋，节节作文课我都在台上朗读，作文本的批注经常满满当当，今天说这段真传神，明天说这个词最好，红色的笔迹仿佛在对我微笑。师生的默声对话每翻动一页，就要有一棵清晨的植株欣然展开叶脉结出露水。

老师的语文课讲得极出色。他讲文章常使我想到“解剖一只风筝”，譬如他拎着一只色彩绮丽的风筝进来，先剥开作修饰的风筝布，这块布如何绷好如何采制，再揪其根看看支撑它的骨，如何建立结构如何撑住立意，这只风筝便活脱脱地、明亮地飞起来。往后遇到相似的情形，千百种里总有一只最得当的风筝，飞过时尾稍末须淋浴神经，使人在战栗的同时感到汇通与快慰。

有一年县里举办了汉字听写大赛，他对名额的分配情况毫不知情，我却把自己没能参与的责任归咎于他，故意考了低分。他拿到成绩单后便把我叫去办公室，说：“张琼，你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孩子，没选你去比赛错在老师，老师向你道歉。如果你的天赋因为老师而耽误，那我会永远感到内疚。”

我不知道彼时已出任副校长的郝老师，是如何跨越身份差向一个孩子低头的。我只知道那天我哭了很久，郝老师的师者爱心如白鸽振翅，让我在羽光纷飞里泪流满面。后来他力排众议，把我送进了市里的大舞台，聚光灯打在那一刻，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愚蠢。我想向他道歉，可他根本不需要我的道歉，他只是说，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路还那么长。

两年后，我离开赖以生存的黄土地，进入省城接受教育，在极端的制度与管理下磕得浑身是血，拖着破烂的身躯踉踉跄跄爬行，我似乎能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在腐烂。返校参加模拟考试时，我极其认真地写完考场作文，班主任后来告诉我，卷子都被遮去了名字，可他还是举着那张卷子说，这就是那孩子写的，只

有她能写出这种文章。

毕业座谈会那天，他叫了部分学生出来，在众人的疑惑中，向他们归还了三年前作为惩戒没收的钱。十四五岁的孩子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行为的意义，立德树人的力量却已在无声中振聋发聩，越来越多的人站起来，朝那个渐渐缩小的背影招手大喊：“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时隔六年，我再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我有好多话要讲，却只是默默流泪。

他宽仁地注视着我，注视着我从平静到崩溃：“好孩子，老师知道了，你的成就是老师意料之中的，毕竟你一直这样善良又聪慧。你从来都没有错，什么困难都不能打败你，老师为你感到骄傲。你只管往前走，别回头看。”

回去的路上，看见我在远远招手。他也挂着眼泪，他含着笑指指天空。云层被撕裂成絮沫，日光穿梭林隙，安抚似的细细碎碎的隐落发间。凌云以上是太阳，是太阳撕碎了盘踞的厚霾，不同的时空里的数次力挽狂澜。

亦师亦父，他是我一生的光明所向。

## 生命栖息的村庄

◇邵慧阳

静静地靠在炕头被子垛上，感受着村庄如同一片静柔的海。

院子角落的几畦菜，生长得郁郁葱葱。它们每天都被灌溉，阳光给予它们温暖，孩子们给予它们美好的期盼。

心上终是开垦出了小小田地。多么希望种上庄稼，旁边是一整片的青翠小草，眼下的时节不算太迟吧？可是啊，我抑制不住这内心的涌动，渴望更加激烈的奔流涌窜。生命未曾如此的沉默，沉默中渴求着永恒的悸动！

村庄的夏季来临已经很久，我在温暖的窑洞炕头独坐，预谋着一首让人心动不已的信天游。村庄的天空时而晴朗时而阴霾，庄里人的梦境海水般浮沉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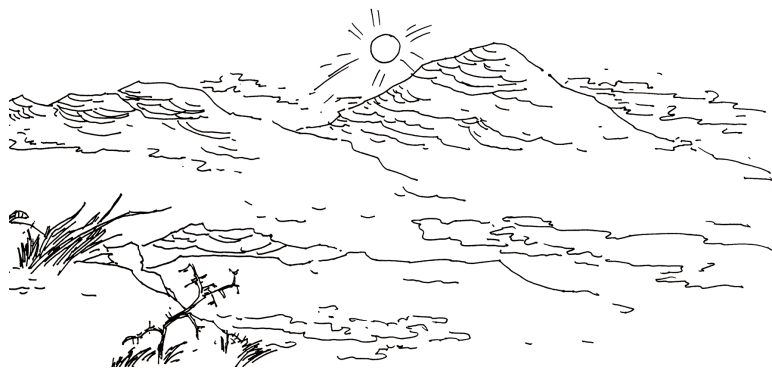
这里是寂静的黄土地，安详生命栖息的村庄。她寂然，如同来自洪荒深处。这黄土地上的村庄，有村畔的小溪汨汨

流淌。

我热爱都市的繁华与包容，她有宽阔的马路街道，高耸入云的华丽大厦，人潮熙攘，每个面孔迎着阳光，直到现在我还在回想——她那迷人夜色灯下的辉煌，不眠的呼啸而过的马达声响。很久以前我像一头莽撞的马驹，蹦跶着跑出很远很远。可不知为什么，我又跑了回来，开始用一支愚顽的墨笔，耕耘一片看似白色的荒凉。这白色里有庄里的枣林小路，还有我看着父亲每天上山，在漫长的坡地上除草，在山里的地头留下赤脚的深印，有时望向云海远处，久久不语，久久凝神。

村庄在暮色里静谧沉睡，庄里人梦中笑着或是哭泣，如同燕子的呢呢喃喃之语。

父亲拨至四点的闹钟唤醒了家人，



鸡未啼叫时就已骚动着醒来，生命的光色在庄里某处耀动，我似邂逅了她的害羞，都不必刻意隐藏。大山环绕排列出沟壑垛崮，天空沉默俯视大地上的一切。我的面前是一碗清冽的白开水——它是村庄的足迹留下的历史，细碎的无名小花般平常无奇，隐约在晨间的水雾里笼罩着，经历无数次的黎明之暗。或明或暗里，我才知晓自己奔涌不息的滚烫的血液，竟是源于这清澈的足迹，无形间

浇灌着院里的几畦菜地。

大山承载着庄里人的所有：亲人，粮食，生与死的庄严。

夏日的凌晨，我看到父亲在黄土地上劳作。太阳在父亲弓起的腰际上缓缓升起。模糊里又一次醒来，皱眉思索着这里每一个黎明的意义，那些透过淡绿色玻璃的阳光跳跃着。

我看见了清晨的太阳，在大山交际的沟谷间冉冉升起……

## 萌动的椿芽

◇杨志艳

小时候，每当我读到“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的诗句时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梅花，竟是树上生长的一种紫里透红的嫩芽，并且在每个“春风吹又生”的日子里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无端畅想：山区无所有，聊赠一枝椿。

“布谷声中雨满犁，催耕不独野人知。”大自然里沉寂的布谷一亮嗓便拉开了春耕的序幕，吹响了播种的号角。为了犒劳勤劳勇敢的农民压抑了一整个冬季的味蕾，椿树赶在谷雨时节就争先恐后地发出崭新柔弱的小芽儿，然后将春天的美味婉约温柔地留转在人类的唇齿舌尖，就连空气中流动的风都嗅到了椿芽的萌动，它跃到大气层的上空，让蓝天白云也纷纷沾上椿的香气。

“菜能芬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每当河水泛着春意叮咚作响时，

我就喜欢问外婆：“布谷怎么还没唱歌呢？”外婆当然知道我的心事，因为布谷一开口椿芽就冒头，这样我就能吃上心心念念的椿芽了。犹记外婆背着我耐心地回答这些幼稚的问题，小小的自己则伏在外婆敦实宽厚的后背，欣然听着她的安抚：“快了！快了……”一转眼的工夫我就睡着了。梦里雨霁，千万棵椿树头顶紫色的“糍粑”，尔后钻出一簇又一簇的小精灵，这些小家伙矜持含蓄地挺着它们的“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陌生而又多彩的世界。

椿芽被人们称之为“树上蔬菜。”一旦高大的椿树上冒出紫色的芽苞时，则宣告着春天已不动声色地来临，那些芽苞迎风生长，尔后散出娇嫩的叶子来，长到一拃长的椿芽最有韵味，紧凑与舒展浑然天成，大多初生的椿芽叶

子嫣红的如同玛瑙，但青芽子也丝毫不逊色，油绿似翡翠，叶片肥美，清香淡雅，羞赧含蓄得像是一位怀春的少女。于是我们于千万椿树中遇见你所遇见的椿芽，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巧赶上了。赶上时节的我和小伙伴们岂能错失上树采椿芽的机会？当即脱掉鞋子，然后朝两个手心吐了一点儿唾沫星子，仿佛是给自己增加无限的爬树勇气。暖阳中，只见我光着脚丫，双手环抱着椿树，不屈不挠地向前爬行着。其关键的动作要领：两腿夹紧树木，手一点儿一点儿地向上攀爬，身子也紧跟着一点一点地向前拱，腿前进时，手要抱紧树木，双手与两腿一紧一弛交替前行，最终到达了离地面最近且向阳的枝丫，我用小手费力地把细枝丫反向搬回来，指尖迅速探到树尖，稍稍再使点儿劲便掰下那肥嘟嘟的椿芽。太高和太细的枝丫是不适合攀爬的，所以小伙伴们向来不敢涉足。经过几个人的合力采摘，新鲜且带着树木清香味儿的椿芽已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作家汪曾祺先生曾在《人间草木》一书中如是描述：嫩香椿头，芽叶未舒，颜色紫赤，嗅之香气扑鼻，入开水稍烫，叶子转为碧绿，捞出，揉以细

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下香油数滴。一箸入口，三春不忘。其实老百姓最常见的吃法即是鸡蛋焜椿芽：但见外婆朝锅里盛了一些水，烧至沸腾，将氤氲了谷雨气息的椿芽焜烫，捞出淋水，椿芽儿立马散发出一股特别浓郁的香味，拧水切碎，然后打几个土鸡蛋于大碗里，用筷子搅匀，我和小伙伴们早已“驾轻就熟”地准备好了葱、姜、蒜等佐料，烧大火至爆锅，放些许油，鸡蛋入锅，然后用锅铲把蛋液慢慢炒成金黄的零碎固态，最后放入切好的椿芽以及食盐、味精、五香粉等调味料。盛盘端上桌，但见盈盈的绿中卧着星星点点的金黄，感觉像是在一个繁荣昌盛的春天里盛出了人间富贵。

椿芽亦是妙不可言的美味佳肴，所以才被人们美其名曰：香椿。外婆曾经说过，新鲜的椿芽含有较低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所以不管是热炒还是凉拌，乃至包馍、包饺子或者煎饼子，只要是掺了香椿，味道则是滑嫩可口、余香绕舌、绵延不绝。过去皇宫贵胄如若要品尝香椿还要士兵快马加鞭，而我们民间百姓食用时却触手可及，如此想来凡夫俗子也有自己庸常的乐趣。如若雨水充沛，香椿生长繁茂，外婆还会把香椿焜水后晒干，待到青黄不接的蔬菜淡

季，把干香椿泡水洗净，让它与大雪寒冬的腊肉炒在一起，浅浅一箸入口，感觉像是手握一盏阿拉丁神灯，擦出了关于春天的童话。

外婆家的椿树见证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那些高大的椿树皮还会成为我们熬制酱豆最重要的佐料，每当外公用弯刀割一块树皮下来，我准会走到跟前凑近去嗅一嗅，感觉树皮也有着类似于椿芽儿的淡淡香气，还混杂着来自密树丛林里的泥土气息。小时候觉得外公是世界上最聪明能干的人，他能把那些小朋友们采不到、够不着的香椿统统手到擒来，但见外公手持一根细长的竹竿，这是他自制的香椿收割器，此物最精巧之处是在竹竿的顶端拴一把小巧的镰刀，然后那锋利无比的刀口对准香椿芽儿的根部，一个漂亮的旋转，手起椿芽落，此工具比人类的手灵巧多了，不一会工夫就采下了一簇又一簇的新芽，我欢快地拾起躺在地上的香椿，直到把小背篓装得严严实实。采椿如同采茶忙，一到春季，庄户人家的男女老少就自发地聚集在那漫山遍野的椿树林里，大伙儿提着篮子，背着背篓，采得乏了，妇女们喜欢背靠着椿树叽叽喳喳地聊天，外公则偏爱抽一袋旱烟，抽完

习惯性地起身嗑了嗑烟袋锅，然后打道回府，等到炊烟缭绕升起，全家人就可以尽情享用大自然赐予的恩惠了。

说来采香椿也是要有经验的，记得以前我对香椿的辨识度不高，有一次还把臭椿树上的芽儿采了回去，外婆二话没说，直接丢弃了。后来跟大人一起采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学会清晰地辨认了，所幸我没有把漆树芽误认成香椿，不然麻烦就大了，对于漆树我可是天生敬畏的，一碰面就绕道跑，如若误摘了漆树的叶芽子，搞不好还会长漆疮，那就更得不偿失了。所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野外采椿芽也是一种本领呢！

如今“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春天已欣然而至，老屋后面椿树上蹿起的芽儿，是否像一枚枚硕大无比的蒲公英，正在株株怒放？那未经修饰的蓬松拱度多像我在绵绵细雨中撑起的小伞。可是在一个又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里我已然长大，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赤脚上树的小丫头了，感觉岁月静好，童年的时光已不知不觉间消散在了岁月的尽头。

举箸夹椿，入口咀嚼，顿时味蕾即刻弥漫着一股独一无二的香味，一如当初的美好。

## 我的道情情愫

◇郝震川

不知在什么年代，更不知是什么人把道情传到我们村。爷爷辈以上闹道情的景况不在我的记忆中，也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传世，我所了解的关于道情这种文化艺术是从父辈开始的。

我的父亲是弹道情三弦的好把式，是村上闹道情的核心人物。从我记事起，大人们白天忙农活，晚上隔三差五地聚集到我们家一盏麻油灯下，有拉的，有弹的，有唱的，非常热闹。特别是冬闲时，大家更是不分白昼地排练。大年一过的正月初，他们在打谷场上用四根柳木椽，三块破席子，搭成一个简陋的“舞台”，就开始唱“大戏”了。

在当时，就觉得大人们在自己脸上画上各种颜色，又说又唱，还有几个丝弦手拉四胡，弹三弦。全村男女老少和自己的小伙伴们都汇集到场上，我们一

边看大人们唱道情，一边追打嬉闹，非常高兴。

道情班子里的演员都是本村村民，分别有贺锡忠、贺锡功、贺锡贵、贺锡林、贺启贵、贺学良、郝向东、郝向宽等。丝弦手郝启玉、贺高合等。外村的道情把式、著名道情艺人强不屈也时而来帮台演出。

演出的剧目有《十万金》《牡丹亭》《家庭图》《相命》等。

让我最忘不掉的是《李翠莲大上吊》这场戏。他们有很多表现手段：把烧酒倒在盆子里，放在台口用火点燃，映出的蓝光照得舞台阴森森的，李翠莲上吊时，鞭炮齐鸣。据说，这是迷信的说法，为了防止把“真鬼”引来。

烧酒火映出的蓝光，画面上有吊死鬼、地方鬼、群鬼齐围。李翠莲吊在台

中央，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鞭炮声背后的传说，让人毛骨悚然。有时吓得台下的小孩子们嚎啕大哭。

这样的演出，年年如此。一直到60年代后期，这些被定为“封、资、修”的剧情才被禁演。

有一句名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蓬生麻中，不扶也直。这样的环境，耳濡目染。让我在幼年就爱上道情，而且最喜爱的是丝弦手。

我的爷爷看透了我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搞来四胡杆和四胡筒，杆上没有轴，筒上没有皮，也没有弓子。我一看和人家拉的四胡不一样就不高兴。爷爷说：“虽然短几样东西，咱们慢慢配。你先想法逮一只大老鼠。”

让我一个孩子逮大老鼠谈何容易，无奈，我找来小伙伴们一起商议。大家七嘴八舌也没想出个办法。

第二天，大伙边玩边继续吵。说来也巧，正在吵得起劲儿时，一只大花猫从仓窑里叼着一个大老鼠蹿了出来。大家一起围追，“虎口夺食”成功了。我将战利品交给爷爷，他拿剪刀小心翼翼将皮剥下，然后将老鼠皮趁湿绷在琴筒上，用细麻绳缠紧，又用木钉钉住。然后放到高处晾晒。接着，爷爷又给我找了一根长疙针条，让我去拔马尾毛，教

给我具体方法。

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一匹青背白蹄马，性情温顺。我绕到马后面用疙针条将马尾毛拧住用力一拽，糟了！拽得很少。等我二次上手时，它好像知道了我的行为，当我绕到它后面时，它猛一调头，两目怒视着我。我胆怯了，这样对峙下去恐怕要吃亏。于是，我就此收场。

过了些日子，邻居家的客人拉一匹马拴在打谷场上。机会难得，这次爷爷给我教了新招。我拿了一个玉米棒走到马前给它喂上。趁它吃得正香时，我溜到后面，用同样的办法，成功了，这次搞到不少。

材料备全了，爷爷开始制作胡琴了。我在一旁等着看。见他用一根竹片将马尾毛绷成弓子，又用蚕丝线搓成两条弦拴在琴上。这把“胡琴”就制作成了。虽然拉起来声音小，只比蚊子叫声能稍大点儿，可我也总算是有把胡琴了。

爷爷先拉了一会儿，他拉得似曲非曲、似调非调。然后交给我，并且嘱咐说：“要好好练，这可难哩，这等于跟木头拉话哩。”从此，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就坐在硷畔上拉胡琴……

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是什么曲也拉不成。我开始对这东西淡化起来。倒是我父亲每天晚上用三弦弹道情让我看

得很入神，于是我又对这玩意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但因父亲对我们一贯态度严厉，让人望而生畏，我是不敢动他那“宝贝”的。

在这时期，又是我的爷爷看开了我的心思，他把三弦从墙上取下来让我弹。有爷爷壮胆，我不怕了。打那起，我晚上看父亲弹，白天自己模仿着练习。没多久便能弹成道情曲调了。有一天，我正弹得起劲，父亲回来了，撞了个正着。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不但没生气，反而还笑了笑。从此，我再没有顾虑，开始放开手脚练习了。那年冬天，我便进入村里组织的道情活动中。也从那时起，我父亲也再没有弹过三弦。好像是有人接班了，他也放手了。

这就是我在音乐上接受的初级教育，爷爷和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一生漫长的音乐之路从这里开始。走至今

天，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我才理解了先辈们这种自称“闹红火”的形式。

在清涧东区还流传一种“插梆子”，更是闹得升级。是舞者双手各执一根尺把多长的木棒作道具，几十人同时闹腾。手中梆子打得震天之响。他们要通过这样的“闹”和“打”，来宣泄生活带给他们内心的苦闷，来驱逐霉气、邪气，而使来年大吉大利。

这一切都是艺术的先驱，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也是我的道情情愫，有一位文化学者曾这样说：在陕北随便抓一把都是文化。让我们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里的一句话来结束：“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

栏目责编 袁亚飞

## 榆林，开门！

◇贺永军

榆林，两千年前在上郡  
与你约定一句暗语  
两千年后  
我再来寻找你  
今天，我却成了一朵不会说话的云彩  
在天空一次又一次徘徊  
无法说出那句暗语  
榆林，开门  
曾有一只蝴蝶  
飞过夕阳里榆溪河畔  
寻遍那个葵花盛开的村寨  
曾有一匹白马  
在静谧的月光下  
从梦境中的红石峡走来  
曾有一片黄叶  
飘在北风里的镇北台  
问讯天空飞过的雁阵  
曾有一片雪花

飘在南门口的木栏上  
从含笑闪过的回眸里思猜  
曾有一个身影  
在钟楼巷孤单等待  
祈望你怀抱一本诗集悄然而至  
曾有一首歌谣  
从幽静的麻黄梁传来  
秋风吹拂的田野旷远无边  
榆林，开门  
对你两千年的思恋，却无法言语  
我就在天空做一朵云彩  
把自己幻化成许许多多模样来寻你  
榆林，两千年后我再来寻你  
当我说出那句暗语  
打开时光之门  
蓦然看到你  
就是在夫子庙街头

## 呼唤春天（外三首）

◇杨 岸

如果可以  
在还原这个春天的时候  
再还原一次  
去年的那场及时雨

在一样的场景里  
我还是不是那个  
在雨中，来等你的人

桃花，是下定决心的  
执意要说出久违的愿望  
接下来  
便是一树一树的桃花  
在相互攀比

我，只能在你陶醉的时候  
轻轻地呼唤着你  
你的名字

### 一场雨对自己加以问候

打开雨伞  
这个空间刚好容纳我  
雨，没有怨言  
开始对我表示出亲近

从天空到大地  
为的是换一种活法  
深入民间，是在  
疏通五谷的胫脉

对于自己  
在土地最敏感的地方  
调换温度  
并加以问候……

## 对接

听到一朵雪花的倾诉  
已是初春的一个早晨了  
为此，我认真地与雪  
与这个早晨对接  
好比为果树的嫁接、施肥  
好比在自家的院子里  
把阳光和种子  
小心翼翼地搬来沃土呵护  
心想，做完这些事  
我就有资格亲近  
春天了

## 还给石头

与石头的一次相许

我并没有想过  
自己还要有一次  
头破血流的过程  
说服自己  
也说服石头

我们经遇过的石头  
从不会砸自己的脚  
以不同的方式  
在教我们做人做事

即使在一场大雪中  
深埋的，也会感动  
留在悬崖峭壁的  
我们只能收回仰望的目光  
加以锻打  
还给石头

## 感 觉（外二首）

◇肖 峰

这尘世上的钟，都在觉醒  
所有的肉身，拥抱着一颗心  
追逐时间的目光，四处游移  
灵魂像风一样，紧跟着步伐

山河无恙，心在不停地跳动  
情感微妙，手在不停地挥动  
自觉自省，前方没有导师  
静心禅悟，方可如释重负

渴望听见自己的心跳  
渴望看到事物的美好  
一切将从头开始  
感觉一江春水正在涨潮

### 生 机

一块黑色的石头

蕴涵着春的信息  
大山的经脉在复苏  
沉睡的动植物开始舒展

正午的阳光  
清亮如水  
气温在回升  
大山显现着活力

从冬天走过来的春天  
气定神闲  
大河里的水  
追赶着浪花

我抱着一块石头  
像拥抱一个春天  
满目的喜悦  
溢于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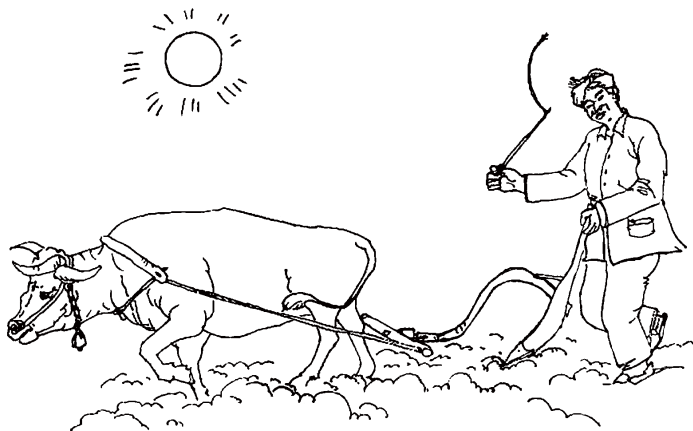
# 清 涧 河

## 渴 望

渴望一夜醒来，天气晴朗  
光的折射，可温暖人心  
渴望每日喝的水，看不见杂质  
快乐的笑语，不是伪装  
  
渴望阴霾散去，人心敞亮  
可怕的毒株，被人毁灭  
世界不发生战争  
人类衣食无忧

一个人的担忧，并不可怕  
一个民族的担忧，危急心头  
看天下，长风怒号  
望环球，云海动荡

渴望是一种美好的境界  
渴望是岁月燃起的火光  
面向未来，谁持彩练  
舞动的身姿，精彩夺目



## 年醉陕北（外一首）

◇林 荫

腊月的炊烟飘着淡淡的年味  
醉了乡村醉了乡情  
醉了乡路的弯弯曲曲  
还有村口盼着父母归来的乡童  
硷畔上眺望子孙回家的老人  
和那被山风飘动的白发银须

除夕的年夜饭腾起暖暖的亲情  
醉了思念醉了离别  
醉了一年的苦苦甜甜  
还有异乡漂泊经历的苦累酸楚

月夜里思念亲人的不尽乡愁  
和那被星空唤醒的遥远初恋

正月的唢呐吹疯火火的秧歌  
醉了后生醉了村姑  
醉了全庄的老老少少  
还有周身涌动的滚滚热血激情  
满腹的乐观豪放一脑的痴想  
和被那乡村振兴事业激荡着的

激荡着的心花怒放云飞扬

### 乡 愁

乡愁不是愁  
是一辈子写不尽意的那封家书  
时时萦绕在心头

乡愁不是愁  
是肺腑深处那丝无处邮寄的温柔  
夜夜在梦里信天游

乡愁不是愁  
是长在骨子里的遥遥常翘首  
拽着灵魂听风追月望北斗

乡愁不是愁  
是流淌在血液里的童梦和追求  
牵着心系着情  
如风如云与你的生命长相守  
飘飘荡荡悠悠  
陪伴你赶路走西口  
.....

## 习以为常的生活（外一首）

◇陈啊妮

坐在窗前

一天中有两次阳光

会在玻璃杯中逗留

有着茶的清香和一个优美的漩涡

一只懒散的猫从书本踩过

就拥有了人的思想 厨房清脆的水滴声

在它好动的时间里滚动

它的主人沉溺在她的世界里

浇花除草给一盆冬青塑形

有一枚青果被橘子树孕育着

它的主人已经按捺不住要赞美它

对于一个生命的赞美

要从怀胎十月算起

以及小小的锦绣在身边

慢慢长大

### 黄 昏

不知何时喜欢上这黄昏

喜欢坐在河岸的长椅上冥想

或者以灞河水流动的方式

去证明一颗心的恒久

远处一只水禽停在水面之上

与我出神地对视

水的晃动像生活带给我的责难

并没能改变什么？——在它们从水面一

跃而起的时候

又显现出我们的不同

它用叫声在空中呼喊

——委婉而机敏现在我要模仿它

抑或一只归巢水禽的羽翼

有一道闪电般的问候和一双红手套

## 又一个春天

◇惠三小



又一个春天到了  
父亲躺在温柔的月光下  
听种子竞赛似的  
在土地的深处  
各自努力生长

父亲白天累了个够呛  
汗珠淌没淌成河他没注意  
反正额头上的那片土地  
被冲刷得沟沟壑壑

父亲在太阳的注视下

犁过一道又一道山梁  
赤脚踏出的每一个脚窝  
都盛满冬天孕育的希望

在白天父亲没有时间  
体味播种的欢乐  
只有在这掩盖了疲劳的夜晚  
父亲才能躺在季节的怀抱  
像品咂新炒的烟叶一样  
仔仔细细地品咂  
这一个春天  
和以往的春天有什么两样

## 印象陕北（外一首）

◇李小军

残阳如血  
黄土高原是一幅古画  
奔腾的黄河  
穿越岁月的屏障  
流淌在青春的胸膛

年迈的父亲  
以虔诚的姿势  
捧一只老碗  
依靠世代生息的窑洞  
品咂生活的滋味  
古铜色的脸上  
刻满迷茫与沧桑

高亢的信天游  
古道热肠  
裹着悠扬的爱情  
和美好的向往

九曲十八弯  
追随坚强勇敢的脚步  
奔向梦想的曙光

当震天的锣鼓  
响彻云际  
古老的黄河岸边  
崛起一片绿洲  
日子像秧歌一样  
热闹而红火

###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我用我的血液滋养着森林  
庄稼，果实，蚂蚁  
滋养着祖祖辈辈的父老乡亲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我爱勤劳、勇敢、善良的人们  
爱麦浪滚滚，蒹葭苍苍  
爱大自然四季变换的风景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我生长鲜花，也生长毒草

在正与邪的不断抗衡中  
演绎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历史

有人说我有父亲的敦厚  
有人说我有母亲的胸襟  
我是一块诚实的土地  
承担与包容是最美的品德



# 永远的路遥

——纪念路遥逝世 30 周年

◇马晓莉

你从黄土高原走来  
黄土地是你情怀  
岁月艰辛热血依在  
人生漫漫诉说恋爱  
平凡世界激情澎湃  
改革先锋挥豪迈

你在黄土地里埋  
黄土地是你热爱  
牛一样劳动是你胸怀

土地一样奉献是你风采  
风雪蜡梅独自开  
最美奋斗领航新时代

路遥啊路遥  
黄土地生来黄土地埋  
多少人疼你念你把你爱  
多少人追随你大路上来  
黄土地上一座丰碑写未来



## 童年的花果山

◇李娜

遥远的山村  
隐约地传来  
殷切的唤儿声  
粗糙皴裂的大手  
拍去身上黄土  
擦掉小脸的鼻泪  
温存在记忆的深处

三孔窑洞和硷畔  
院落的老枣树上  
萦绕着童谣余韵  
绕山而栽杏桃梨果枣  
装扮着山岭的四季  
小手们提着柳筐竹篮  
撒欢疯跑在黄土山岭  
在童年的乐园里  
度过难忘的寒暑假  
延续到别离的远方

山村的花果山  
撒种了一地玩耍身影  
在睡梦里长成了  
抹不去的小树林  
把无忧的童年  
编成花环  
在鸟鸣鸡叫中  
如烟的花果山  
守望孤单

故土故居  
荒芜落寞  
似乎还在路口张望  
旧门故窗  
杂草尘土  
依然期待亲人归来  
半个窗花  
在风里私语

## 在清涧，人心泼画，入梦蕴情

◇李玉洋

清涧清澈，黄河浪花被时光一粒一粒串起  
烘干成一行行优美动情的诗句  
像星光闪烁在一代又一代记忆里  
丰满了浩瀚的史卷  
让每个人都读出，各自的意境  
读出清涧黄河两岸千百田园或城邑之秀  
读出浓郁风俗民情之美  
黄河浪花的舞蹈，一页页诗的花束  
像阳光春风，总能  
入心泼画，入梦蕴情  
在清涧，你不用吟咏，诗句就会随眸子  
扎根发芽  
随脉跳开花摇曳，芳香四溢  
一部线装的历史熏蒸出  
沃土与血脉，然后同端端正正的方块字  
合并成铿锵的精魄

在清涧，顺着田园五谷的装订线  
不用怀疑，我们可以直达泥土深处  
同样，沿着任意一行诗句  
我们也能进入清涧广袤的内核  
黄河两岸，那么多的美好事物与情节  
总隐藏在清波里，蛰伏在  
清涧春风秋月的韵律里，一不小心  
触动绿叶般厚俗，漫过时光的藩篱  
在心底轻抚一袭花开蝶舞画面  
清涧襟怀广阔，从不拒绝古代或今天任  
何一个画面  
采桑的女子，拿手机的少年  
都在清涧慈爱里，以光芒的形式彳亍而行  
以乡愁的凝力  
砥砺岁月的风风雨雨，酝酿出一折  
农牧渔茁壮的新农村绮梦

## 歌颂您，伟大的母亲

◇马玲玲

您，一位平凡的母亲，  
却孕育了一群不平凡的儿女！

1998年，当洪水肆虐中国的时候，  
是您的儿女——解放军战士，  
站在决堤的江河中，  
用他们顽强的身体筑成堤坝，保卫家园。

2003年，当无情的病毒肆意蔓延，  
挑战人民生命安全的危急时刻，  
是您的儿女——白衣天使，  
用牺牲的勇气，  
把自己的安危舍弃，  
抵抗病毒，挽救患者。

2008年，当地震到来的时候，  
是您的儿女，  
跨着巨人的脚步，  
奔向被掩埋的人们，  
卧在倒塌的废墟下，  
伸出双手拯救生命，

撑起一片安全的天。

2020年，当新冠病毒席卷全球的时候，  
是您一声令下，  
您的儿女毅然踏着坚定的步伐，  
逆流而上，同心协力，奋战疫情！

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没有见证您的诞生，  
没有经历您的苦难，  
却沐浴着您洒下的光芒，  
享受着您带来的甘甜！

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也没有令人羡慕的成就，  
可我在您的带领下，  
怀揣着对教育，对孩子的那份爱，  
在这条“行知”的道路上，  
默默驻守着，耕耘着，奉献着……  
期盼有朝一日，我也能做您骄傲的女儿！

# 火车记

◇杨剑文

## 1

划开黑暗，露出灯的石榴籽  
移动的铁熟练地诉说  
夜寂静的鼾声。穿过隧道  
车厢里，有人打着电话  
朋友、亲人、或者曾经的爱人  
抵达陌生的中转站

## 2

梦境悬浮。星辰压低车厢做的秤杆  
一桶方便面  
称出饥饿奔袭的路途  
右手边的河流，朗诵春风的节拍  
寒与冷的黑衣刺客在过道穿行  
叩问一遍骨节中藏起的年份坚冰  
眼角流泻倒春寒里的一片白  
冷色系的白，有欲言又止的空

## 3

灯光上凝结着羊脂的白腻  
漏水的水龙头，复制  
复制一条小溪的唠叨与幽怨  
小桌上充电的手机，藏起黑屏的秘语  
在诗句或谎言的修辞手法里  
它是被生活压扁的一粒芝麻  
或砸烂的一颗西瓜，含紧火药的烈性  
一路的废话，构建起旅途的剧本  
谁可以本色出演？嘈杂、混乱、交织  
无法续拍的电影，线索如麻

## 4

钻出棉袜的脚趾  
成为暴露在雪地里的踪迹  
目光与怨言瞄准，等待  
等待扣动讨伐的扳机  
谁在随身携带的纸巾上写下  
列车是刚刚发射完子弹的枪膛

然后，用大号的中性笔  
涂掉。一团黑  
刚刚裁剪下来的一块夜色，镶着雪的白边

5

如若铁轨是大地写出的诗行  
那么每一次的停靠、启动，进站、出站  
上车、下车，就是一个段落或一个篇章  
就是一粒文字或一枚标点  
或逗号，或句号，或无尽的张望中的问号  
或久久等待中的省略号  
或叹息里加重分量的感叹号，一切都在  
用絮叨与嘈杂编写着天书的章节

站麻的双腿，像是两根未削尖的铅笔  
贯穿夜色的黑为纤细的笔芯

6

穿过夜色。火车含住一枚太阳  
绿色的长蛇，修炼  
修炼出成精的红顶王冠  
吞服腹中的人群，自带解药的气息  
与火车并行的雁阵，吐出描写远方的诗句  
山谷中晚开的桃花  
或草滩上吃草的牛羊  
都有误点进站的命运



## 小城故事（外一首）

◇贺靖媛

豆干煎饼塞满嘴巴  
枣都声名响彻天下  
幼时的我们，听着红色童话

南坪夜市闲话  
北街嬉闹玩耍  
年少的我们，从来意气风发

今天满世界瞎溜达  
明天追着梦去天涯  
后来的我们，偶尔谈起老家

钟醒楼还记得故事里的他她  
笔架山见证了从落后到繁华

不知不觉  
小城的早市不再脏乱差  
小城的夜色早已美如画

不知不觉  
小城老街少了一些尘沙  
小城故人多了几分豁达

西城区有了旋转木马  
影视城随处网红打卡

我们说着不想回家  
回家的列车却做了最好的回答  
我们说着难以自洽  
小城的故事让他乡再没了牵挂

### 折镇风采

你见过什么样的折镇  
是火车站的匆忙  
还是小城镇的日常  
是清涧道情最后的倔强

还是滨河公园的慢时光

红梅杏的果香静静流淌

酸枣厂的机械隆隆作响

北国枣业的产品销往远方

五彩折镇的名片耳熟能详

这里是石板和粉条的故乡

这里有啤酒节和喷泉广场

农业和工业在这里百花齐放

城市和乡村在这里产生思想碰撞

这里是折家坪

我在这里工作也在这里成长

此心安处是吾乡

我爱这里的每一个日出和夕阳



## 波浪谷（外二首）

◇空也静

时光走过的脚印  
一笔一笔都刻在脸上  
或深或浅的皱纹里  
藏起千年风雨  
仿佛一锅刚出笼的花卷  
被阳光一口一口  
啃着  
黄昏端出一潭死水  
比天空更蓝

### 红碱淖

风扯开嗓子  
哭了一年又一年  
一滴泪  
含在毛乌素沙漠的眼里  
仿佛一粒珍珠  
被黄土高原紧捏着

口干舌燥的日子  
咬紧牙关  
一刀一刀砍下柳树的脑袋  
也舍不得掏出  
这攒了百年的积蓄

### 陕北说书

三弦梆子耍板小锣麻喳喳  
就是全部家当  
几条板凳搭起一个舞台  
白羊肚手巾、羊皮袄  
裹紧人生冷暖  
一群男男女女扎成一堆  
一摞书操着乡音  
从古说今

栏目责编 贺增文

## 长城带上的商周古城址：鬼方都城

◇袁亚飞

黄河与无定河的交汇处是清涧县曲流群地质公园，园内有座古城遗址。这是首座在北方长城带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古城遗址，是商周时期盘踞在陕北、晋西北以及内蒙古河套南缘地区的劲族——鬼方先民的文化遗存。

古城遗址地处清涧县高杰村镇李家崖村。在无定河右岸切绕的高台上，过细腰关朝东爬升一里，古墙横亘南北，回首西望古城，遗址尽收眼底，枣林绿波西流，其间房舍俨然，南北傍崖环水，近细腰关处，西、北墙成丁形，现空留乱石，破云穿空。2006年，国务院核定李家崖城址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1年到199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进行了考古勘探和田野发掘，发现了9座房子、60多座古墓葬、

2万余片陶器残片、10件铜器、57件石器、100件骨器。考古队将重要的文物带回了省城保管，当时无法保护遗址，考古队将其用黄土重新填埋，恢复了耕种。然而，填埋的仅是古城遗址，古城关于鬼方的发现却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考古界和历史界争论不休的鬼方部落，一直仅凭书籍记载而论战，难道在此发现的真是鬼方吗？

1980年，编剧张映文同摄制组来到陕北高原，准备拍摄一部名为《扶我上战马的人》的电影。他们沿着清涧县境内的无定河岸选景。梁峁上那堵横亘南北、用石碴和泥土垒砌的长墙引起了张映文的注意，特别是乱石堆里随意散落的陶片，在夕阳中反射出深远的光芒。村里人说，那时候这一带盗墓者猖獗。他们带走了完整的陶器，将破碎的陶片

就地丢弃。

张映文徘徊在堞崩久久不愿离去。

这儿曾经很有可能是一座古城！

电影拍摄结束后的第二年，张映文又回来了。这次同他一起来的不是摄制组，而是让古城重见天日的考古队。经初步勘探，他们的发现引起了陕西考古研究所的高度重视，设立了课题，以清涧商周青铜器为重点，进行考古调查发掘。李家崖古城址文化遗存被考古界命名为李家崖文化。古城遗址成为首次在晋陕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1983年，经初步认定：该遗址上限相当于殷墟商文化分期第二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古城为商代鬼方都城遗址。

鬼方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一个强悍的部落方国。然而鬼方具体在哪儿，学界说法不一。

王国维认为在西北以迄北方广大领域，郭沫若认为在陕北、内蒙古及更北的地区，陈梦家说在晋南，还有人说的在贵州，此说法已被否定。可以肯定的是鬼方就在北方。而这诸多专家学者的说法，大多是以文献资料为依据。

《诗经》记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内爨于中国，覃及鬼方。《易经》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山海经》

记载：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而蛇身。《汲冢周书》《古本竹书纪年》《小孟鼎》及商周甲骨卜辞中，对鬼方的记载稍微详细一些。

关于鬼方在哪儿，仅凭这些书籍中的草蛇灰线，一直难下定论。陕西考古队在清涧发现了鬼方都城，这怎能不引起热议呢？北大教授唐晓峰认为，“鬼方”的整体范围究竟有多大，不易确定，因为商人的“方”本来就不是一个表述确切的地域概念。但鬼方的一部或一支生活于晋陕北部地区是没有问题的。

确定了朝代，锁定了方位。那么古城遗址中究竟发现了些什么，可以证明这就是鬼方遗址，而且是鬼方都城呢？

### 鬼方都城

古城约七万平方米，利用三面环水，南北数十丈悬崖为屏障，东西城墙因地势而建。考古学家分析，这曾是一个雄伟壮观、壁垒森严的古城。

西城墙下探方出土了一个三足瓮，瓮口沿上刻着极像甲骨文中的“鬼”字。唐晓峰认为，三足瓮刻字是否定论为“鬼”，但其可能性是很大的。此三足瓮刻字的发现，为确定古城址的族属，

提供了积极线索。鬼方对商人来说是借一族之名泛指一方，而古城的主人自称“鬼”，说明他们正是鬼方的主体。

东城墙下发现了最大的一处院落，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呈长方形。院内有三座房子，呈“品”字形排列，庭院后面有一座单间房子，大门内的左右两侧各并列有一组房子，院落中部为宽阔平坦的空地，整体建筑中轴对称。在这座大房子中，出土了一块石雕骷髅人像。这是先民在庙中祭祀“人神”时供奉用的、象征灵魂所在的载体——灵牌。

王克林先生认为，正是鬼方把这种骷髅作为崇拜对象，其面目狰狞、形象凶恶、无疑给崇拜者在精神上产生压抑和崇敬的心理。在中原华夏民族看来，可令人生畏，故恶意丑化曰之为鬼，古代训鬼为畏，而畏者威也，使人畏惧也。在如此大的房子里供奉着这么一尊骷髅像，这极有可能是一座“宗庙”性质的建筑。而宗庙是国家部落举行重要政治活动的地方。

在这座院落的后围墙的墙基下和后部大室外侧右后角下，发现了奠基仪式的瓮棺藏，这也是国家建城的一种象征。古城中发现了60多座墓葬。有的墓有一具薄棺，有的墓则没有。墓中陪葬品有的发现了铜器，有的是陶器，而有的

则什么都没有。考古队认为应该属于所谓的“邦墓地”。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古城时期已进入青铜时代，已经开始了精神文化的占卜、祭祀，并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古城社会贫富分化明显。统治与被统治阶级对立形成，统治中心建立，军队相当强势。考古学家认为，那时期的古城已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了国家。

## 古城故事

在李家崖村，关于古城，民间有这样一传说。

商周时期，在细腰关下的黄龙岛上住着一位黄龙仙翁。鬼方都城的百姓经常上岛听仙翁讲经。百姓一日不吃饭行，不听仙翁的经可就不行。百姓受仙翁教化，安分守己，勤劳致富，整个都城一片祥和。消息传入国王耳中，他令使者请仙翁到宫里讲经。国王听了仙翁讲经，亦如沐春风品甘露，每遇月圆之夜，都会请仙翁进宫讲经。国王受仙翁点化，亲民爱民、以德治国，使得民与民相亲相爱不相斗。

仙翁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这一日，他讲完经告诉国王，自己本是东海龙王，无定河以东的黄河，那是他的小东海，

他晚上住在那里，白天回到黄龙岛。他是受太上老君的旨意，来此地对鬼方国实施教化，现在国泰民安，兵强马壮，外敌不敢轻易来犯，他也该回去了。国王和大臣忙下跪叩拜仙翁，再抬头仙翁已腾云驾雾远去了。

仙翁走后，鬼方国依然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水草丰茂，庄稼年年丰收。古城中的人都很富有，储藏了很多珍宝。南蛮闻讯后，带领人马对城墙屡次攻击，都不能攻下城。这得益于古城三面环水，两侧是悬崖，西城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细腰关。只有攻击东城墙才有希望，但城内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护城，蛮军屡攻屡败。

在一个深夜，一小股蛮军摸到了河西岸，架桥通过无定河，偷偷地钻进了古城。城内人发现敌情时，蛮军大部队已攻入古城，烧杀抢掠为所欲为，熊熊烈火中厮杀声和惨叫声持续到天明。

屠杀的恐惧让人再也不愿涉足古城。古城就这样荒废了。这种恐惧竟然遗传了三千多年，直到解放前，古城还是一片草木丛生，狐兔出没的荒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人口剧增，饥荒频发，国家提倡兴修梯田，全力开荒。当然，这时候的恐惧早变成了一种神秘。为了生计，人们丢弃了这种神秘，

将老镢头挥向了古城内的荒草地，后来慢慢地也有人在那里打窑安家，古城又恢复了生气。

### 古城生活

登临东城墙，不远处的院落里，有位老婆婆在室外灶前刚点燃柴草填入火口，窑畔的烟囱里顿时青烟袅袅，随后升入了无定河上空的游云之中。

考古队在古城外的窑洞里也发现了室外灶。一般的炉灶建在窑内，做饭又取暖。夏天窑洞里做饭太热，就在窑外靠窗户处，再建一个灶，火道通着窑内的火膛，与窑内的灶火使用同一个烟囱，这就是室外灶。

原来古城人的生活方式，几千年后依然影响着我们。考古专家通过对人骨的分析，古城人为东亚蒙古人种，男子平均身高一米六七，属于中等身材。他们住在平地筑起的房子或半地穴式房子中，睡在或长方形的，或圆形袋状的或葫芦状的土炕上。他们自己铸造铜锥、铜斧、铜铤等铜器，铜器融合了商文化因素和本民族特色。他们将动物骨骼砸成片，磨成骨匕、骨锥、骨针等骨器。他们的陶器以陶鬲、陶盆、陶罐、三足瓮为主。他们广种谷子，家里养着黄牛、

猪、狗、山羊、绵羊、鸡、猪。他们还狩猎，古城周围常能见到野猪、野狗、豹子、兔子、梅花鹿和山鸡出没。

古城人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用骨针缝衣，石斧砍柴，陶鬲煮饭，木弓狩猎。站在古城的东墙上，眼前常浮现着这样一幕。

在无定河畔，一位男子拉着老黄牛走在细软的河滩上，心爱的女子正在对岸的石板上浣洗。男子唱起了类似“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歌传情。他们身后的田地里谷穗飘香，山坡上山羊蹦跳。院落里的三足陶鬲中米粥滚得热气腾腾。一位打猎的汉子正扛着一只梅花鹿朝着风刮弯的炊烟往回走。

为再现鬼方人的生活，清涧县正计划以鬼方都城遗址为依托，新建鬼方文化遗址公园和博物馆，以鬼方文化展示区、3D复原展示区，将鬼方文化再次呈现，目前已经完成了可行性报告。

## 鬼方文化

2017年年末，省民协专家评审组专程到鬼方都城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召开了清涧县申报“中国鬼方文化之乡”汇报会和论证评审反馈会。评审组高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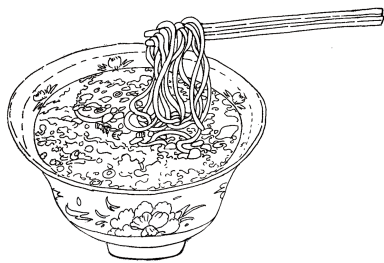
赞扬了清涧为发掘、弘扬、传承鬼方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会人员聚焦鬼方文化的溯源、传承和发展，各抒己见。他们认为，清涧人民在当代生活中还保留着许多鬼方文化。清涧石板的雕刻文化就应该始于鬼方都城遗址出土的青石人像雕，当时的雕刻技术已经很娴熟，采用粗阴线，形象逼真。

据有关专家分析，陕北剪纸抓髻娃娃的形象是原始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神灵崇拜的遗存。抓髻娃娃的功能寓意正符合鬼方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陕北称洞房为帐房，按陕北古俗，婚配在郊外设帐，这些习俗正是鬼方人的习俗。据考古证实，直至今天，陕北的火灶连土炕和用碎石片砌的插花式土石结构建筑风格都是鬼方人生活习俗的遗留。此外，专家还对陕北方言文化、陕北秧歌文化、伞头文化及地方戏曲文化与鬼方文化进行了对比，发现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鬼方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必将丰富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随着鬼方文化公园和鬼方博物馆的修建，鬼方部落的神秘面纱也将被慢慢揭开。在那林木蔽日、云蒸霞蔚中，鬼方先民蓬首垢面、茹毛饮血的画卷，也正在无定河壮阔的曲流群上缓缓打开。

## 清涧饸饹

◇李世斌



享有榆林“南大门”之称的清涧，是位于榆林市最南端的一个县。就在这个只有二十一万人的小县城里，红枣、粉条、石板久负盛名，名不虚传；特色小吃荞麦煎饼、卤水豆腐、黄米枣馍、软米油糕、扣肉吃上一次，就让你记忆深刻，终生难忘。然而，最好吃的还要数闻名遐迩、堪称一绝的清涧饸饹。

清涧的饸饹历史由来已久，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有着浓厚传统的面食文化。无论是农村还是乡镇再到县城，无论是过往还是现在，无论是光景富裕者还是普通庄稼人，对于清涧饸饹那是常吃不厌、久食成瘾。

记得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物资匮乏，饸饹的食材主要是高粱面、豌豆面为主，家庭条件较好的在高粱面或豌豆面里兑进去一些白面。高粱面、

豌豆面韧劲不够，压出来的饸饹短且吃起来不够筋道爽口，为此人们想了好多的办法，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白面饸饹、荞麦饸饹成为平民百姓餐桌上的主流面食、家常便饭。街面上一个个随处可见的饸饹面馆，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足见饸饹在清涧特色美食中的“显赫地位”。

清涧的饸饹做法是非常有讲究的，最讲究的是压出的面条要坚韧细长有弹性。如何才能做出韧性好、有弹性、细长光滑的饸饹，最重要的是得把握好和面的技术，就如同盖楼前先要打牢地基一样重要。七八十年代用高粱面、豌豆面和面时放些沙蒿（草本植物，起增强柔韧度的作用），就可以让饸饹压得又长又筋道，吃起来也比较爽口。随着国家富裕，人们的光景也好了，大家用白

面粉代替了高粱面、豌豆面。和面时在面粉里打几个鸡蛋，压出来的饸饹既有韧性，又可口顺滑。和饸饹面时间上也是有讲究的，必须在压饸饹前一个小时把面和好，用盖把盆盖严，让面醒得充分筋道，压出的饸饹更长更光滑爽口；和饸饹面对水温也是有严格要求的，所用水既不能是凉水，也不能是开水。凉水和出的面手感生硬，压出的面条缺乏柔软感。用开水和面则会把面粉烫熟了，做出的饸饹死板，不光滑不美观。只有用四十度左右的温水，和出的面软硬刚好，恰到好处。

饸饹面的软硬直接决定了饸饹面条的成色。面和得太硬，把压饸饹的汉子累得满头大汗，饸饹床子咯吱吱叫唤都压不下去；但面过于柔软，轻松压到锅里的饸饹煮成短格节节，失去了饸饹的“阳刚之气”，成了没牙老头老太太们喜好的抿节饭。

饸饹要好吃，面好仅仅是一方面，饸饹臊子的成色也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如果把饸饹比作红花，那臊子就是绿叶，红花须得绿叶配。绿叶配红花，效果绝对佳。七八十年代的饸饹之所以不好吃，除过面不好之外，臊子也不行，只有白菜、萝卜、洋芋“老三篇”，再加上少油没调料，索然无味。现在的饸

饹除了有猪羊肉、各种新鲜蔬菜等上乘食材，更主要的是色香味俱全。单看压饸饹的场面就能激发你的味蕾，增强食欲。

越是吃饭的人多，饸饹面越能派上用场，越有用武之地。提前拿个大瓷盆和上一大团面块，等大锅水烧开冒浪翻滚时，饸饹床架在大锅上面，师傅娴熟地将袖衣撸得老高，蘸上水三下五除二用力将面捋好，利索地在饸饹床铁桶内浇上几瓢子开水，迅速把和好的面团放进其内，一声令下：“压”。两三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一屁股坐在饸饹床的压杆上，咬住牙、憋住气使出浑身的蛮力压下去，只见细长均匀的三十余根饸饹齐刷刷地跳到“翻江倒海”的铁锅里，犹如芭蕾舞者扭动着窈窕轻盈的身材舞出美的旋律。一拨压下去抬起床杆，放面，再压。不一会儿，一盆盆晶莹剔透的饸饹捞出，摆上餐桌，舀上香喷喷的蔬菜肉臊子，就可开吃了。

再看看吃饸饹者的吃相，各有千秋，让人大开眼界。有围坐在餐桌前慢条斯理品尝的，有端着老碗圪蹴在门槛上头也不抬狼吞虎咽的，还有跑前忙后站着端碗的，筷子在碗里用力向上一挑，往嘴里一放，“啞啦”一下吸进去了，连吃带喝一眨眼的工夫，一老碗饸饹就下

## 清涧河

肚了。吃得干脆利落，吃得开心洒脱，好一顿美食了得。

在清涧，饸饹已经成为人们过生日、老人祝寿、孩子满月、年轻人订婚、升学、办红白事等一系列活动的必食美食。谁家过事情饸饹没做好、不好吃，就意味着事情没过好。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生活质量的进步提高，饸饹的吃法花样翻新，讲究越来越多。就拿年轻人结婚过事情来说，由最先一种单一的臊子，已经增加成四五种，有炖纯羊肉臊子，有纯大肉炸酱的，有土豆、茄子、豆角、黄花菜、木耳、油炸豆腐、大肉等群英汇的，也有鸡蛋西红柿专供吃素食的。吃饸饹的小菜调味品也非常丰盛，有香菜、有韭菜、有油炸辣子、有芥菜，最能提味的陕北红葱是万万少不了的。好

饸饹、好臊子、好调味，小菜五颜六色收集在瓷老碗里，色味俱全，秀色可餐。

过事情光吃饸饹显得有点单调，美中不足。多年来，热情好客、勤劳智慧的清涧老百姓将软黄米经过浸泡、碾碎、蒸熟、切片油炸，精心制成金黄金黄散发着扑鼻五谷之香的软油糕，就着饸饹面一起吃，真可谓饸饹油糕，绝配佳肴。有人风趣地编成顺口溜：新时代、就是好，日子红火真热闹；白面饸饹羊肉臊，还嫌不好炸油糕。

清涧饸饹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文化，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深刻的寓意蕴藏其中，它是幸福生活长长久久的永恒象征，是干事创业顺顺利利的美好祝愿。

栏目责编 白林鹭

## 把“音”留住（小品）

◇许 艳

时 间：现代

地 点：宝林家

人 物：宝林——男,56岁,道情传承人。

贞艳——女,22岁,宝林的女儿。

兵兵——男,23岁,宝林的徒弟。

【宝林正在玩直播,贞艳上

宝 林 （唱）远照南山一朵云

贞 艳 爸,爸,爸。

宝 林 （唱）近照秦川……

贞 艳 哎呀,爸,你咋价还要直播了?

你忘了我说的事了?

宝 林 没忘没忘。老铁们,我有个事,

迟一迟啊。

贞 艳 人家马上就来了。

宝 林 人家真的上门请我来了?

贞 艳 老太太纳鞋底——千真(针)

万真(针)。

宝 林 那他害开(知道)我是谁了不?

贞 艳 能害不开(不知道)了嘛?你是大名鼎鼎的国家级道情传承人了嘛。

宝 林 哈哈!那我们认识不?

贞 艳 哎呀,霎问了,反正你们一下就见面了。

宝 林 好好好,不问就不问。不过人家老师能想到办这么个少儿道情培训班,这倒是个好事。

贞 艳 （得意地）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他是谁的徒弟。

宝 林 他有师傅了?

【兵兵头带面罩、蹑手蹑脚地上

兵 兵 （激动之下失口）师傅。

宝 林 谁叫我?（回头）你是谁了?

你找谁了?

兵 兵 我……我找……

【宝林转头,兵兵急忙给贞艳

## 清 涧 河

示意是自己

宝 林 我咋听见像兵兵的声音？

贞 艳 哪有兵兵了？你肯定是听错了。

宝 林 不会错，就是他的声音。

贞 艳 爸，你是不是想兵兵了？

宝 林 哼！我想他？我想踹他两脚，他后生总耍让我逮住了。要不是他，我道情班子能散伙了？

兵 兵 啊！（欲逃）我看我还是改天再来吧。

宝 林 你站住，你到底是谁了？

贞 艳 （解围）爸，他就是少儿培训班的老师。

兵 兵 对对对。

宝 林 噢，老师来了？这来就来了，戴个面罩做甚了，你把那抹下来。（手指面罩）

贞 艳 （拉住兵兵）你咋回事？

兵 兵 （悄声）师傅那暴脾气说上来就上来了，我还怕了。

贞 艳 看把你怕得那个样。

宝 林 你俩嘀嘀咕咕说什么了？

贞 艳 哦，爸，他说最近疫情严重，为了防病毒，所以戴了面罩。

宝 林 那就戴着吧，来，咱坐下来好好聊聊。

【兵兵紧张万分】

宝 林 你咋价紧张成那么个？有什么

好紧张的？来，坐下。

兵 兵 我，我喜欢……站着。

宝 林 呵呵，这后生家，咋跟个女娃娃似的，扭扭捏捏的。

贞 艳 哎呀，爸，说正事。

宝 林 那行，那你站着，我问问你，你这道情培训班现在有多少学生？

【兵兵做二的手势】

宝 林 20多人？

贞 艳 200多人。

宝 林 （惊讶地站起）200多人？教了多长时间了？

【兵兵做二的手势】

宝 林 2天？（兵兵摇头）20多天？

贞 艳 两个月。

宝 林 那你师傅是谁了？

兵 兵 我师傅……我师傅是……（手指师傅）

宝 林 你看这娃娃，我问你师傅是谁了，你瞎哆咕什么了。

贞 艳 （解围）爸，这说起师傅，话就长了。要说他有师傅等于没师傅，要说他没师傅又等于有师傅了。

宝 林 那这到底是有师傅了还是没师傅？

贞 艳 就是他……他到后来就走了。

宝 林 他师傅走了？

贞 艳 不是，不是，是他走了。他不学了。

宝 林 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没师傅可不行啊。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师傅了。

兵 兵 这本来就……

宝 林 怎么？你不愿意？

贞 艳 爸，人家就是怕给你添麻烦，惹你生气了。

宝 林 给我添什么麻烦了？你大我是那种没度量的人吗？

贞 艳 你那暴脾气一上来，一般人蹭不住。你忘了你那时候把人家兵兵吓得……

宝 林 打住，兵兵那是有原因的。（冲兵兵笑了笑，拉贞艳到一旁）你兵兵长兵兵短，你老实告诉我，你们是不是还有来往了？

贞 艳 爸——

宝 林 （高声）告诉你，你如果还和他有来往，操心我打断你的腿。

兵 兵 啊！（后退，被凳子绊倒）哎哟！

【贞艳上前忙扶兵兵坐下】

宝 林 你说你这老师……我又不是要打你了！

贞 艳 我看这个师傅，他不请也罢。

宝 林 等等，你说什么了？你这是什

么意思？

贞 艳 哼，压根就不应该来请你！

宝 林 怎么？你是拿我老汉打耍耍了？想请了就请了，想不请了就不请了？

兵 兵 哎呀！不不，不是的。

宝 林 实话给你娃娃说，你不愿意请，我还不愿意去呢！

贞 艳 咋看看，你这暴脾气不就上来了？

宝 林 哼！

兵 兵 师傅，师傅，你一定要去了。

宝 林 我不可。我还可什么可了，我有气了。

兵 兵 师傅，师傅，我知道你还生兵兵的气着了，都是兵兵不好，是兵兵伤了你老人家的心了……

宝 林 你看看，人家娃娃多会说话。这话再说回来，我那会儿抓兵兵，也是有原因的嘛。这个道情，就要从娃娃抓起，实话给你们说了，6岁我就学唱道情了，10岁就跟着我大在庙会上开始扬打了。

兵 兵 哎呀，12岁跟着当地有名的道情把式走南闯北了。

宝 林 哎呀，就是的。

## 清 涧 河

兵 兵 那后来，后来你把清涧所有唱道情的好把式采访了个遍，把他们那精彩的曲牌唱段都装在了你的脑子里了。

宝 林 你晓得了？

兵 兵 我晓得了，你常说了嘛。

宝 林 对嘛，不是我在这儿吹牛皮了，现在要跟我在这能对答上的没几个人。

兵 兵 我害开（知道）了，你常说了。

宝 林 （惊奇）你害开（知道）了？我常说了？你？

兵 兵 我……我……

宝 林 你是谁？（拽下兵兵的面罩）

兵 兵 （惊慌）师傅！师傅！

宝 林 是你小子。

兵 兵 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宝 林 你先受老子一踹（踹兵兵）。

贞 艳 爸，你不能再这样对兵兵了。

兵 兵 师傅。

宝 林 你！你小子还有脸回来了？你……

兵 兵 师傅，师傅，你听我说嘛。

宝 林 说甚嘛说了！

贞 艳 哎呀，爸，你就听兵兵说两句嘛。

兵 兵 师傅，你心平气和地听我说几句嘛。

宝 林 有屁快放，放完滚。

兵 兵 师傅，我们那会儿出去是有原因的。

宝 林 有屁原因了。

贞 艳 爸！

兵 兵 师傅，我知道你创办道情班子不容易了，可你说咱们那几年，一直是在各个庙会上断断续续地唱道情了，根本就不能把道情很好地传承发展下去，所以我们几个师兄弟就商量着出去闯一闯，考察一下。要给您老人家打招呼，又怕你不同意了，所以我们就辞而别了。经过我们这两年在各个景点演出，发现有很多人喜欢听道情，游客对道情的反响也不错。我们就想，要让道情长远发展下去，光靠我们几个是不行的。我们就想到师傅说过的话，要想让道情好好发展下去，就要从娃娃抓起。因此，我们就回来，成立了这个少儿道情培训班。

宝 林 按你这么说，你还是在做好事了？

贞 艳 当然了，爸。

兵 兵 师傅，我们一直没忘记过你的教导。我们这回回来，就是完成你老的夙愿来了。创办了少儿道情培训班，请师傅出马。

宝 林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了？

贞 艳 爸，这会儿也不迟啊？

宝 林 （在兵兵手上拍了一下）哈哈  
哈哈，不迟，不迟。（看见直播着）  
我这还直播着了。老铁们，我  
们的少儿道情培训班成立了，  
让你们的孙子外甥都来学唱道  
情来。

宝 林 这老师就是我徒弟，我也是老师。

贞 艳 爸，你同意去当老师了？

宝 林 我……老铁们说同意啦……那  
就同意啦！

贞 艳 愿意认兵兵这个徒弟了？

宝 林 愿意，愿意。啊，唱上两句？  
那就唱上两句。

宝 林 （唱）什么国里佛出世？

兵 兵 （唱）什么国里降老君？

贞 艳 （唱）什么国里生孔圣？

三 合 （唱）哪三国所生三圣人？

宝 林 哈哈……（宝林欲下，贞艳  
追问）

贞 艳 那爸，我俩这事……

宝 林 你俩什么事？

贞 艳 就是我俩那事……

【宝林什么没说，唱着下……  
贞艳突然笑着……

贞 艳 我知道了。

兵 兵 你知道什么了？

贞 艳 哎呀，你个瓷脑，快走。

兵 兵 我瓷脑？（突然明白）哈哈！

——落幕——

栏目责编 许艳

## 为人民而写作的路遥

◇张艳茜

1992年11月17日作家路遥去世，距今30年了。30年来，路遥和路遥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精神，激励、鼓舞了成千上万的读者。路遥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赢得了持续而广泛的读者市场，构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一个文学现象。

从青年农民王卫国到著名作家路遥，路遥走过的是从平凡到不平凡的人生之路。路遥生活和创作的时代，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处于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充分意识到自己责任和历史使命的作家，路遥不仅对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理解，而且始终把握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坚持为人民而写作的创作立场。他用自己短暂的生命，开拓了自己创作的道路，创造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看书，是抵制饥肠辘辘和自卑的良方**

少年时期在生活上和心理上所受的磨难，以及山区滞

重的生活节奏和闭塞的环境限制，反而刺激了我爱幻想的天性和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极想了解更广阔的外部世界。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949年12月2日，路遥出生在陕北的清涧县石嘴驿镇王家堡一个小村子。此时，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地理背景中，对于生活在陕北这块土地上的人来说，苦难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和少年路遥一样的孩子们，他们童年时代的苦难，是穷困的环境所给予的。他们一双眼睛看到的满是贫瘠而沟壑纵横的山，每天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天天盼望的是什么时候能吃上一顿饱饭，冬天时脚上能穿上一双鞋子。

从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屈辱，导致了少年路遥孤独、内向、压抑的性格，1957年秋季，不满7周岁的路遥被过继给延川郭家沟他的大伯父。远离亲生父母，又让路遥面临了另一重人生考验。在那些起初冷落路遥的小伙伴记忆里，路遥聪颖而淘气，有着农村孩子特有的野性，也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架“总不服输”，这种姿态，实际上映射出了他抗争命运、积极进取

的人格心理的萌芽。

在延川县城读高小和上初中的那五年，路遥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他交不起每月五六元钱的伙食费，有时，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

看书，成为路遥抵制饥肠辘辘最好的良方。延川中学的阅览室里，有不少藏书，古典小说居多，《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有些著作，路遥在高小期间就阅读了。在语文老师程国祥的推荐下，路遥开始阅读《创业史》《保卫延安》《红岩》等，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牛虻》等，这些文学书籍，成为他大快朵颐、果腹充饥的精神“食物”。

困苦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经济生活层面，作为贫困的农村学生路遥，则是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的困苦。在县城上学的寄宿生活，路遥不仅因为长期处于吃“寒酸”的最低等餐食而自卑，同时，“农村人”和“城市人”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的矛盾，也使路遥时刻感受到自尊心极度受伤。他要用比克服来自饥饿还要多的精力，去克服周围人对自己不屑的或是轻慢的目光。他将自卑感转化为争取优越感的补偿动作，升华为一种超越自身、

反抗命运的动力。读书、上进和命运抗争、改变人生道路，成为少年路遥心中的自觉追求。

从农村到城市，这是农村青年一条苦苦追寻和艰难拼搏的漫长之路，而且是大多数人未必能到达目的地。这也是好几位陕西作家如贾平凹、邹志安、京夫等人的艰苦卓绝奋斗之路，即使是距离西安城很近的灞桥区白鹿原下的陈忠实，也曾为获得城市户口走过一段不短的岁月。

1972年，在黄河畔一个远离交通干线的荒僻小县城，回乡青年路遥与延川县革委会宣传组的谷溪，北京知青陶正，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到延川工作的闻频等几位文学青年，办起了一份《山花》小报。路遥当时刊发在小报的文章，尽管还有些幼稚，但是却饱含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像破土而出的山花顽强地绽放着。路遥开始意识到，或许从文学创作上能走出一条路来？通过个人奋斗和努力，从而改变生存环境，改变个人命运，架设一条横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深壑的悬索。

1973年9月，路遥背上恋人林达为他准备好的被褥和衣物，揣着林达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积蓄，怀抱着文学情怀和文学追求，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延安大学校门。做事办事有明确目标的路遥，

抱定一个信念，上大学中文系，就是要读名著，学创作，为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奠定坚实基础。大学三年，他发奋读书，把《创业史》读了四遍，精读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堂吉珂德》等中外文学作品，并坚持阅读各种报纸，了解国内外时事。

路遥以一种与命运决战的姿态，以一种狂热痴迷的心态，读书、创作。而文学创作的初步实践，也挖掘出了他生命深处的巨大潜能，他的才华日渐显露。

### 《人生》的写作与发表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976年大学毕业的路遥从延安走进了西安，成为陕西省作协《延河》编辑部一名小说编辑。这个已经站在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农村青年，文学创作崭新的一页也正式展开了，这一页和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同步进行着。

1977年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最先感受到这种巨变的，当然是神经最敏感的作家。1976—1979年间，路遥先后发表了几篇与当时文学主潮契合的小说如《不会作诗的人》《在新生活面前》《匆匆过客》《姐姐》等，但都没有引起什么影响。而同时，陕西作家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双双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他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他一边在《延河》编辑部从事如常的编辑工作，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到了夜晚，独坐于一盏孤灯下，烟雾缭绕中，他开始思考创作思路与题材和心理体验的关联，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他要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路遥表现出重视文学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重视创作题材的“广阔而深刻的内涵”的思考。

路遥文学创作的转折，与发表在1980年3期《当代》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有直接的关系。1981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是路遥第一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无疑增强了他创作的自信。但是从这篇小说被排在获奖作品的后面，以及评论界的冷淡中，路遥意识

到文坛并没有真正承认他。获奖是一回事，得到普遍公认又是一回事。

1981年春，路遥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有一次深度的交流，王维玲向路遥约稿，让路遥想起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一直想写的一个题材。1981年夏天，路遥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创作过程中，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他每天伏案工作18个小时，13万字的《人生》，路遥仅仅用了21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

1981年10月，路遥将稿子寄给王维玲。不久，路遥就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王维玲对这篇小说提出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

路遥修改后的题目是《生活的乐章》，王维玲和编辑南云瑞感觉不理想。看到路遥在小说开端引用了作家柳青的《创业史》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他们受到启发，

改标题为《人生》。

《人生》不仅是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同时还有更深一层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

《人生》高加林这个富有历史和时代内涵的当代农村青年形象，是深刻的也是丰富复杂的。在路遥展示的城乡文明对立差异的背景下，高加林所谓个人的自私动机和欲望冲动，来自历史，来自不合理的现实。所以，他是真实可信的。而我们现在谈论的“三农”问题、城乡二元对立问题，1982年路遥在《人生》里就提出来了，农村青年高加林的心中对城乡差别就开始冲撞，开始质疑，开始反抗。

《人生》不仅在文学界、新闻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人生》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但是此时的路遥却深陷于孤独之中。一方面他被鲜花和掌声包围，另一方面《人生》之后多篇小说发表后都不被看好。评论界的质疑声开始出现——

路遥的小说再也超越不了《人生》了。这样的质疑，也来自路遥自己，为此他“痛苦极了”。带着这样的疑问，也为了逃避繁杂的追捧，路遥回到陕北家乡。他把自己“丢”在陕北毛乌素沙漠，寻找答案。“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当路遥走出茫茫辽阔的毛乌素沙漠时，也将自己从《人生》轰动带来的欢呼和风光中剥离出来。

### 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思考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大山田野长大，又从那里走出来，先到小县城，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工作。农村我是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而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由于城乡交往的逐渐频繁，相互渗透日趋广泛，加之农村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这中间所发生的生活现象和矛盾冲突，越来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路遥《面对着新的生活——致〈中篇小说选刊〉》

1982年开始，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前期准备工作：

阅读百部名著，查阅相关资讯。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只“怀着告别的心情，专意参加了两个较欢愉的社会活动”。

一个是1984年3月，陕西省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路遥作了专题发言。他说，对于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关注人和人的命运，在一切变化中，人的变化，包括人的情感和心理的变化，是作家关注的主要对象。在当前来说，大变革的农村生活中，农民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是需要作家用全部精力来研究的。同时，关注当前农村生活，应该具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还应该具有穿透未来的能力。

发言中，路遥再次提出了“交叉地带”这一概念，他认为，当代农村生活呈现出一种复杂交错和广泛地相互渗透的状态。这种状态，已大大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要反映今天的农村生活，不了解和不熟悉城镇和其他行业的生活，就可能受到一种局限。

1985年8月20日，路遥参加了第二个被他称之为“较欢愉的社会活动”：陕西省作协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当时，全国长篇小说创作逐渐繁盛，

而陕西同一些省市发展的情势相比，似乎迟缓了。第一届、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陕西均无作品推荐。陕西作家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承认这个事实，并发奋努力去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

路遥在这个会上讲道：小说，尤其是长一点的作品创作，要求作家的，首先不是艺术上的东西，而是作家观察生活的着眼点和理解生活的能力，作家仅有“一度进入生活”还不够，还要有“二度进入生活”。好多作品没有绝妙的东西，就因为作家没有“二度进入”的深刻认识。

这次会议，对新时期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路遥实际上已经投入关乎他终生事业成就的“大决战”当中，这次会议是他在精神和心理上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长篇小说创作促进座谈会没有结束，路遥就“神秘失踪”了。1985年8月21日他赶赴铜川鸭口煤矿，开始践行他的“二度进入生活”。路遥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没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而是一来到矿上，就要求下矿井。他要和矿工们一起劳动，与矿工交朋友。头上戴着一顶矿灯，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服，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扎一条白毛巾。这时候

的路遥，活脱脱一个采煤工模样，他跟着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笼车，和工人们井下的工作面爬着行进，走在危巷深处，那种感觉，不是苦和累的考验，而是生与死的考验。

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1985年秋天，所有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路遥决定到铜川一个更偏僻的陈家山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按全书的构思，要到第三部才涉及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到煤矿的生活。但是路遥知道，进入写作后，他就再很难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

五六天过后，路遥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53章，每写完一章，路遥就划掉一个数字。他极力克制着不去遥望最后“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写作到凌晨时，饥饿难耐，路遥就吃上一个冷硬的馒头，喝一杯咖啡填一填肚子。睡下后，他时常感觉第二天起不来了，但一觉醒来，体力稍有恢复，路遥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用热水洗把脸，痛饮一杯咖啡，又坐在书桌前开始新一天的写作。

1986年夏天，第一部书稿终于全部修改抄写完成。书稿辗转几个编辑部后，1986年6期《花城》发表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同时，《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单行本也在1986年12月出版发行。

1986年12月29日至30日，陕西省作协主办的刊物《小说评论》与《花城》编辑部一起，在北京召开了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座谈会。与会的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写法陈旧，有人甚至刻薄地说，这不像是《人生》作者写出来的作品。现实主义写法行将就木，路遥还在坚持这样写，多么沉闷，多么没意思。

备受打击的路遥，回到西安后很快恢复了平静。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现实主义写法最适合他，

更重要的，是适合《平凡的世界》这样一个题材——即面对最朴素的人，选择最朴素的写法。

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历史证明，路遥的坚持是正确的。也许现实主义可能有一天会“过时”，但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

### 为人民而写作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

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的天宇间陨落了！

一颗智慧的头颅终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

这就是路遥……

——陈忠实《别路遥》

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与中篇小说《人生》，具有相当一致的精神：“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底层生活成为路遥反映的共同内容。作品以恢宏的气度、鲜明的时代色彩、典型化的人物形象，从全局性和整体性上反映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年。作品中积淀了太多当代社会变革的信息。

2022年11月17日，路遥逝世整整三十年，但是人们越来越怀念他，随着他离开时间越久，他的作品愈来愈有生命力。路遥和路遥的作品影响何以延续至今？首先在于他始终坚持地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关心和真挚的爱。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从人民，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视角和立场出发，表现他们的痛苦和欢愉，反映他们的愿望和心声，真正做到了为人民而写作。路遥曾说，只有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作品所呈现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正是怀着这种深挚的热爱，理解的尊敬，路遥的笔下才出现了一个个自尊、自强、自爱和淳朴善良的普通人形象，并赋予了这些普通人丰富的、凝重的，宽厚的具有土地般博大雄浑的品格。

路遥和路遥作品的影响何以延续至今？还在于路遥坚持与写作目的和写作内容一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

义精神内核，就是人民性。体现在创作上，就是对人的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路遥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记录，感应时代脉搏，紧随社会节奏，以人民作为主角，以人民为对象，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和疾苦，而现实主义作为作家认识、把握和表现社会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更易于为创造新生活的广大普通劳动者所接受。从路遥的作品三十年来几代读者的阅读与传播影响上看，路遥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了创作实处。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也要看作品。”一部《人生》，一部《平凡的世界》，为路遥的生命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路遥无疑是文学沙场上一个夸父式的勇士，他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他的生命延续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里。三十年来，依然有很多人在路遥的作品里可以找到精神上的共鸣，给人理想的光芒和力量，给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灵的震撼，激励着无数年轻人不懈地奋斗着，正因为如此，路遥的作品在三十多年里长销不衰。



# 打开认识路遥的大门

——评厚夫《路遥传》

◇李百龙

我是一名路遥迷，自中学起，阅读路遥名作《人生》《平凡的世界》数遍，还撰写解读《平凡的世界》文章60余篇，部分篇章还有幸被编辑刊发在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微信公众号，着实增光不少，得到了领导、同事、朋友的肯定。很多读者对于路遥其人的了解却很浅薄，可以说知之甚少，甚至提起本名“王卫国”，都很模糊。延安大学厚夫教授的作品《路遥传》，还原了路遥的写作及人生历程，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人生轶事，帮助我们了解路遥的生平轨迹。在今年居家的日子里，我第二次研读此书，仍觉唏嘘不已。

写好一本传记，占有充足的史料是前提和基础。首先要收集整理路遥本人的作品，充分了解他的创作观、文学精神，厚夫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担任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路遥全集》特邀编辑。其次是与路遥相关的资料，如家人、朋友的回忆，交往的书信，以及为此撰写的大量相关文章，陕西省作协的档案资料，这些属于路遥“朋友圈”的资料，散落在诸多报纸、期刊、纪念馆、档案馆，更能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路遥形象。资料收集工程量大、时间长，厚夫可谓下了大功夫，他主持的文学研究所与路遥研究会合作，先后推出《路遥研究资料汇编》等研究资料；筹建了延安大学“路遥文学馆”，目前已是集纪念、研究与文学交流为一体的路遥研究的重要平台。其中还整理了很多内部刊印的资料《不平凡的人生》《路遥研究》《路遥纪念集》等，以及与叶咏梅等人的书信，厚夫还与白军民、王天乐等当面访谈作为口述史料。最后还

需要对史料甄别分析，由于时间流逝、记忆不准，或者撰写者的角度、主观情感，部分材料存在失真的情况，需要传记作者认真剖析探究、穷根究底，不能人云亦云。如路遥弟弟王天乐回忆1980年5月兄弟俩晤面交谈时，路遥完成了《人生》的全部构思。厚夫的研究表明早在1979年路遥已经开始创作《人生》，只是写得不顺，兄弟俩的会面、王天乐的人生际遇为创作提供了灵感。如对于路遥通过中国作协陕西分会某位副主席向周昌义提三个条件的看法，厚夫认为这似与路遥为人处世的方式不符，兴许是杜撰，因无法对证，故将此说法也做了保留。

《路遥传》从路遥苦难的童年生活开始说起，因家境贫困、子女众多，路遥被过继给大伯“顶门”，书中大段落描写了路遥和父亲去延川县郭家沟村的路线以及山路的崎岖难行，父子的衣衫褴褛、饥渴乏困，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成为路遥一辈子难以忘却的心结。在“顶门”的日子里，特定时代、环境与家庭造就了小路遥的性格，“既拥有为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的强大的自控能力，又永不服输，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雄心”。在时代的裹挟下，中学时代的路遥参加过红卫兵，一度担任“延川革命

委员会”副主任，这也是日后路遥被反复审查的原因。随后，路遥在与曹谷溪、闻频等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创作诗歌、散文、小说，发表在《山花》上。进入延安大学，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为将来的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毕业后，任《延河》杂志社编辑，创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人生》产生了轰动的效应，将路遥推到了文坛“名人”的位置，在成功之下，路遥想的却是如何超越自己，超越《人生》，由此开始抒写诗与史的杰作《平凡的世界》。在成书的六年中，路遥过着如苦行僧般的生活，“早晨从中午开始”，在遭遇外界的质疑、家庭的困境、身体的透支等一系列情况下，靠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完成大作《平凡的世界》，收获了成功。可是也垮了身体，1992年即驾鹤西去，留下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成为中国文学宝贵的财富。

回望路遥的创作历程，首先看到的是勤奋。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先做了三年的读书与体验，阅读了近百部外国作品占绝大部分的百部长篇小说，认真分析小说的主题、结构，充实自己小说创作的知识。还阅读了不同学科的杂书，涉猎范围包括理论、政治、哲学、

经济、历史、农业、工业、科技、气象、风俗、养蜂、养鱼、UFO等等。其次是真诚，路遥说所谓艺术的魅力，“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为了弄清楚这十年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人们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路遥逐年逐月查阅了十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等，还在陕北故乡体验生活，加深对社会变革的感性体验。他下过煤矿，体验采煤工人的工作与生活；到西北工业大学访谈，追踪了解学生二十四小时活动的全过程生活，与学生交流思想、学习、生活，甚至收集学校的课程表；在朋友的帮助下，设法到省委书记家“探险”一番。路遥的文学都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路遥就是这样一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在深入生活体验与感受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文学想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随意胡编乱造。”即使面对无数专业人士的质疑，路遥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观，文学要展现普通人的世界，“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普通人的世界，普通人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但也永远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只要大众喜

欢，文学就经得起历史考验，就永远不过时，“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一路走来，路遥的成功离不开“贵人”的相助，他称“秦兆阳”为教父，王维玲等人也给路遥很多的帮助。路遥的人生不止有文学，还有普通人的生活。书中展现朋友们和路遥交往的往事，他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性情性格跃然纸上，呈现了路遥烟火气的一面。路遥的鼾声震天，同宿的贾平凹彻夜未眠；他动用自己的各种关系，为弟弟王天乐安排工作；他和朋友们讨论找情人的话题；为“稻粱谋”，不得不进行有偿创作，还想到了下海卖牛仔裤，开餐馆，办牧场。通过这些回忆，路遥的形象更加饱满。

突破自己、超越成功是路遥毕生的追求，为此在《人生》之后，创作《平凡的世界》，然后又开始谋划“第三阶段”的创作，奈何天不假年，正值壮年之际，却英年早逝。否则，他会创作出更多的现实主义杰作！

栏目责编 白林鹭

## 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来

◇师贺悦然

如果你正愁节假日去哪玩？我建议你来我的家乡，陕西清涧。

清涧是一座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县城，它是黄河、无定河交汇之地，古称宽州。清涧县是全国著名的“红枣之乡”“石板之乡”“粉条之乡”“道情之乡”，也是革命老区。1927年十月爆发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一代伟人毛泽东在清涧抒怀，写就著名词章《沁园春·雪》。我们还听说过很多历史故事，如《四块红军票》讲述的就是毛主席来到清涧县后和袁家沟人民一家亲的故事。著名的作家路遥也是我的老乡，在他的家门口有一座路遥纪念馆，里面记录着路遥是如何成为一位大作家的。门口的一头老黄牛“拉”着路遥的著作，仿佛在讲述路遥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创作精神。

我的家乡还有很多旅游景点，如太

极圣境、鱼儿卵、北国风光景区、黄河母亲峰。逛完了景区，那就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这里的美食了，有酸酸甜甜的红梅杏、雪白如蝉翼的荞麦煎饼，还有外脆内酥的石咀驿烙饼，如果能再配上一碗粉汤烩菜，那就完美了！到了清涧，还一定要尝尝这儿的红枣，它皮薄肉厚、甘甜可口，尤其是下过雨后，红通通的果皮变得透亮，无不在吸引着你将它摘下来一把吞进嘴巴里。你去黄河岸边摘枣时，还可以观赏一下九曲黄河的模样。

我的家乡有很多特别的习俗，比如大年初一吃粉汤饺子，正月十六跳火塔，农历三月初三有笔架山、白草寺庙会，其他的节日风俗也各有特色。听了我这一番讲解，你是不是也很期待来到这里？

欢迎你到清涧来，路遥故里等着你！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四年级3班学生）

## 我家的“红色基因”

◇白启群

红色是什么？它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沉淀在我们血液中的一种基因、一种信仰；它是隐匿在精神中的一种追求，敢于拼搏、自强不息。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是我们一辈子的信念。从小受家庭传统的影响，红色基因很早便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我的外公虽然没有当过兵，身上却有着强烈的红色基因。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给我讲红色革命的故事，比如：小兵张嘎、小萝卜头、江姐、红色娘子军、洪湖赤卫队、铁道游击队等等，我都能倒背如流啦！外公还是个十足的“歌唱家”，但他从来不唱流行歌曲，唱的都是振奋人心的红歌，一边讲故事，一边配上歌曲，声情并茂，非常生动。慢慢地，外公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红色的小种子：爱国！

再来看看我的妈妈。妈妈从小在一个农民家庭长大，她常常笑着说她是靠

吃红薯长大的，过年时候有个猪头就是天大的喜事了！所以，我的妈妈是个非常勤俭节约的妈妈。为什么这么说呢？妈妈的口头禅是“会赚不如会省”，她在生活中非常节俭：淘米水用来洗菜、冲厕所；红烧肉的汤碗要用米饭刮得一千二净；宁可提早半小时出门走路，也舍不得花一元车钱……我也被妈妈的言传身教所感染，时时处处勤俭节约，节水节电，不浪费粮食，不乱花钱，不追求名牌。因为我知道，这是妈妈“遗传”给我的红色基因，是留给我的最珍贵的东西。

我家的红色基因还有很多，我会好好地继承下去，让家风发扬光大！当然，我也会把自己家中的红色故事讲给我身边的同伴，我们一起努力奋进，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人！

（作者系清涧县昆山中学八年级11班学生）

## 航 行

◇ 惠彤彤

“只有脚踏实地，才能摘取星辰”，返回地球的宇航员王亚萍曾这样说。当代的莘莘学子也应当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生活态度。

在生活中，我们常面临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青少年不能只追求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也不能一味追求实际的现实利益，我们必须要在心怀天下的前提下，努力学习，做好眼前的小事。

理想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只要实现了理想，失去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呢？为教育事业奉献终生的张桂梅，将毕生心血倾注在一座偏远山区的女子学校，她用自己的青春岁月换了几百名女孩的辉煌人生。她的理想实现了，即便无关金钱和现实的利益。她的理想变成一棵树，在干涸的沙漠上茁壮生长，为年轻的生

命带来庇佑和福泽。这世上仍有人在苦难中挣扎，没有水源、没有食物、受疾病的折磨，我们无法作壁上观，我们必须拯救他们，拯救那些没有明天的人。一个人的理想不应该是个体生命的享乐，而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

理想不是光说不做，而是要靠我们的双手来实现，只有做到知行合一，将理想付诸实践，才有真正实现它的可能。科学家汤姆逊，为了揭开电子的神秘面纱，进行了成千上万次的重复试验，终于得到了电子的真实图景；英国物理学家卡文迪许，通过一丝不苟地观察，终于从铁球的摆动中测得了引力常量……这些科学巨匠无一不是从极小处入手，但并未因为事物轻微而掉以轻心，他们在细微处的发现不是巧合，而是来自他们的坚持不懈和实践精神。实现理想不

仅需要树立远大理想，更需要从小事做起，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在小事上精益求精，这样才能不断向理想靠近。

人生而就是伟大又渺小的物种，如天体物理学家卡尔·萨根所说：“你体内的碳、铁、氧，任何元素都是宇宙大爆炸的产物，也就是说，你我都是星辰。”

我们都是宇宙的产物，也都是母亲所生，我们一直做宏大与渺小的辩论，但不如就这样前行吧，有理想谁都了不起，扬起理想的帆，撑起实践的桅杆，向着星辰大海驶去。

（作者系陕师大附中高三学生）

## 转 灯

◇袁梓烁

正月十六的晚上，爸爸带着我去乡下“转灯”。转灯，是我们陕北的一种习俗，听大人说可以转出好运来。

夜空挂着一轮明月，不见星星。星星像是全落在了地上，变成了一盏盏豆灯，变成了明亮亮的灯场。灯场差不多有一个足球场大，一盏盏彩灯挂在一米多高的铁杆上，好像一簇簇火苗，横竖排列，方方正正，像个宫殿。

秧歌队扭成一条龙，进了灯门，我们紧跟在后面。天空烟花耀眼，地上鞭炮震耳。在这烟雾缭绕的灯场中，人们手持黄香，保持距离，心里默念着自己祈福，快乐地欣赏彩灯，嘴里哈着热气，脸冻得通红。虽然受着冷，但是人人想着可以转出好运，心里便像是装着一团火，脸上也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灯路是直的，直路尽头，拐个九十度弯，又是直路。人拥着人，灯连着灯。转，

转，转，一圈，两圈，圈越转越小。转到路的终点一回头，路又越转越阔，灯场真像个迷宫。这一头转到那一头，那一头转回这一头。外头转到里头，里头再转回外头，像是大城套小城，小城连大城。转了很久，我们才跟着秧歌队出了灯场。在灯场入口，还有人排着队往进挤。马路上，乡亲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儿，正往灯场这边赶，真是一派热闹的景象。

时间很晚了，灯场里依然人声鼎沸，我真想再转一次灯。但是，按照习俗，一个人一年只能在灯场里转一次。我只好回家了。现在每次想到转灯，我都盼望着来年快快到，这样我就又可以回到乡下去转灯了。

（作者系清涧县第一小学三年级7班学生）

栏目责编 辛杰峰